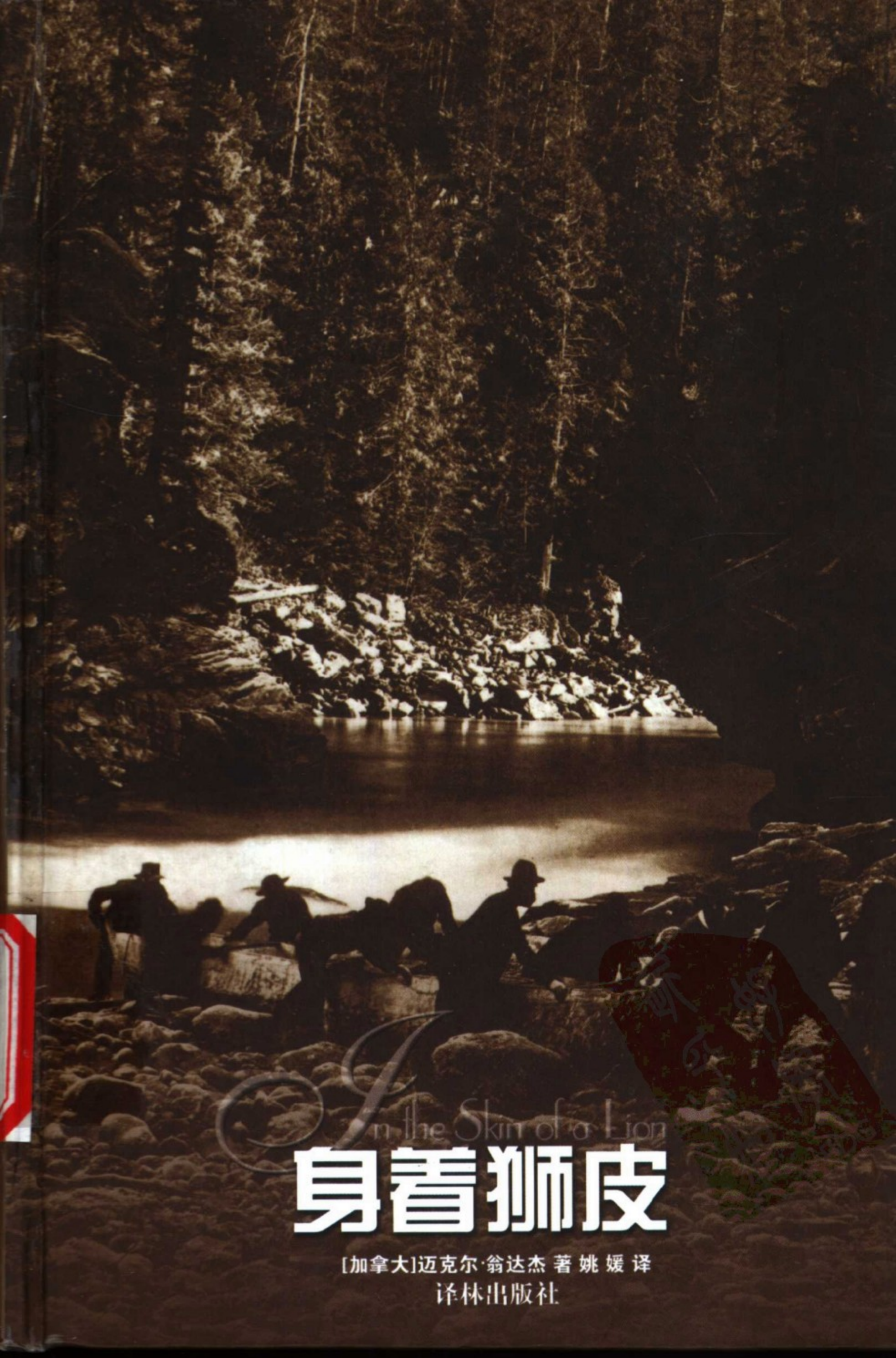




In the Skin of a Lion

身着狮皮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有着强烈氛围和丰富意象的加拿大非官方历史。移民后裔帕特里克·刘易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加拿大偏僻林区来到多伦多,在这个跃动、混杂的城市里,他靠搜索一位失踪的百万富翁和挖掘安大略湖底隧道谋生。在此过程中,他先后爱上了两位女演员——其中一位是富翁的情妇,另一位则是她的闺中密友。帕特里克生命中的这两个女人都有着最奇特的神秘特质,让他痴迷,赋予他力量,使他平凡的人生大为改变。作者迈克尔·翁达杰曾以《英国病人》荣获英国布克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ISBN 7-80657-459-X



ISBN 7-80657-459-X

I · 351 定价:(精装本) 13.60 元

身着狮皮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IN THE SKIN
OF A LIO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着狮皮 / (加) 翁达杰 (Ondaatje, M.) 著; 姚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In the Skin of a Lion

ISBN 7-80657-459-X

I. 身... II. ①翁... ②姚...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9563 号

Copyright © 1987 by Michael Ondaatj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11号

书 名	身着狮皮
作 者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译 者	姚 媛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181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59-X/1·351
定 价	(精装本)13.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部加拿大的非官方历史

姚 媛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在经历了家道中落、父母离异、与父亲永远分离的伤痛之后,于1962年来到加拿大。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内地、美国西部等异域意象。虽然这些优秀作品让他很快跻身于加拿大主流作家之列,但是“他的作品的内容和视角却一直使他是局外人”。

1987年发表的《身着狮皮》是第一部以加拿大为背景的小说。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多伦多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要人物却并非有着盎格鲁—凯尔特或法兰西血统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中的人,而是来自马其顿、芬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小说的主线帕特里克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却也是移民——从林区来到城市的移民。在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我们看见一个男孩在屋里走动,我们读着他的想法和感受,却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他给那些飞蛾取了名字之后。他给飞蛾取的名字并不是它们的真实名称,而他帕特里克也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这就是《身着狮皮》中的多伦多——一个生活着历史上真实的和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的城市。

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人物往往是促使翁达杰进行创作的原因。他写过美国西部的传奇牛仔和新奥尔良的小号手,也写过自己的外祖母和父亲。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神秘失踪的加拿大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并不特别想写他”,而是对作

品中原本并不充当重要角色的移民产生了兴趣。人们知道斯莫尔是因为他有钱有势。他和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有权有势的市政工程局局长罗兰·哈里斯都处在权力的中心,因此他们的名字被载入了官方历史。但是,官方历史没有记载斯莫尔的情人克拉拉,也没有记载在哈里斯手下干活、为他实现梦想的移民工人。他们是处在历史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然而,翁达杰所要做的,正是讲述未被讲述过的移民的故事,补充和修改官方历史。

在《身着狮皮》这部加拿大非官方历史中,翁达杰试图让我们看见处在黑暗的边缘的移民。这些移民修筑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建造东区滤水厂,在北方林区伐木,在安大略湖底挖隧道,在艰苦又危险的条件下建造着多伦多。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是高架桥上最蛮勇的工人,他把轱辘和滑轮系在腰间,像一颗死去的星星一样堕下桥去,“利用风力把自己推进桥台的各个角落,这样他就可以检查钉进去的铆钉、偏向的阀门,以及承重的托盘和垫石下面水泥凝固的情况”。远远望去,他只是一个惊叹号,“在档案照片上……很难找到他”的身影。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谁:“他脑中没有一幅自己的画像。”他只是一个移民,在这座城市里仿佛一个隐身人,但是“搜寻者”帕特里克却了解了他的生活,提醒他曾经在高架桥上做过的一切。帕特里克的的话让他“沉浸在回忆的快乐之中。这对他是一种新的感觉。这就是历史的含义。他像一支点燃的火把来到这个国家,他向前走时吞进空气,发出光亮。能量从他身上倾泻而出。……帕特里克的礼物,那枝射进过去的箭,让他看见了自己心中的财富,看见他如何被缝入历史的”。

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来到多伦多时,他在车站“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在空荡的回声中挣扎着向上升去,消失在了联合车站的上空。没有人回头”。他来自乡村,属于劳动阶层,因此他也和特

梅尔科夫一样，身处城市的边缘。为了谋生，他成了一名“搜寻者”，寻找失踪的百万富翁斯莫尔，并由此认识了斯莫尔的情人克拉拉。他陷入了情网。在克拉拉离开他去与斯莫尔相聚之后，他做了一名挖隧道工人。“每天八小时，他们周围的空气都在肮脏的光亮中翻腾。隧道别的什么地方不断传来水泵抽水的嗡嗡声，水总是浸没他们的脚后跟。整个早晨，他们在潮湿的黏土里打滑，没法稳稳地站着，他们就在干活的地方小便，在别人大过便的地方吃饭。”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帕特里克和其他移民一起从隧道里出来，“在干燥的空气里，黏土在衣服上变硬，让他的胳膊和头发都成了白色。……第二天早晨六点，他再把盔甲般坚硬的衣服拿起来，在安全出口的墙上摔打，直到黏土裂开，衣服变软，他周围的空气里尘土飞扬”，但是，在他走进隧道之后，湿气又“会像雨水一样重新迅速落到他的衣服上”。

隧道是用来敷设滤水厂的进水管道的，而没有完工的滤水厂正是移民聚会的绝佳场所。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个演员正在演绎移民的痛苦和恐惧。他“穿着一件芬兰式衬衫，一条塞尔维亚式长裤……被带到当权者面前，他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他站在那儿，受到侮辱。他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其他人开始揍他，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字——只是在那些挥舞的手臂之中露出受伤的眼神。他跌倒在地，用手势表示恳求。这个场景没完没了”。帕特里克走上台去，抱住那个演员的肩膀，却发现她是他曾经见过的克拉拉的好朋友艾丽丝。

艾丽丝是个革命活动家。她告诉帕特里克，她的男友，一个芬兰移民，曾经在北方林区伐木，也曾经在制革厂干活，后来因为组织罢工的计划泄露而遭杀害。“鞣革厂的气味会吸进他们的鼻子里和肺里，一辈子留在那儿。他们永远也去不掉身上的气味。你知道这种气味吗？你可以打赌那些有钱人不知道。它使人变得残

忍。这就像与敌共枕。它粘着汉娜的父亲。在电镀的过程中他们的皮肤会被烫伤。关节炎,风湿病。那就是事实。”因此,他们应该“指出敌人是谁,摧毁他们的权力”。

帕特里克爱艾丽丝,却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是,艾丽丝的死却让他不愿再只做折射了别人的生活的一根棱柱。他纵火焚烧了马斯科卡旅馆,出狱后又带着炸药包从进水隧道游进戒备森严的水厂,准备炸掉那个地方。在哈里斯的办公室里,帕特里克告诉他是工人建造了水厂,而哈里斯却忘记了他们。“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了吗?”哈里斯的回答是:“没有记录。”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边缘和中心之间的一场交锋。帕特里克从边缘(黑暗的隧道)来到中心(灯火通明的水厂),这是他避免自己被历史遗忘的举动。

翁达杰不仅让我们看见处在黑暗的边缘的移民,而且让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要让移民站出来说话。翁达杰不断引导我们注意的,是语言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他们的沉默。《身着狮皮》中的移民是沉默的,就像艾丽丝在舞台上扮演的移民,在遭受侮辱之后只能挥舞着手臂,露出受伤的眼神,却说不出一个字,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

造桥工人特梅尔科夫来到加拿大不久,就意识到“如果他不学那种语言,就会束手无策”。他到学校去学英语,并且像许多其他移民一样,通过模仿舞台演员来练习发音。不幸的是,他“选择了法兹·沃勒做自己的模仿对象,因此,他对通常不受注意的音节和即兴台词的强调使他看上去十分敏感,或者具有危险的反社会倾向,或者过于深情”。虽然他开始用这种新语言说话,却仍然没有人了解他。“他成了一间藏着秘密和回忆的金库。”

在安大略湖底挖隧道的工人每天清晨默默地走去上班,下班后默默地走回家去。“从一个洞里出来的工人們的沉默,每个人都裹在一团蒸汽里。”制革厂的工人在八小时的上班时间里也不说

话。这些移民到职业介绍所去求职时,那里的人“给他们都取了英文名字。查理·约翰逊,尼克·帕克。他们记住这些陌生的外国音节,就像记住一个数字”。事实上,在多伦多,在整个加拿大,他们就只是一个个数字而已。

他们被剥夺了真实姓名,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被剥夺了说自己本族语言的权利。当时的警察局长德雷珀“强行通过了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集会的法律。因此如果他们在公共场所……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任何语言,都会被监禁。这是城市的一条法规”。他们被迫沉默,这是控制他们的一种手段。

语言使他们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同时也将他们相互隔离开来。童年时,帕特里克曾经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看芬兰伐木工人在结了冰的湖面上滑冰。他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渴望握住他们的手,和他们一起沿着小溪滑过去”,但是,那天夜晚,“他对自己和这些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都不够信任,不能跨上前去,加入他们”。来到多伦多后,他也和其他移民一样,感到“走到哪里都听不见自己熟悉的语言”。星期六的下午,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去洗澡,“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就像染色工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颜色。……他对周围的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如何走动如何大笑——在语言的这一边”。

终于有一天,帕特里克学会了马其顿语里的“鬣蜥”这个词,并且用这个词向小贩解释自己要买的是巢菜。在“他现在居住的城市东南部主要由移民组成”的社区,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四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围住他,拼命想要跃过隔在他们之间的语言的密码。”一直感觉自己“是他们中间的陌生人”的帕特里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在和“他们”握手、拥抱,在接过他们递过来的蛋糕、给他擦眼泪的围裙和邀请他参加在未完工的水厂举行的移民集会的纸

条。他越过了语言的障碍,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帕特里克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他是个“搜寻者”,但是在得知斯莫尔的隐居之处后,却对寻找他失去了兴趣。他想要“搜寻”的,是克拉拉和艾丽丝的过去,以及特梅尔科夫和卡拉瓦乔等移民的历史。他了解了特梅尔科夫的过去,让他意识到自己也是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他要开始讲故事了”。他了解了卡拉瓦乔的过去,他们成了朋友,共同制定了炸毁水厂的计划。他为了证实艾丽丝就是被特梅尔科夫所救的堕下桥的修女,到图书馆去查阅了许多关于建造高架桥的资料。“他在河谷图书馆找到的文章和图表描述了所有关于土壤、木料、水泥的重量的细节,惟独没有关于真正建造了高架桥的工人的资料。”

和小说中的人物帕特里克一样,翁达杰也“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例如有关布洛尔大街高架桥的资料。……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造桥用了多少桶沙子,因为这是多伦多历史,但是那些真正建造了那座该死的桥的人却没有被提及。他们不是历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被载入官方历史,因此也就没有人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而翁达杰在《身着狮皮》中所做的,正是将处在边缘的移民置于中心,书写一部加拿大的非官方历史。

谨以此书纪念米歇尔·兰贝思、沙伦·史蒂文森，
以及比尔和米凯尔·阿克里斯

献给琳达、萨拉·希尔德和戴维·扬

我要对在我写作此书期间向我提供资助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表示感谢。也要感谢安大略艺术委员会、艾尔·巴沙饭店、安大略多元文化历史协会和约克大学格陵顿学院。

我还要感谢安德烈亚·克里斯托夫、马戈·蒂斯代尔、乔治和鲁思·格兰特、多尼亚·佩罗夫、里克·哈伦比、保罗·汤普森和莉莲·佩罗夫。感谢伊恩·雷德福斯在研究芬兰伐木工人方面所做的工作。向埃伦·塞利格曼致以特别的谢意。

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作者时而对其中某些日期和地点冒昧作了改动。

快乐的人将为你而悲伤，
当你归返尘土，我将为你留起长发，
我将身着狮皮，在荒野游荡。
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

我们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
令人感到那是惟一的故事。

约翰·伯杰

这是一位年轻姑娘清晨在车里听来的故事。汽车穿过黑暗,向前行驶,她倾听着,问着问题。车窗外,乡村没有显露出来。开车的人要是说“那片田里有一座城堡”,她也有可能相信的。

她听着他不断地想起故事中许多已被淡忘的枝枝节节,将它们拼凑起来,试图把整个故事捧在怀里。他累了,有时会省略一些情节,就像有时他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道路上;有时他又过于兴奋——“你明白吗?”他在里程表发出的微光中转向她。

在六颗星星和一轮月亮下面开四小时的车到马尔马拉去。

她一直醒着,陪伴着他。

目 录

第一部

小种子..... 3

桥 21

搜寻者 47

第二部

净化之宫 99

痛悔..... 157

第三部

卡拉瓦乔..... 173

滨海剧院..... 205

第一部

小种子

如果男孩醒得够早，他就能看见那些工人沿着第一湖滨路走来，从农舍前走过。然后，他站在卧室窗前注视着：他能看见软枫树和胡桃树之间有两三盏提灯。他听见他们的靴子踩在砾石路上发出声响。三十名伐木工人，身裹深色衣裤，拿着斧子，皮带上挂着装食物的小袋子。男孩走下楼去，走到厨房窗前，在那儿，他可以看见车道。他们从右向左走去。在太阳放射出能量之前，他们早已显得疲惫不堪了。

有时候，他知道，这批陌生人会遇到从牧场赶来挤奶的牛，他们就会举着提灯，默不作声而有礼貌地站到路边（再后退一步，他们就会踩进齐膝的雪堆里了），让牛群懒洋洋地在窄窄的小路上从他们面前走过。有时候，牛群经过时，他们会把手放在这些动物的身体两侧取暖。他们把戴着薄薄的手套的手放在这些长着黑白花纹的动物身上，在长夜将尽的黑暗中，这些动物的身影很难看得清。他们必须非常轻柔地把手放上去，不带任何企图攻击或要求权利的意思。他们和牛的主人不一样，他们不拥有这块土地。

这些黑白花牛从默默站在小路两边的人中间走过。跟在牛群后面的农夫朝他们点点头。冬天的几个月里，大多数早晨他都从这群陌生人身边经过，在清晨五点的黑暗之中，他们对他是一种默默的安慰——因为他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把牛群围拢来，赶到挤

奶场去。

男孩目睹着这个队伍的行进,甚至梦见这个队伍的行进,他也看过这些工人在一英里外的灰色树林里干活。他听说过他们的叫喊声,听见他们的斧子砰砰地砍进冷冷的木头里,就好像砍进了金属里,他曾经看见小溪旁有一堆火,薄冰下的溪水是分子形态的,呈现出灰色。

汗水在他们结实的身体和冰冷的衣服之间流淌。有些人由于得了肺炎,或者因为其他季节在制造厂干活时吸进了硫磺而死去。他们睡在贝尔罗克饭店后面的棚屋里,与小镇几乎没有联系。

男孩和父亲都从来没有到那些昏暗的房间里去过,从来没有走进过那由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所形成的温暖之中。一张没有油漆的桌子,四张上下铺的床,一扇差不多有一人高的窗户。这些棚屋每年冬天搭起来,第二年春天拆掉。贝尔罗克镇上没有人清楚这些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很久以后,才有别人告诉男孩这个。这些伐木工人和镇上发生联系的惟一时候,是他们出现在河面上,穿着自制的冰鞋,沿着河道滑冰,冰刀是用旧刀做的。

对男孩来说,冬天过去就意味着河水变成蓝色,意味着这些人消失不见。

他渴望夏天的夜晚,渴望他熄灭电灯,甚至熄灭门厅里靠近父亲睡觉的房间的奶油色漏斗状灯的那一刻。然后,除了厨房里明亮的灯光之外,整座房子都处在了黑暗之中。他在长桌旁坐下,看印着世界地图、画着波动的白色水流的地理课本,测验自己对地名的掌握,不出声地念着富有异国情调的词。里海。尼泊尔。杜兰哥。他合上书,用手掌摩挲着,感觉着压有卵石花纹的封面的质地

和组成一幅加拿大地图的各色颜料。

之后，他向前伸着双手，走过黑暗的起居室，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去。他站在黑暗之中，用力搓着双臂，以便让身体恢复力气。他在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不慌不忙。天还很热，他光着上身。他走回明亮的厨房里，从一扇窗前走到另一扇窗前，找出被纱窗缚住了翅膀、执着地向光明靠近的飞蛾。它们一定从对面田野里看见了这间惟一亮着灯光的房间，于是向这里飞来。一个夏天夜晚的探索。

甲虫、植物上的跳虫、蚱蜢、深铁锈色的飞蛾。帕特里克凝神看着这些从地面上温暖的空气中飞过的东西，看着它们飞上窗纱，发出轻微的“当”的一声。他读书的时候就听见它们了，他的感觉能够接收这样的声音。多年以后，在河谷图书馆，他会了解到这些闪光的金龟子如何毁掉灌木丛，甲虫如何以朽木或嫩玉米的汁液为食。这些夜晚忽然有了秩序，有了形状。在给了它们实用的名字之后，他将学到它们正式的名称，仿佛浏览参加舞会的客人名单——刺状吼蚱蜢！坎特伯雷大主教！

即使这些真正的名字也很美。琥珀翅蜻。灌木蟋蟀。整个夏天，他记录下它们的来访，画出重复出现的飞蛾的素描。那是同样的动物吗？他在笔记本里用蜡笔画出尺蠖蛾橘黄色的翅膀，月蛾，和毒蛾像兔毛一般柔软的棕色。他不会撩开窗纱去抓它们沾满磷粉的身体。有一次他这么做了，飞蛾由于受了惊吓而拼命扑打着翅膀——这只棕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小动物在他手指上留下了有颜色的粉尘——把他们俩都吓了一跳。

靠近了看，它们是些古老的动物。昆虫的嘴在咀嚼着。它们是在吃很小的东西吗，或者这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就像父亲在田里干活时下意识地咬舌头。厨房的灯光透过它们透光的翅膀；甚至那些蜷伏着的虫子，比如桃绿色的蚜虫，看上去也好像是粉做的。

帕特里克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双奥卡里那笛。在外面，他不会吵醒父亲，笛声只会向上飘进软枫树的怀抱里。也许他可以经常出现在这些动物身边。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发不出声音，只是他自己的听觉范围有限。（他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发现他躺在地上，耳朵紧贴在牛粪坚硬的外壳上，他能听见里面几只甲虫发出的拍打声和撞击声。）他知道蝉儿小小的身体发出的响亮有力的叫声，但是他想要对话——蜻蜓的语言，它们需要些什么来翻译它们的呼吸，就像他用奥卡里那笛给自己一个声音，一个一起跃过这个地方的围墙的东西。

它们每夜回来是为了给他看什么吗？还是他使它们不能忘记？就像他跨出黑暗的房子，站在亮着灯光的厨房过道里对着空旷的田野说，我在这儿。来看我吧。

他出生在一个直到 1910 年才在地图上出现的地区，尽管他一家已经在那个地区工作了二十年，而且那儿的土地从 1816 年开始就被划为公地了。

在学校地图册里，这个地方是淡绿色的，没有名字。河流从一个未经命名的湖泊悄悄地流出，直至流到南方二十五英里处变成纳帕尼河之前都是一条简单的蓝色线条，就因为伐木，这条河最终会被叫做德波河。“深水”^①。

他的父亲为两三座农场干活，伐木，制备干草，放牛。牛群每天过河两次——早晨，它们闲逛到小溪南边的地里，下午，它们被圈拢来挤奶。冬天，这些动物沿着小路被赶到牧场的牲口棚里去，尽管有一次一头牛径直朝小河走去，渴望回到后面的牧场。

① 原文为法文。

有两小时他们都没有发现这头牛走丢了，后来父亲猜到它到哪儿去了。他一边向河边跑去，一边大声叫帕特里克带着田里的马跟上去。帕特里克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马，用绳子牵着另一匹马，催它们在深深的积雪里向前走。骑马走下山坡，朝游泳场走去时，他透过光秃秃的树丛看见了父亲。

在河中央，半没在冰层下面的，是邻居农场主家的黑白花牛。四周没有色彩。枯干的毛蕊花茎，灰色的树木，沼泽地现在洁净雪白。父亲肩上绕着一根绳子，匍匐在冰上，朝那个黑白色的形状爬过去。牛喘着粗气，弄碎了更多的冰，冰冷的河水慢慢渗了上来。黑曾·刘易斯停顿了一下，让牛镇静下来，然后继续朝前爬。他必须把绳子在牛身体下面绕两次。帕特里克慢慢地向前走，直到他在牛的另一侧跪下来。父亲把左手放在牛脖子上，右胳膊猛地伸进冰冷的河水里，尽量朝牛身体下面伸过去。帕特里克在另一侧也伸进一只胳膊，在水里挥动着，努力想要抓住绳子。他们碰不到对方的手。帕特里克在冰上躺下来，这样胳膊和肩膀就能伸进水里更深一些，他的手腕已经开始变得麻木，他想很快他就会感觉不到绳子了，即使绳子擦过他的手。

牛动了一下，河水浸湿了男孩的外套，一直浸到胸部。父亲缩回胳膊，两个人跪在牛的两侧，挥舞着湿漉漉的胳膊，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他们都不说话。他们必须快些干，干得越快越好。父亲把没有戴手套的手放在牛耳朵上取暖。他侧着身子躺在冰上，又一次猛地把胳膊伸进水里，水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帕特里克也照着父亲的样子躺下，手在水下挥动着，但还是什么也碰不到。“我这就到水下去。你得快些抓住。”父亲说，帕特里克看见父亲的身体猛地转过去，头没入了冰冷的水里。帕特里克的手抓住了父亲放在牛身上的另一只胳膊，紧紧地抓着。

然后，帕特里克把头伸进水里，伸出手去。他在牛身体下面碰

到了父亲的手腕。他不敢松手，而是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直到抓住了编得很粗的绳子。他把绳子往后拉，但是绳子一动不动。他意识到父亲在往水里沉得更深的时候，不知怎么将身体靠在了绳子上，他正躺在绳子上。帕特里克不愿意松手，虽然他一口气已经快用完了。父亲喘息着冒出水面，仰面躺在冰上，眼睛疼得让他直喘粗气，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什么上面，于是滚向一边，松开了绳子。帕特里克拉着绳子，用一只脚猛蹬一下，让自己从水里出来，在冰上朝着远离牛的方向滑过去。

他坐起来，看见父亲，于是举起胳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父亲正拼命试图在河水在空气中结成冰之前把它从耳朵里弄出来，从眼睛上擦掉，帕特里克也用他那只干袖子做着同样的事，他把手缩回夹克衫里，用手指顶着布戳进耳朵里。他能感到下巴上和脖子上已经开始结冰了，但是他并不担心。父亲急匆匆跑回岸边，又拿来一根绳子。他把这根绳子接在刚才的绳子上，帕特里克把绳子从牛身体下面朝自己这边拽，这样两根绳子现在都绕在牛身上了。

帕特里克抬头看去——看着游泳场里灰色的石块，仿佛钉子般从雪地里伸出来的肮脏的灌木丛上方高大的橡树。天空澄净而碧蓝。男孩感到好像已有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这些了。在这一刻之前，只有父亲，牛的黑白形状，还有当他在水下睁开眼睛时像刀子一般割着他的双眼的可怕的黑色河水。

父亲把绳子套在马身上。半沉在水中的牛懒洋洋地低垂着一只大眼睛，脸上看上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帕特里克以为它会因为实在无聊而开始咀嚼起来。他掀起它的嘴唇，把冰冷的手指放在它的牙床上，偷一些热气。然后他爬到岸上。

他和父亲拉住两匹马的缰绳，大声给它们鼓劲。两匹马对自己拉的沉重的东西没有丝毫犹豫。从岸上看去，他看见牛舌头伸

了出来,在它一路破开冰块被拖向岸边的时候,它脸上漠不关心的表情第一次被充满关切的表情所取代。在离岸大约十英尺、冰更厚的地方,男孩紧了紧绳子。马停了下来。他和父亲挥鞭赶马,马开始小跑起来。接着,整头牛奇迹般地从冰下面出现了,侧着身子被拖着跑,四条腿笔直僵硬地伸在空中,毫不妥协地被拖上岸,拖过棕色的毛蕊花。

他们松开马缰。他和父亲试图解开牛身上的绳结,但是太困难了,父亲拿出一把刀,把绳子割断了。牛躺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向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白色的水汽,然后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最令帕特里克感到惊讶的是,父亲不愿意浪费任何东西,几乎到了执迷的程度。他告诫过帕特里克好几次,要节约绳子。一定要解开绳结。绝不要割断绳子!拿出刀来把绳子割断是一个惊人的、奢侈的动作。

他们开始跑回家去,边跑边回头看牛是不是跟在后面。男孩喘着气说:“如果它再掉进冰里去,我可什么也不做了。”“我也不行。”父亲叫着说,一边大笑起来。回到后面厨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的肚子都在疼。

在家里,黑曾·刘易斯点上石脑油灯,烧起火。吃晚饭的时候,男孩浑身发抖,父亲告诉男孩他可以和自己一起睡。后来在床上,除了在毯子下面相互取暖之外,他们并不对对方做出什么反应。父亲一动不动,帕特里克甚至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男孩朝厨房和厨房里渐渐熄灭的火看去。

整个冬天他想象着自己,直到他变成了父亲身边一个白色的仲夏的影子。夏天,父亲把汽油滴在毛虫丝幕上,点上火。呼。灰色的网状皮肤突然缩进了火苗里。毛虫掉在草地上,男孩的上颌满是燃烧的刺鼻气味。他们两人在傍晚的光线中非常仔细地在田野里搜寻着。帕特里克指着父亲漏掉的一张网,他们朝草场更深

处走去。

他几乎睡着了。黑暗中，又一朵火苗点燃了，接着又渐渐熄灭了。

在工作棚里，黑曾·刘易斯用绿色粉笔把男孩的身体轮廓画在木板墙上。然后他把电线绕几个来回，钉在轮廓里，仿佛重新调整儿子身躯里的血管。线状无烟火药是肌肉，黑色炸药导火线形成的支流是脊椎。这就是男孩记得的父亲的样子，他在仔细研究男孩刚刚离开的轮廓，同时点燃了的导火线阴燃上来，炸掉了刚才男孩的脑袋所在的那一块木板。

黑曾·刘易斯是个害羞的人，他离群索居，对自己活动范围以外的文明的习惯不感兴趣。他会走到马跟前，理所当然地骑上去，仿佛那是一列火车，仿佛血肉之躯并不存在。

冬天的几个月里，帕特里克把饭送到小溪北面的地里，父亲就在那块地上，独自一人，一整天都在伐木，在那些白色的山峦之中显得十分渺小。后来，当帕特里克十五岁的时候，父亲迈出了生命中惟一的一大步。在某个时刻，就在他砍着铁杉、只能听到斧头砍树的声音和旋转的回声的时候，他一定想象树木和永久冻土和枫糖烤箱突然一起喷发，他四周树林里每一根树枝上的雪都被震落了下来。下午，他停下手里的活，走回家去，解开熊掌般的手套的带子，把斧子放在一边，再也没有拿起来过。他写信去订书，到金斯顿去买材料。当他用力把斧子从铁杉里拽出来的时候，他在树林里看见的爆炸只是一个念头。他买了炸药、雷管和导火线，在工作棚的墙上画出示意图，然后把炸药拿到树林里去。他把炸药放在岩石上、冰上和树上。雷管朝炸药包里喷出一根火舌，他的眼睛

看着树枝上的雪因为空气的震动而掉落下来。任何被震得移动了位置的东西都成了一幅图表,向他显示了震动的半径。

春天解冻之前,黑曾·刘易斯骑马到拉思本木材公司总部去。他演示了自己的才能,把一根圆木丝毫不差地放进他所要放的位置,炸掉半吨页岩,于是,他和一些顺水流送木材的人一起被录用了。他在德波湖畔和纳帕尼河边发展起来的这一行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位置。几年以后,公司倒闭的时候,他搬得更远一些,受雇于理查森采矿公司,在维罗纳和戈弗雷附近的长石矿坑道里当一名爆破手。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演讲就是向拉思本公司的人说明他能做什么,告诉他们对他来说在伐木这一行里只有两种明智的工作——爆破手的工作和厨师的工作。

伐木工们冬天来到德波湖群——从第一德波湖到第五德波湖——岸边,步行二十英里,走进他们所不了解的地带,消失在简陋的营地里。整个二月和三月,在这些湖泊的中心,被雪橇拉到那里的圆木堆成金字塔的形状,越堆越高。天还没亮,这些人就已经在干活了——在最恶劣的暴风雪里,在零下很多度的天气里——六点钟他们就干完了。双把手的横割锯伐倒了松树。弓着身子切割制浆木材的工人得紧挨着地面把树桩锯断。这是最糟糕的工作。有人用瑞典锯。这种锯子锯云杉的速度是横割锯的两倍,当他们转移到下一处营地的时候,就把窄窄的锯片卷起来,在他们来到的随便哪一片森林里做新的把手。

四月,湖面上的冰开始融化,顺水流送木材开始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从贝尔罗克到纳帕尼,凡是河流变窄的地方都有人守在那儿。桥梁下面或裂开的石块旁边总有两三个人守着,以防圆木堵塞。如果不及时把堵塞的圆木捞上来,其他圆木的

重量就会使它们在堵住的圆木后面堆积起来,这样,整条河都会被封闭。这个时候,顺水流送木材的人束手无策,只能派调度员骑马去叫爆破手。一根二十英尺长的圆木突然从水中跃出,擦边撞上一个人,撞碎了他的胸部。

黑曾·刘易斯和儿子骑马来到裂开的岩石旁边。那个身材高大的人绕过木材堵塞的地方。他在圆木上打一个孔,灌进一小块炸药,点燃导火线。他让男孩去大声叫他们当心,这时几根圆木冲进空中,冲上河岸,河流疏通了。

遇到困难的情况,帕特里克就脱下衣服,用蒸汽发动机曲轴箱里的油涂抹全身。他潜进被一根根圆木仿佛肋骨般分割开的水里,在圆木之间游来游去。每过半分钟,无论游到了哪里,他都得举起手来,让父亲放心。最后,男孩终于找到了父亲指给他的圆木所在的位置。他抓住扔给他的火药,用牙齿把雷管紧紧旋在导火线上,然后点燃火药。

他再次从水里出来,走回马身边,用背包里的毛巾擦干身子,甚至不转回身去看一看,就像父亲一样。在他身后,一条河爆炸了,乌鸦仿佛树叶一般向天上飞去。

顺水流送木材持续了一个月,他看着那些人从眼前漂过,用好大的撑竿撑着锯材圆木朝亚克漂去,再漂到纳帕尼,在那儿,集合在一起的圆木被拖进制造厂里。他总是在父亲身边。帕特里克在桥边一小块阳光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们等着。

中午,厨师拎着牛奶桶从第一湖滨路上走来。一只桶里是茶,另一只桶里是厚厚的猪肉三明治。在食物上空盘旋的乌鸦的叫声是一个信号,工人们从河流各个拐弯处冒了出来。饭后,厨师拎起

两只空桶,跨上水边的一根圆木,顺流而下,漂回营地。他在河中央笔直地站着,任凭水流把他往前送。从桥下漂过时,尽管头顶离桥只有一英寸,他却丝毫不会改变姿势,边漂边向岸上的伐木工们点头致意,同时因为那些无处不在的乌鸦而感到有些沮丧。他会在鹅岛的营地上岸,脚上的鞋没有沾上一滴水。

黑曾读着小册子。他在岩石上晒干变成粉状的线状无烟火药。即使在儿子面前他也郁郁寡欢。他所有的精力都在导火线上,导火线两分钟之内就从地板下面烧到了花园,绕过树干,烧进一个人的口袋里。他的大脑不断地接收到这样的图像。他能这么做吗?导火线缝在了裤腿上。那个人也许睡在篝火旁,导火线沿着地面阴燃着烧进他的衬衫口袋,把他的心脏炸了出来。在他出神地想着这些的时候,导火线总是呈之字形沿着地面向前烧,就像一只猎狗的鼻子在地上嗅着,火星照亮了地被,直到地被变成红色地衣。

黑曾·刘易斯不曾教给儿子任何事情,任何传说,任何理论的基础。男孩看着他准备炸药或者把工具整齐地放回木箱子里。父亲身上不带任何金属——没有手表也没有皮带扣。他是一个因为自己很少的几件道具而变得自给自足的人,尽量让别人注意不到他。爆炸把圆木毫发无损地推出了地面。他在德波湖沿岸和有时受雇工作的莫伊拉河沿岸的花岗岩里都留下了半英寸直径的小孔的痕迹。但是这些孔都尽量打得很小、很不起眼。啄木鸟啄的洞。他从来不戴帽子。他身材高大,六英尺六英寸,体形魁梧。他骑马的技术很糟,后来开卡车的技术也很糟。他可以闭着眼睛把河上用的炸药装起来。每天傍晚他都非常仔细地洗衣服,以防衣服上有残留的火药,炸药的小种子。帕特里克对他这种强迫症似的做法很是不屑。一天傍晚,父亲脱下衬衫,扔进篝火里。衬衫发出咝咝的声音,火星溅到了伐木工们的膝盖上。有很多这样突如其来

的教训。

让帕特里克感到奇怪的是，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学到了重要的东西，就像孩子看大人如何调整帽子或者接近奇怪的狗，自己也学会了这么做。他知道牛蛙那么大一块炸药能炸毁多少东西。但是他总是远远地看着。父亲惟一说话较多的时候是在顺水流送木材时在亚克和塔姆沃斯旅馆喊方形舞舞步的时候。别人总是让他喊舞步，他走到台上，好像那是他的责任，突然喊出诗句来，绕着吉他和小提琴旋转着，在旋律就要结束之前准确地丢下最后一句。父亲做什么事都不苟言笑，喊方形舞舞步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喊出的句子会含糊地在舞池滑过，男孩在边上看着，对自己做着这些乐句的口型。父亲站在那儿喊着“红色手推车，车轴拖拉着”的时候，高大的身体上的肌肉一动不动。

不带任何情感的舌头。帕特里克能看见自己在台上大踏步走来走去，两只胳膊弯着，趾高气扬。“小鸟飞出去，乌鸦飞进来——乌鸦飞出去，牵着小鸟转起来。”后来，在白天，他会低声对自己咕哝这几句。

在他十一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帕特里克从长长的厨房里走出去。一只蓝色飞蛾在窗纱上拍打着翅膀，有一瞬间沐浴在灯光里，接着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他想它不会飞远的。他提起煤油灯，走了出去。一只罕见的冬天的飞蛾。它正在雪地上拖着翅膀艰难地往前飞，仿佛受了伤，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跟上它。在后花园里，他找不到它了，青绿色的飞蛾循着弧线飞上了天，飞出了煤烟灯的光圈之外。在这个季节，这只飞蛾在做什么？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飞蛾了。也许这一只是在鸡舍里孵化出来的。他把防风灯放在一块岩石上，朝田野望去。在远处的树丛之间，他看见好像有更多的虫子。河边树丛里的萤火虫。但是现在正是冬天！他提着灯朝前走去。

距离比他想象的要远。积雪没到了他没有系鞋带的靴子的脚踝上面。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提着灯。月亮消失在了厚厚的云层后面，没能照亮他通往树林的小路。指引方向的只有闪烁的琥珀色光亮。他已经知道那不可能是萤火虫。夏天最后几只萤火虫已经死在他折叠起来的手帕里了。（多年以后，克拉拉在汽车里和他做爱，用一块手帕接住他的精液，扔进路边的灌木丛里。嘿，萤火虫！他说，大笑起来，不做任何解释。）

他在雪地里艰难地向前走，走过露出地表的花岗岩，走进积雪

不那么深的树林里。点点光亮仍然在他前面闪烁着。树林里传出笑声。现在他知道那是什么了。他蹑手蹑脚地走进熟悉的树林里,仿佛走进闹鬼的房子,检查那里面的房间。他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不知道他会看见什么。接着他来到了河边。他把灯放在橡树下面,在黑暗中朝河岸走去。

冰在光亮下闪耀着。有那么一会儿,他感到好像撞上了女巫的聚会,或是一种奇怪的德鲁伊特^① 仪式——他在最喜爱的历史书里专心阅读的那部分的图解。但是,即使是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午夜之后在树林深处,这也显然是宜人的景象。一件令人快乐的事。一件礼物。大约有十个人在滑冰,那是一个游戏的一部分。一个人在追赶其他人,一旦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成了追逐者。每个人都用一只手拿着一束香蒲,香蒲顶端点着火。照亮了冰层、在树丛间闪烁的就是这火。

他们飞速疾驰,突然转弯,摔倒在地,在冰上打滚,以避免其他人,但是飞快的速度一直不变。当他们相撞的时候,火星溅落在冰上,也溅落在他们深色的衣服上。这就是他们一阵阵高声大笑的原因——一个人站定下来,使劲抖落掉进袖子里的火星,大声叫其他人停下来。

帕特里克看呆了。夜晚在河上滑冰,每个人都像一只楔子滑进黑暗之中,黑暗魔术般地使河岸上的灰色灌木显露出来,他的岸,他的河。一根树枝伸出来,末端冻结在了冰里,一个人蹲着身子从树枝下面滑过去——身后的香蒲像燃烧的公鸡尾巴。

男孩知道他们是营地的伐木工。他渴望握住他们的手,和他们一起沿着小溪滑过去,减慢速度滑过切开的岩石,滑过小桥,滑

^① 德鲁伊特,古代凯尔特人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法官、巫师、占卜者等。

到镇上,心里知道他们必须回到制造厂旁边那些黑暗的棚屋里。

那不仅仅是滑冰的快乐。他们完全可以在白天滑。现在是在夜色的映衬之下。坚硬的冰层如此可靠,他们可以向空中跃起,再重重地落下,而冰层会托住他们。他们的灯被新的灯心草所取代,灯心草可以让他们滑过边界,走得更远,速度! 浪漫! 一个人握着火把在跳华尔兹……

男孩快十二岁了,他一直住在那座农场上,在那儿,白天就是干活,夜晚就是休息,对他来说,这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这天夜晚,他对自己和这些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都不够信任,不能跨上前去,加入他们。他转回身,提着自己的灯,穿过树林和田野。每走一步都踏碎雪壳,这似乎笨拙而缓慢。

因此在他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他的大脑跑到了身体前面。

桥

清晨五点，一辆卡车运载着燃烧的火穿过多伦多中区，沿着登打士街开到帕乐门街，向北开去。卡车平板上，三个工人凝视着掠过的黑暗——在开始工作之前的最后半个小时里，他们的肌肉是放松的——仿佛他们并不拥有紧贴着自己的身体和福特车厢后挡板的腿和胳膊。

绿色的车门上黄色的字写的是自治领路桥公司。但是现在，平板上惟一看得见的东西是三英尺长、三英尺宽的金属盘上燃烧着的火，大锅里在加热沥青，把气味留在了大街上，让任何一个大清早走出来吞进空气的人都能闻得到。

卡车从弯成拱形的大树下隆隆地冲过，在几个十字路口稍作停留，让更多的工人跳上平板，很快，车上就有了八个人，火在噼啪作响，滚烫的沥青偶尔溅到某个人的颈背上或耳朵上。很快车上就有了二十个人，他们挤在一起，默不作声。

阳光开始从地平线下面照射出来。他们看见自己的手，外套的布纹，他们知道在那儿的树。在帕乐门街最北端，卡车朝东拐，经过玫瑰谷路堤，朝建了一半的高架桥驶去。

工人们跳下车来。没有建好的道路上到处是凹坑，火和卡车的车灯光都颠跳起来，车轴上的悬架发出轰轰的声响。卡车开得太慢了，工人们走得比车还快，他们走在黎明寒冷的空气中，尽管

现在正是夏天。

稍后，他们会脱下外套和毛衣，然后，到了十一点的时候，再脱下衬衫，只穿着裤子和靴子，戴着帽子，在黑色的沥青河流之上弯腰干活。但是现在，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霜，机器和电缆也被霜包裹起来，他们跨过积满雨水的坑，水坑上的霜一碰就碎。黑暗迅速蒸发。随着阳光渐渐显现，他们能看见自己的呼吸，空气的明净被呼了出来。卡车终于在高架桥边停了下来，车灯光熄灭了。

这座桥在梦中架了起来。它将把东区与市中心连接起来。它将把车辆、水和电运送到唐谷那边。它将运送当时甚至还没有发明的火车。

夜晚和白天。秋天的灯光。雪天的灯光。他们总是在干活——马匹和货车和工人来到河谷尽头丹佛士这边干活。

高架桥在其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拍摄的照片一共有四千多张。桥墩穿过淤泥、页岩和流沙，沉入水面五十英尺以下的基岩里——四万五千立方码的土被挖了出来。网似的脚手架向上伸展着。

工人们在迷宫一般的木板之间向下爬进被浅色木头搅乱了的灯光之中。人是锤子、钻机和火焰的延伸。他的头发里有钻机冒出的烟。一顶帽子掉进了河谷里，手套埋进了砖尘里。

然后，新的工人来了，那些“电气工程师”，把网状的电线架在五个桥拱上，托起具有异国情调的三只碗状的灯盏，然后，在 1918 年 10 月 18 日，桥建成了。懒洋洋地躺在半空。

高架桥。高架桥。被命名为“爱德华王子”。布洛尔大街高架桥。

在政府组织的庆祝仪式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过了警察的屏障。公众的第一名成员。不是预料之中载着官员的检阅车，而是这个无名之辈飞快地骑着车向着东区而去。在照片上，他是一片模糊的意图。他想要成为第一个上桥的人，想要尽情享受这样的空间。他转了两个圈，肩上挎着的一串洋葱呈喇叭状向外散开，然后继续往前骑。

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上桥的人。前一天午夜，工人们已经来到桥上，把守护着高架桥、为第二天的仪式做准备的官员们推到一边，提着自己摇曳的灯——他们为毫无生气的桥点燃的蜡烛——向前走，像一朵文明的浪卷，像河谷上方一张夏天的昆虫织成的网。

飞快地骑着车的人也用那个快得令人看不清的动作宣称桥是自己的，独自一人，不合法律。桥尽头雷鸣般的掌声为他欢呼。

桥西边是布洛尔大街，东边是丹佛士大道。1910年铺成的这两条原来的大车路，泥巴路，现在在铺沥青。砖块被砰砰地砸进地里，细细的水流一般的沙子被倒进砖缝里。沥青被撒开。沥青处理工、沥青砂胶工、沥青铺设工，都双膝跪下，把身体的重量压在木凹砖上，木凹砖呈弧形向前推进。沥青的气味渗进他们多孔的衣服里。指甲缝里黑色的沥青再也去不掉了。他们倒着向高架桥爬去时能感到护膝下面的砖块，黏稠的黑色河流之上，他们的身体几乎是水平的，他们的脑袋在烟雾之中已经醉了似的晕沉沉了。

嘿，卡拉瓦乔！

跪着的年轻人站起来，回头朝阳光之中看去。他朝工头走过去，松开抓着的两块凹砖，这样它们就挂在了他的皮带上，在他走路时碰着他的膝盖。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他这一行所必需的工具。

一年以后，卡拉瓦乔辞去这份工作时，他会用一把杀鱼刀割断皮带，把凹砖扔进半干的沥青里。现在，他怒气冲冲地走回来，又跪了下去。和工头的又一次冲突。

一整天他们都在沥青上、在早晨就开始铺开的二十码长的黑色河流上弯着腰。河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缓缓流动。学童抓起小块沥青放在嘴里嚼，先让沥青在手里冷却，然后再扔进嘴里。沥青让唾液凝结起来，这样就可以参加吐唾沫比赛了。工人们重重地把豆子罐头放进那片黑色之中，把罐头加热，做午饭。

冬天，雪去除了沥青的气味，和固定了的劈开的木头的气味。没有建好的桥下，唐河河水上涨，冰块撞在刚刚建好的桥墩脚上。冬天的早晨，工人们在一片白色之上紧张地呈扇形站开。哪里是土地的尽头？冬天的夜晚——晚班是最糟糕的一个班——有火光沿着高架桥的边缘摇曳，他们就在桥边把钉子穿过积雪钉下去。造桥工人在支柱上平衡身体，火光在他们身后摇晃，他们把锤子对准看不见的钉子的声音。

在建造高架桥期间，市政工程局局长罗兰·哈里斯每天晚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让人开车送他到桥边上，去坐一会儿。午夜，河谷上造了一半的桥看上去好像空无一人——只有提灯勾勒出它的轮廓。但是晚上总有三四十个人上夜班。过了一会儿，哈里斯从车里出来，点上一支烟，走上桥去。他爱这座高架桥。它是他作为市政工程局头头所诞生的第一个孩子，虽然大部分规划都是在他接手工作之前做好的，但是整个造桥工作是在他的严厉督促下进行的。正是哈里斯设想它不仅能够运载汽车，而且能在下层运载火车。它还能把水从东区水厂运送到市中心。水是哈里斯的

酷爱。他想让巨大的输水管道作为高架桥的一部分从河谷经过。

他悄悄绕过屏障,朝干活的工人走过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说英语,但是他们知道他是谁。有时候他由庞弗利陪伴,庞弗利是个建筑设计师,一个从英格兰来的怪人,他后来为哈里斯局长设计了这座城市最宏伟的建筑——东区的水过滤厂。

对哈里斯来说,夜晚给人以余地。夜晚消除了细节的限制,专心于形式。哈里斯会带着庞弗利,绕过屏障,走上高架桥的第一段,这一段向空中伸出六十英尺。风像是古老的东西吹在他们身上。桥上的所有人都得扣上系绳。哈里斯对这个五英尺高的英国人谈自己的计划,费力地进入到庞弗利的头脑里。在看到真实的城市之前必须想象,就像谣传和无稽之谈是一种计划。

一天夜晚,他们十一点钟开车到那里,越过屏障,再一次把自己拴在绳套上。这使他们可以站在靠近桥边的地方,仔细研究造桥墩的进程和钢筋桥拱。桥上,晚班工人聚集的地方有一堆火,他们不时把圆木和其他剩余的东西扔进火里,让自己暖暖身子,然后再走回去,爬过桥的边缘,进入夜色之中。

他们正在为下一个桥墩做木面层,这样就可以把水泥灌进去了。就在他们锯着敲着的时候,风把固定在桥台侧面的火发出的光吹得晃动起来。在火光上方,桥面上,建桥工人正扛着体积庞大的英格索尔—兰德牌空气压缩机和电缆。

1917年4月的一个夜晚。哈里斯和庞弗利正在桥上,在黑暗的风中。庞弗利转身面对着西方,突然僵住了。他伸出手去,碰了碰哈里斯的肩膀,以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动作。

——看!

正在桥上行走的是五个修女。

风吹过自治领钢铁公司的铸件,向桥身直袭而来。那几个修女正从火堆旁第一组工人身边走过。哈里斯想,公共汽车一定把她们丢在了靠近弗兰克城堡站的地方,由于在这个时候有些迷惑,修女们在黑暗中走错了方向。

她们已经走过了停在树下的黑色汽车,一边高兴地交谈着,一边跨过屏障,走进她们并不知道其存在的地方——走上暂时铺在桥墩上的毯子,走进夜班工人之中。她们看见了火和人。有几个人试着朝她们挥手,让她们回去。一辆运货马车上拴着一头骡子。机器发出的吱吱声和上下震动让她们脚下的土地摇晃起来。一种杂酚的气味。一个人正在一桶水里洗脸。

修女们正朝着桥上一处三十码长的地方走去,这时风开始把她们分开。她们被扔到水泥搅拌机和蒸汽铲上,从一边猛冲到另一边,有被吹落桥下的危险。

有几个工人抓住了她们,把她们围在中间,把皮带套在她们肩膀上,但是还有两个修女没被抓住。站在尽头的哈里斯和庞弗利束手无策地看着风把一个修女吹离了地面,朝压缩机抛过去。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接着风又猛地把她推向一边,她被风裹着擦过水泥栏杆,从桥边上掉了下去。她从第三座桥台旁消失进夜色之中,掉进深深的空气里,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白天有时候掉下去的一颗铆钉或一把锤子。

然后,桥上不再有任何恐惧。最糟糕的事情,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甚至在爱德华王子高架桥还没有建成以前,一个修女就从桥上摔了下去。身上沾满了刨木花和花岗岩灰的工人们抱住了这些女人。尽头的哈里斯局长盯着疯狂的道路。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它已经成了一个杀人犯。

半空中，中间桥拱下面的男人看见那个人影向他掉落下来，就在那一刹那，他知道绳索承受不住他们两个人的重量。他伸出一只手去抓那个人，同时用另一只手抓住头顶上方金属管的边缘，以减轻绳子突然受到的拉力。新的重量把抓住管子的胳膊拉脱了臼，他尖叫起来，因此桥上无论谁听见他的叫声，都会以为这声音是掉下去的人发出来的。绳套猛地一震，把他的前胸向上拉到了喉咙。右胳膊现在痛极了——但是他的手对时间的掌握却精确无误，这是习惯的恩惠，片刻之后，他发现自己充满深情地搂着这个人。

他看到那是一只身穿黑衣的小鸟，一张姑娘的白色的脸。他在从他们头顶上方十五码处洒下的忽明忽暗的火光之中看见这个。他们吊在绳套上，在河谷上方转着圈，他那只断了的胳膊耷拉在身体一边，另一只胳膊抱着那个女人。她的身体处于震惊状态，大大的眼睛瞪着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

快叫啊，求你了，小姐，他轻声说道，痛得太厉害了。他让她抱住他的肩膀，挪开他那只好胳膊上的重量。在风中摇摆一下。她说不出话来，尽管她的眼睛瞪着他，眼神明亮，就这么盯着他。快叫啊，求你了。但是她叫不出来。

夜里，湿水泥滑下去的滑槽没有使用，松松地悬在那儿，因此开着的喷口在离谷底几英尺的地方摇摆着。这些滑槽的上口现在离他大约有十英尺。他不用看就知道，尽管这些滑槽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如果他们试图从滑槽滑下去，他们的重量就会让滑槽竖直起来，那样就会很危险。他们得去更远的地方——到下层桥面上去，那儿有一些装置，是为将来可能会有的输水管道准备的。

我们得荡过去。现在她双手抱住他的肩膀，风在向他们猛吹。两个陌生人相互抱紧，开始荡得更远，再荡一次，荡过刚才诱惑过

他们的滑槽嘴，一直荡到快要到木椽下层的地方。他让自己那只好胳膊自由了。现在救她是她自己的责任了。

她是处在震惊的状态里，他们到达下层的时候，她的脸红红的，像在发烧。她的样子令人不忍目睹，面纱松开了，剪得很短的头发在河谷里暴露在刮个不停的风中。一踏上桥面旁边狭窄的通道，他就向后倒去，要再掉进空中，她救了他。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她搂着他，像情侣一样和他一起沿着没有灯光的下层挡墙朝桥西端走去。

在他们上方，其他人围着那个惟一的火堆站着，激动地说着话。那几个女人仍被工人们抱着，不朝石头边沿看，她就是从那儿掉落了下去，掉进黑暗之中。那个鼻子上有一小块伤疤的人……她总是跌进窗户里，摔在椅子上。她总是运气不好。

特梅尔科夫和修女从局长的车子旁边走过，再一次踩在真正的土地上，朝远离高架桥的方向走去，这时局长的司机正在车里睡觉。在走上帕乐门大街之前，他们从墓地抄近路朝南走去。他看上去好像要晕倒了，她让他靠在一块墓碑上。她强迫他拉直胳膊，握紧拳头。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胳膊下面，像一具马镫，猛地向上托，他又一次大叫起来，她用尽全身力量，整个身体往上推，呻吟着好像要把他举起来，然后抱住他，紧紧地抓着他。她看见汗珠从他脸上冒出来。给我一杯酒。给我……她揭下面纱，把胳膊紧紧裹在他体侧。帕乐门和登打士交界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了。于是她和他一起沿着帕乐门街走去。她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在东大道，她敲了敲他指给她的那扇门。所有这些突然的要求——尖叫，摇晃，敲门，来接我。然后一个男人来开了门，把他们让进奥里达湖饭店。谢谢，科斯塔。回去睡觉吧，我会把门锁上的。那个男人，那个朋友，回到楼上去了。

她站在饭店中央的黑暗之中。桌椅都被推到屋子的边上。特梅尔科夫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瓶白兰地,用同一只手拿起两只小酒杯。他领她走到一张小桌子边,然后走回去,在镀锌柜台后面找到开关,开亮了她桌边的灯。墙上有饰章。

她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他记得她掉下来的时候甚至没有叫。叫的是他。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在桥上颇有名气,他是个蛮勇的人。所有困难的活都派给他做,而他也接受。他毫无惧色地下到半空中。他是个独行客。他把绳子集中在一起,掸一掸系在腰上的轱辘和滑轮,从桥上吊下去,就像潜水员从船沿扎进水里。绳子在他身边发出呼呼的声响,因为受到他戴着半截手套的手的压力而减慢了速度。他在地面上身材魁梧,吊下桥时却速度飞快,姿势优美,利用风力把自己推进桥台的各个角落,这样他就可以检查钉进去的铆钉,偏向的阀门,以及承重的托盘和垫石下面水泥凝固的情况。他站在空中,砰砰地把顶销敲进上面的钢索,然后把下面钢索的可调式连接处引进正确的位置。即使在档案照片上也很难找到他。你一次又一次地在眼前看到远景,你的眼睛必须沿着天空形成的墙壁搜寻,直到看见河谷对面一小块仿佛烧焦的纸的斑点,那就是他,一个惊叹号,在桥与河之间的某个地方。他在新月形钢筋桥拱的三个铰合处漂浮。这些铰链把整座桥梁连结起来。立体主义的瞬间。

他做日常琐事的时候最快乐——在空中把工具从桥墩运到栈桥上,或者在空中推着木材向前,就像在河里游泳。他是个纺纱工。他把每个人联结在一起。他们相互靠拢时——被风紧紧抵在

他们正在铆接的金属或正在钉钉子的薄木片上——他也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丝毫没有他们所感到的惧怕。他总是带着自己的辘轳,在绳子的重压下弓起了身子,身后拖着闪闪发亮的钢锥。他在桥上吃午饭的时候,就坐在一圈绕起来的绳子上面。如果他收工早,就沿着帕乐门街骑车到奥里达湖饭店去,坐在房间的黑暗之中,似乎他已经看够了阳光。看够了空间。

他的工作太与众不同、太节约时间了,他每小时挣一元钱,而其他建桥工人只挣四角钱。没有人嫉妒他。没有人梦想能干他所干的活的一半。夜班的工资是一元二角五分,他举着火向上荡到栈桥的木椽上,像一颗死去的星星一样自由坠落。他并不真的需要看见,他已经把那块空间绘制成图,他知道桥墩的基脚,根据移动了几秒钟知道人行横道的宽度——二百八十一英尺六英寸是中间桥拱的跨度。边桥拱跨度是二百四十英尺,端桥拱跨度是一百五十八英尺。他滑进下层桥面的开口,用辘轳把自己吊到桥面的位置。他知道自己离河面的精确高度,知道绳子有多长,自由坠落到滑轮处需要几秒钟。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没有关系,他可以蒙上眼睛。黑暗的空间就是时间。荡了三秒钟后,他抬起双脚,踏上下一个桥墩的水泥边缘。他知道自己在空中的位置,仿佛他是水星,在地图上滑过。

一只索斯河鸚鵡挂在奥里达湖饭店门厅的鸟笼里,它太好奇,对夜里发生的事情太感兴趣了,不愿意让人用毯子把笼子盖上。它看着那个站在黑暗房间正中央的女人。那个男人开亮了柜台后面的一盏灯。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拿好酒以后走到鸟笼边看了它一会儿。“喂,艾丽西亚,我的心肝儿,你好吗?”然后,不等小鸟

回答,就走开去,左手手指灵巧地抓着酒杯,弯着胳膊抱着酒瓶。

在又大又空的房间里,他低声嘟哝着,好像在继续和小鸟说话。从中午直到下午两点,这里挤满了人,又吃又喝。店主科斯塔和他雇的侍者为众人表演闹腾的节目——老板大声辱骂侍者,追着他从顾客面前跑过去。尼古拉斯记得自己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形。男人们身上的黑色外套,关于欧洲的争论。

他倒了一杯白兰地,推到她面前。“你不一定要喝这杯酒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喝。或者把这当做款待。”他很快把酒喝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谢谢。”他说,一边好奇地碰碰自己的胳膊,好像那是陌生人的胳膊。

她摇摇头,以此向他表明这样不对,他的胳膊需要关心照料。

“是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想坐在这儿。”他们之间一阵沉默。“只是喝杯酒,轻轻地说话……这里总是黑夜。人们从阳光下走进来,必须在黑暗中慢慢地移动。”

他又喝了一口。“只是为了疼痛。”她微微一笑。“现在,音乐。”他边说边站起来,离开桌边,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无线电收音机,把声音调小。他旋转电台调节器,直至调到音乐台。他又在她对面坐下。“很痛。但是我感觉很好。”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举起酒杯。“活着。”她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你那块疤是怎么回事?”他用拇指指着她的鼻侧。她往后面靠了靠。

“别害羞……说话。你一定要说话。”他想要她对他敞开心扉,哪怕是带着怒气,尽管他并不想要怒气。在奥里达湖饭店感到如此放松,感到椅子的支杆撑着他的背,她的面纱紧紧地绑着他的胳膊。他只想要她靠近他,夜色包围着他们,他可以在那儿照顾她,优雅地把她从震惊之中带出来。

“我有大约二十处伤疤,”他说,“全身都有。耳朵这儿有一

个。”他转过脸去，向前倾过身子，让墙上的灯光照在他头部的侧面。“看见了吗？还有下巴下面这个，那次伤把我的下巴弄碎了。是一根正在盘绕起来的电线。差点儿杀了我，弄碎了我的下巴。还有更多。我的膝盖……”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胳膊上沥青的烫伤。小腿里的钉子。喝完酒，再给她倒一杯，收音机里传来女人的歌声。她透过特梅尔科夫的自言自语听见了抒情歌曲，他说着话，微微动着嘴唇，不出声地跟着收音机唱着，仔细看着她红红的脸。像一个发烧的女人。

这是她第一次坐在一家马其顿酒吧里，坐在任何一家酒吧里，和一个喝酒的男人一起。漆过的桌子发出微弱的光，白天铺的红格子桌布折了起来，擦成一擦。凹室连同其上菜柜台上方支着凉棚。她意识到黑暗代表了马其顿的夜晚，顾客们在夜里坐在屋外桌边。光线只能从酒吧、星星和用橘黄色和红色电灯装饰的钟发出来。因此，无论顾客什么时候走进来，他们都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巴尔干院落。一只小提琴。橄榄树。永远的傍晚。现在，凉亭般的墙纸对她来说有了意义。现在鹦鹉有了语言。

他不停地说着，不知不觉地用起了收音机里的歌词，他就是这样学习单词和发音的。他谈到自己，他已经疲倦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分裂成了两种语言，女人听见了他所说的一切，试图把一切都记住。他能看见她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在理解这间房间。他注意到她的手指几乎在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打着节拍。

他动了动，把头靠在墙上，那双蓝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他喝一口酒，对着酒杯深深地呼吸，这样浓烈的酒气就会直冲他的眼睛，刺痛让他保持清醒。然后，他回望着她。她有多大了？她棕色的头发这么短，如此清新地暴露在空气中。他想让自己的手从她

的发间滑过。

“我喜欢你的头发。”他说，“谢谢你……帮助我。谢谢你喝这杯酒。”

她急切地俯身向前，看着他，在找出他的脸。话就在她皮肤的远远的那一边，就要掉落出来了。想要知道他忘记告诉她的他的名字。“我喜欢你的头发。”他的肩膀靠着墙，他在试图抬起头来。然后，他闭上了眼睛。他睡得太沉了，可以睡好几个小时。她可以把她像一只木偶一样旋转，而他却不会醒来。

她感到仿佛自己是这座房子里惟一活着的人。在如此正式的黑暗里。她舌头上仍有那杯酒留下的可怕的味道，因此她走到镀锌柜台后面，拧开水龙头，用水漱漱口。她稍微转动一下收音机的调节器，但是又把它稳稳地转回了刚才那个台。她在找刚才他半跟着唱的那首歌，歌手的声音奇怪地既有力又令人昏昏欲睡。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一个露出了头发的女人，违法被抓住了的女人。她做了刚才他想做的事。她很快地用手摸一下头发。然后从镜中自己的形象前转过身去。

她身体前倾，把脸放在冷冷的镀锌台面上，即使过了午夜，空气仍然很凉。在她的脸颊上，眼皮上。她在台面上来回摇头，让自己的额头凉下来。镀锌台面是另一个国家的边缘。她把耳朵贴紧它的灰色海洋。它关于白天的酒杯的记忆。溢出的酒和擦台面的抹布。自白式的。纯净的石板^①。

在桌边，她把男人调整成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样他就不会枕在自己胳膊上了。你叫什么名字？她轻声说。她俯下身，吻了吻他，然后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座果园。陌生人像飞蛾一样相互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亲吻,她想。

在某些天气里,当浓雾弥漫了河谷的时候,工人们相互保持着很近的距离。他们来上工,走上一条渐渐消失在白色之中的小路。另一边是什么地方?他们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走着。很多人已经在建桥的过程中死去。但是尤其在像这样的早晨,有一种史前的恐惧,一只巨大的鸟把其中一个人抓到了空中……

尼古拉斯摘掉了帽子,跨进绳套,让自己从桥边落下去,在迷雾之中落下三十英尺。他吊在桥脊下面。除了自己的双手和头顶上方一码长的滑轮绳子,他什么也看不见。才早晨六点,他已经在桥上那群工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们也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一部分。

他与悬吊结构的格子呈平行状态。现在,他进入到钢筋和木头笼子里,像潜水员进到一艘沉船里,任何时候船都可能翻倒,陷进海底更深的断裂地带。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在用拉索固定的转臂起重机升起来放下钢材的同时工作——把它们装配起来,直至到达下一座桥墩。他在迷雾之中指引着运送钢材的方向。他是起重机六十英尺长的吊杆底端吊着的钢骨末端的一块碎片。钢和尼古拉斯被吊到一根临时轨道上,在那儿再由“行车”来搬运。在高架桥西端,一台行车被用来吊起整个一百五十英尺长的桥拱。行车是装有拉索吊杆的两台一模一样的转臂起重机,它可以把二十吨重的东西从桥梁最新建好的部分的顶端吊到任何位置,就像吊起一只胡萝卜。

尼古拉斯不和行车连在一起,他的绳子和滑轮只和桥梁已经完成部分的固定钢架连在一起。在此之前行车曾经有两次倒了下来,掉进河谷里。他不把自己和正在掉下去的设备连在一起。但

是他悬吊在行车旁边,在让人什么都看不见的白雾之中,在雾里向下滑得更远,直到他能把新的钢筋拱肋引到桥末端。他用螺栓把拱肋固定,不得不像自由落体一般向下掉落,以便在最后猛拧巨型扳手时能用上自己的全身重量。他在滑轮上留出十英尺长的绳子,绑住扳手,然后落到两英尺长的把手处,带着把手往下落,拧紧螺栓,直到它发出格格声响,然后在空中向下落,到绳子末端时再拧一次。他用滑轮把自己吊上去,再重复一遍这个过程。十分钟后,他感到好像身上的骨头都散了架——周围的空气让他感到仿佛混凝土一般坚硬,在绳套猛地拉住他的地方,脊椎骨也阵阵疼痛。

他随着行车一起从下层升上去,在雾里,在他抓住的木建部分发出的哐当声中,对着头顶上方的起重机驾驶员大声喊着数字,格子的缝隙和弯曲处淹没了他的叫喊——二——三——四,那是他使用的惟一的语言。有一天夜里,他正这么做的时候,一台行车倒了下来——所有的结构都垮了——绳索在他周围被撕成碎片。他松开手,朝黑暗中荡去,朝任何能够避开正在往下掉的木材的地方荡去,十五吨重的木材轰然塌到下层,然后磕磕碰碰地掉进河谷,在空中发出咚咚砰砰的声响,像一辆载满了金属的电车。在荡到最尽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躲过了木材,但并不一定躲过了胳膊粗的电线,原来绕成一圈的电线现在正自由地展开,蛇一般在空气中向着各个方向有力地移动着。荡回去的时候,他蜷成一团,以避开它们,耳中听到电线在用尽由于断裂而产生的能量后横向迅速移动发出的声音。他的前任死于一次类似的事故,身体被切成了两半,上半部分一小时后被发现,仍然吊在绳套上。

到了八点钟,雾被太阳晒干,工人们已经干了两个多小时了。什么地方工人把沥青倒在桥面上,开始整平的时候,沥青的气味飘下来,尼古拉斯闻到了。他吊在那儿,等着哨声吹响,宣布行车

下一次工作的开始。在他下面，是唐河，主干线，加拿大国家铁路局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轨，和玫瑰谷路。他能看见房屋和工作棚，桥台漂亮的木头护板看上去像一座奋兴布道会帐篷。风吹干了他身上的汗。他用英语对自己说话。

她从奥里达湖饭店跨出第一步，走进蓝色的走廊——灯光形成的通向大街的窄窄的蓝色小巷之中。就在那一刻，在她走出去之前，在她走进六点钟的清晨之前，她变成了她将要成为的人。那只叫艾丽西亚的鸚鵡注视着她离开，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坐在椅子上睡觉的那个男人，他的一只胳膊放在桌子上，手心向上，似乎在等着捐献，他靠在墙上，在一只饰章旁边。现在，他身处黑暗之中，摊开的手掌长满老茧，又粗又硬。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后，那个女人会闻到他头发里的面粉味，因为他曾在面团旁边睡过觉，身体蜷缩着，好用自己的体温让面团发起来。但是，现在，她会记住的是他的手有多硬，他搓手时发出木头和玻璃相摩擦的声音。

哈里斯局长从不和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说话，但是却常常看着他挂上钩子，在高架桥边缘行走，听着那个叫泰勒的工程师的各种指示。他看上去心不在焉，但是哈里斯知道他听得很仔细。尼古拉斯从不注意看别人的眼睛，似乎他必须听到命令本身，而不在字句周围看到一张脸。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物件。木头，一道栏杆，一截绳子。他吃三明治的时候，眼睛不看着三明治，却看着一个人把滑轮安在升高的

栏杆上,或是仔细端详工程师脚上的鞋子的昂贵皮革。他从一只只有木塞的绿色玻璃瓶里喝水,眼睛却注视着—百英尺以外的地方。他从不曾意识到自己多么经常地被别人观察。他没有任何线索,无从知道自己的姿势是多么极端。他脑中没有一幅自己的画像。因此,在哈里斯和其他人看来,他像一个男孩:比如,一个对玩具汽车痴迷的孩子,处在一个他们多年以前都曾经过的阶段。

尼古拉斯在低矮挡墙上大步走过,斜着眼看着绳圈,然后毫不犹豫地跨进清澈的空气之中。现在,除了发出嘶嘶声的迅速移动的绳子,哈里斯什么都看不见了。尼古拉斯在向下滑了二十英尺之后停了下来,心脏怦地跳了一下。有时候,在工作台上,他们会听见他慢慢地开始唱各种歌曲,他把音节拆开,绕着这些音节走来走去,仿佛在把这些从句像工具一样摊在人行道上,仔细检查,看它们是否有价值,有一会儿拿起一个他喜欢的,然后再换成另一个。就像看东西一样,因为尼古拉斯不听他身边的大多数谈话,所以他认为也没有人会听见他说话。

对尼古拉斯来说,语言比他在空中所做的一切都困难得多。他热爱自己的新语言,这种语言的可怕的障碍。“‘她爱我吗?——当然!我爱她吗?——肯定!’”尼古拉斯对着他在空中向行车运送过去的四十英尺长的管子唱道。他认识哈里斯。从他走过桥上的一边人行道和另一边人行道之间六十四英尺六英寸的距离所花的时间,从他那件五个造桥工人一周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买不起的昂贵的花呢外套,他认出他是哈里斯。

将会照亮北美移民路程的事件,是有声电影的出现。默片带给人们的只有娱乐——一块馅饼打在了脸上,一个花花公子正被一只熊拽出百货商店——决定所有事件的是命运和对时间的把

握,而不是语言和论证。流浪汉从不改变对警察的看法。警棍挥过去,流浪汉飞速穿过街角一扇窗户,惊扰了胖女士洗澡。这些喜剧都是噩梦。卓别林蒙着眼睛,穿着溜冰鞋从没有阳台的夹楼边缘滑过时,观众发出惊恐的大笑。没有人大叫起来,提醒他危险。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北美仍然没有语言,惟一通行的是手势、工作和血统。

但是把尼古拉斯带到这儿来的,是一种语言的魔力。1914年,他偷渡到加拿大,那是一段了不起的沉默的旅行。吊在桥梁下面,他对自己描述那一段冒险,就像那些回到马其顿村庄里的人对他讲述一个关于上美洲的神话故事,那些最初的旅行者是到西方去的领头羊。

丹尼尔·斯托亚诺夫诱惑了他们所有人。北美的一切都既富有又危险。你到那里去的时候是名旅居者,回来的时候发了财——丹尼尔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干活时,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就用赔偿金买了一座农场。他笑这件事!另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他们都是傻瓜,笨蛋!似乎他的胳膊是只不产奶的母牛,他用它欺骗了那些加拿大人。

合同如此简单,令尼古拉斯十分吃惊。他能看见屠宰场地板上斯托亚诺夫灰白的身体——站在两英寸深的牛血里,像牛一样尖声惨叫,胳膊没有了,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回到奥斯其玛村子里,一只空空荡荡的袖子像披巾一样飘动着,身上带着购买土地的现金。他娶了一位有两只胳膊的妻子,安顿了下来。

十年后,村里的每个人都对他的荒诞故事感到厌烦了,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孩子们长大,能够说话,这样他就可以用自己在上美洲旅居的故事让他们激动不已。丹尼尔对他们说的故事是,事实上他在那次事故中失去了两只胳膊,但他碰巧和一个失业的裁缝住在一起,幸运的是,那天早上,裁缝也在施诺弗屠宰场。那个叫戴

多拉的裁缝从一只路过那里的猫的肚子里拉出肠子，把丹尼尔的右胳膊缝上，然后转身去缝另一只胳膊，但是一只捡剩饭剩菜的狗，就是在门口闲逛的那群狗当中的一只，叼着胳膊跑掉了。每次你切肉或割肉时抬起头来，都能看见它们，每次干完一天的活，你穿着浸透了血水的外套和靴子下班回去时，它们都会跟着你，在你的袖口上又舔又咬。

斯托亚诺夫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这一带某个年龄段的所有孩子听，他成了他们的英雄。瞧，他会说，他在奥斯其玛大街上脱下衬衫，再一次惹恼了佩特罗夫露天酒吧的顾客，瞧瞧戴多拉裁缝的手艺多好——缝得天衣无缝。他在自己的好肩膀上画一圈想象的缝合线，孩子们都凑近了看，然后再去看他的另一只肩膀，看见了另一副模样，一截怪异丑陋的残肢。

巴尔干半岛爆发战争时，尼古拉斯二十五岁。他居住的村庄被烧毁后，他和三个朋友一起骑马离开了那里。他们带着食物和一袋衣服，骑了一天一夜再加一天，到了特里喀拉。然后，他们跳上一列开往雅典的火车。尼古拉斯发烧了，他神智混乱，在烟雾弥漫的车厢里，他需要空气，想要爬到车顶上去。在希腊，他们每人出一个拿破仑，买通了一艘船的船长，让他带他们到的里雅斯特去。那时，他们全都发烧了。他们睡在一家废弃的工厂的地下室里，什么也不做，只是努力保持温暖。在试图进入瑞士之前，他们必须不让自己身上留有一丝生病的痕迹。他们在工厂地下室里大约待了六七天，已经不知道时间了。有一个人差点儿因为发高烧而死掉。他们相拥着入睡，好让自己暖和一些。他们谈论着丹尼尔·斯托亚诺夫对他们描述的美洲。

在火车上，瑞士医生检查了每个人的眼睛，然后让这四位朋友继续前进，越过了边境。他们到了法国境内。在勒阿弗尔，他们向

一艘运载动物的旧船的船长说情。那艘船是开往新不伦瑞克的。

尼古拉斯的两个朋友死在了旅途中。一个意大利人教给他怎样在牲畜栏里喝血,以保持体力强壮。那是一艘名叫西西里亚娜的法国船。他仍然记得船的名字,记得在圣约翰上岸,每个人都在想那地方看上去多么原始。加拿大多么原始。他们得步行半英里到检查站去,接受体检。他们从死去的两名同伴的袋子里拿走了所有自己需要的东西,朝加拿大走去。

船太脏了,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统舱乘客在靠近厕所的室外水龙头边放下行李。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同伴面前,好像在照镜子。他们开始互相捉虱子,用冷水和一块布洗去身上的灰尘,洗净全身。那是十一月底。他们穿上衣服,走进海关小屋。

尼古拉斯没有护照,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他有十个拿破仑,他把这些钱拿给他们看,向他们解释他不会依赖别人。他们让他通过了。他是在上美洲了。

他乘上一列开往多伦多的火车,那里有很多和他同一个村子的人;他不会和陌生人在一起。但是他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乘火车往北去,到了科珀悬崖,在靠近萨德伯里的地方,在一家马其顿面包房里干活。他每个月挣七块钱,老板提供食宿。六个月后他去了苏圣马里。他还是几乎不会说英语,于是决定去上学,一边在另一家马其顿面包房上夜班。如果他不学那种语言,就会束手无策。

学校是免费的。班上的孩子们十岁大,而他却二十六岁了。他曾经凌晨两点起床,揉面,烤面包,一直干到八点半。九点钟他去上学。老师都是年轻小姐,都是很好的人。在苏圣马里的这段时间,他做起了有关翻译的梦——因为他学习英语太快、太痴迷了。在梦里,树木不仅改变了名字,而且改变了外形和特征。男人

们开始用假声回答问题。狗在大街上从他身边走过时用很快的语速对他说话。

当他回到多伦多时，他惟一需要的是给这种语言一个声音。大多数移民是通过唱片上的歌曲，或者，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通过模仿舞台上的演员学习英语的。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位演员，在他的整个演艺生涯中不断模仿他，在他演小角色时感到不高兴，尽可能多地观看他的每一场演出——有时候在一轮演出中能看十次之多。通常，在福克斯或帕罗特剧院上演的一场东区的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演员的台词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声，那些马其顿人、芬兰人和希腊人在半秒钟的停顿之后，跟着重复那些句子，试图纠正自己的发音。

这让演员们非常恼火，尤其是当这样一句台词“谁把炉子放在起居室里了，克里斯汀？”——这句台词曾经博得全场喝彩——现在至少被七十个人同时说出来，因而失去了即兴的效果的时候。当日场偶像韦恩·伯内特在一场演出中猝死时，一个西西里屠夫替他演了下去，他对他的每一句台词和他在舞台上的所有走位都非常熟悉，因此戏票钱也不用退了。

某些演员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说话速度较慢。令人昏昏欲睡的民谣和一种第一句歌词要重复三遍的布鲁斯歌曲大受欢迎。旅居者们从自己的口音里走出来，走进美洲地区的声音里。不幸的是，尼古拉斯后来选择了法兹·沃勒做自己的模仿对象，因此，他对通常不受注意的音节和即兴台词的强调使他看上去十分敏感，或者具有危险的反社会倾向，或者过于深情。

但是，他在桥上工作的时候，被看作一个隐士。他会用新的语言开始说话，咕哝几句，然后走开。他成了一间藏着秘密和回忆的金库。隐私是他所承担的惟一重负。没有一个同伴真正了解他。这个不合群的人会走开去，留下一些关于自己的奇怪的线索，就像

积雪的车库顶上一只狗留下的脚印。

哈！一名医生正在诊治他的胳膊，正是这个弄醒了他，将他从睡梦之中带了出来。哈！他已经睡了六个小时了。科斯塔在那儿。他看见面纱和衬衫被医生割开了。他们说，不知怎的，他把自己的胳膊复了位。

他猛地把手伸向面纱，仔细端详。

她一直待到清晨科斯塔从楼上下来。她对他说了胳膊的事，说要找个医生，她得走了。她说话了？是的是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怎么样？哈？科斯塔还了解她些什么？他提到了她的黑裙子。在离开之前，尼古拉斯在酒吧里四处看了看，找到了她从黑色修女袍上剪下的布条，她是用袍子为自己做一条裙子，好穿到街上去。

在桥上事故发生之后的那个早晨，他走出奥里达湖饭店，走进清新的空气之中，看到四周的景色发生了改变，不再那么熟悉，令他视而不见。现在，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走在大街上，以一个女人的视角来看帕乐门街——那个女人曾经在他熟睡时翻过他的腰包，找到他剪铁丝的大剪刀，用来剪短她黑色的修女袍。当他那天早晨走出奥里达湖饭店的时候，他觉察到的是她的天气。他知道他会找到她的。

有一些漫长的求爱过程，是在对方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求爱也许是建立在他从某座高塔或大桥上掉落进睡眠之中时对她的头发或是她几乎沉默的问题的评论之上的。对尼古拉斯来说，睡眠的边缘总是十分可怕，因此他会让自己喝得昏昏欲睡，好减弱那几秒钟纯粹的恐惧，在那几秒钟里，他无法运用自己的胳膊。

膊,他会躺在那儿,知道自己会目睹人睡前那半秒钟往下掉落的过程,对掉落的恐惧比他在高架桥上的任何感觉或他为自治领路桥公司所完成的任何工作都更可怕。

后来他想起来,当他落下去的时候,他感到一个女人的手臂朝他伸去,对他的名字感到好奇。

现在他意识到了她的存在,那个孪生子。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救了她一命的举动,而是自那以后的那些瞬间。收音机不再播放的那首歌。他对一个修女说的那些夸赞她漂亮的脱口而出的轻松自在的恭维话。然后,他将头向后仰去,让眼睛闭了太长的时间,然后睡去。

一星期后,他又上了运载沥青和燃料的平板卡车,和其他人一起跳上车去,回到桥上干活。他的胳膊已经康复,他从D号桥墩荡到C号桥墩,并不理睬那个关于失踪了的修女的故事。他仰面躺在拴绳末端,朝桥梁支柱看去,慢慢转动着身体。他比任何一个工程师都更了解河谷的全景。像一只鸟。比这座桥梁的建筑师埃德蒙·伯克,或哈里斯,或1912年在灌木丛中盲目工作的测量员更了解。河谷的全景随着他一起旋转着,他悬吊在这漫长而沉默的求爱过程之中,她的缺席令他四处观望。

一年后,他会用积攒的钱开一家面包房。他松开抓住滑轮的手,从桥边滑开去。

搜寻者

帕特里克·刘易斯来到多伦多这座城市，仿佛在海面上航行多年之后踏上了陆地。在乡间长大影响了他的童年：那个叫贝尔罗克的小村子，作为交通干线的河流，顺水流送木材的工人沿着河流顺流而下，喝酒，闹哄哄地干活，春天离开后让当地居民在一片寂静之中感到惊讶。现在，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像一块金属一样被拉出那个小镇，丢在联合车站巨大的拱顶下面，让他再一次开始生活。他一无所有，几乎身无分文。他口袋里有一块长石，在火车上，他的手指不停地拨弄着这块石头。他是这城市的一个移民。

童年在帕特里克心中留下的记忆只有冰风暴过后信箱里冻结了的信件。他记得自己只喜欢与颜色有关的东西，痛恨白色，记得自己跨进牲口棚温暖的棕色世界里，牛呼出的汽雾滚滚涌出，那刺鼻的牛粪和牛尿的气味，即使是现在，在多伦多的中心，他也能回想起来。他第一次在一张干草床上引诱一位姑娘时，这种气味曾弥漫在他周围，就在两人心中都充满了激情和罪恶感的时候，气恼的姑娘给了他一个耳光。他记得的是冻硬了的衣服，他抱着工作服走进厨房，就像抱着一个人的身体，然后把那堆衣服放在椅子上，希望在衣服上结的冰化掉、软软地摊在桌上之前，父亲能看见。

接着，夏天来了。黑蝇和蚊子。不是跳进干草里，而是跳进小溪水下的黑色之中，光着身子朝农舍走去，一边嚼着大黄，一只胳膊

膊下面夹着衣服。你把生大黄光滑的皮咬开,把皮里的纤维物质去掉,把味道吸出来。你把一颗最小的紫莓放在舌头上,用牙齿小心地咬开。在炎热的天气里,你站在田野里,对这种紫莓特有的味道感到痴迷。

现在,在城市里,甚至对他自己而言他也是一个崭新的人,过去被深深藏起。他在电话亭的玻璃门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的双手在圆形大厅里光滑的粉红色大理石柱上滑过。这座火车站是一座宫殿,它的各个角落和深凹之处是一座令人感到亲切的城市。他可以让人给他刮胡子,吃顿饭,或者让人给他擦皮鞋。

他看见一个人带着三只箱子,穿着考究,用另一种语言大声叫嚷。那人直瞪着每一个最初以为他是冲着自己尖声叫喊的人。但是那些句子是为了让空中的天使来帮助他,或是让恶魔离开他。两天后,帕特里克回到车站去,从锁柜里拿回自己的行李。他又看见了那个人,那人换了一套衣服,仍然无法离开他的安全地带,仿佛一步之遥就是新世界的陷阱。

帕特里克坐在长凳上,看着潮水般来来往往的人群,感受着商业的回响。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在空荡的回声挣扎着向上升去,消失在了联合车站的上空。没有人回头。他们是在一条鲸鱼的腹中。

当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于 1919 年失踪时,人们发现警察局有他的贝蒂荣人身测定记录。在 1889 年到 1923 年之间,贝蒂荣人身测定法被用来寻找罪犯和失踪人员。贝蒂荣的方法包括对身体某些部位进行测定:头部长度,头部宽度,右耳长度,左脚长度,左手中指长度,左前臂长度。在全北美的家庭里、监狱里和太平间里,人们的四肢长度被测量,结果被送到多伦多警察局。在人们对这起失踪案最感狂热的时候,有五千多人自称是安布罗斯·斯莫尔。他们声称自己患有记忆缺失症,被套进一只棕色口袋里绑架,被毁容致残,被藏在士嘉堡悬崖的洞穴里,被绑在肢刑架上拉长了身体,超过了五英尺六英寸,被喂胖了,被剃光了头发,被某种食物完全消除了记忆,被改变了肤色,被变成了女人,被改变了右耳长度,同时忍饥挨饿,身无分文,请汇五百元钱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纳尔逊,或堪萨斯州的维奇塔,或纽芬兰的科纳布鲁克。

汉密尔顿的一位妇女看见安布罗斯被人割断了喉管。一天早晨,她醒来后发现枕头上有血,抬头看见有人正在锯她的脖子,她说我是安布罗斯·斯莫尔。然后她又醒了。另一位妇女幻想自己正在大歌剧院打开保险柜,看见里面有一具蜷缩着的骨架躺在文件上。

新闻媒体对每一个可能性都迅速做出反应。

北方神秘男子极像斯莫尔

——《星报》，1921年5月27日

如发现进一步线索也许将掘尸验证。

惠特比牧场发现骸骨

——《电讯报》，1921年6月2日

“我们在挖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有可能是安布罗斯·斯莫尔。”今天傍晚托马斯代理警长如是说。

爱荷华侦探确信自己找到了 A.J. 斯莫尔

——《邮报》，1921年8月16日

爱荷华州布罗菲侦探所的负责人，曾被罢免了警长助理职务的约翰·布罗菲声称正在保护一个已被他确认为 A.J. 斯莫尔的男子。布罗菲说，如果加拿大当局准备支付赏金，他将交出斯莫尔。

“这名男子就是斯莫尔。”他说。

该名男子的颈部被打了一枪，大脑受过震伤，还有其他一些轻伤，现在正在康复之中。他的双腿均从膝盖处被锯断。

“我要告诉你们斯莫尔认出自己的照片之后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只记得被打了一下，接着是一片黑暗，然后是可怕的折磨。从那以后，直到被带到这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记得。我想我当时是在奥马哈，就这些。”

从1910年到1919年，安布罗斯·斯莫尔一直是多伦多商界豺狼般的人物。他是左右交易和财产的人，白手起家，靠努力奋斗慢慢进入了剧院管理界。他二十八岁就买下了多伦多大歌剧院，然后继续在全省购买剧院——在圣凯瑟琳，金斯顿，阿科纳，佩特罗

里亚,彼得伯勒,和安大略省巴黎市,直到他伸出的双臂拥有了整个剧院网。他在安大略省伦敦市建造了大剧院——除谢伊的赛马场剧院之外北美最大的一家剧院。他拥有九十六家剧院。他成了赛狗场上的赌客,迷上了灵猩。

他娶了特里萨·科曼,这使他疏远了自己的姐妹。妻子是个禁酒主义者,他主动提出她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可以使用剧院,她就在那儿上演禁酒剧目,但没有人前来观看。合唱队对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唱着“走过敞开的大门,无视污浊的沙龙”。在其他几个晚上,《宾虚》^①和《淘气的露易丝小姐》的演出座无虚席。在位于格伦路的家里,斯莫尔举行令人吃惊的聚会。早晨,歌舞女演员们,那些活泼的爱炫耀的孔雀,醉醺醺地跌跌绊绊走出来,沿着玫瑰谷的道路慢慢走回家去——富人的司机开着车跟在后面,保持着策略性的距离。

在安大略省巴黎市,他遇到了一个叫克拉拉·狄更斯的女演员,她成了他的情人。当时,她二十一岁,他三十五岁,他用自己的多面的特征使她着迷。他是个能够扭转乾坤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者。他是只鹰隼,盘旋在全省上空,猛冲下去捕获猎物,把所有财富领域里的东西全部买下,在半空中吃掉利润。他是只豺狼。新闻界就是这么叫他的,而他嘲笑他们,用一根线网住批评他的人,把他们全都买下来。要不被他拥有,要不就是他的敌人。没有伙伴。没有囚犯。他喜欢说,在十世纪,一条灵猩或一只鹰的价格和一名男子的价格相等。

每天早晨起床后,他走到阿德莱德街大剧院里的办公室去。他比所有工作人员早到至少半小时,开始筹划一天的工作。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候:设计方案,对出价、还价、利率和对手的崩溃极限

① 剧名,根据美国作家华莱士(1827—1905)写基督降临的小说《宾虚》改编。

作出理论推定。他拿出一只进口鳄梨，把绿色的梨削成月亮形的薄片，坐在卷盖式办公桌上，边吃边想。工作人员来上班时，他已经在空办公桌前定好了所有可能的方案。他下楼到理发店去，让人给他刮胡子，修指甲。他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安布罗斯·斯莫尔的机器开始在整座城市里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和情人克拉拉·狄更斯在一起时，他合群，大方，迷人。她每周见安布罗斯一到两次，了解他最好的一面。她把从那些孔雀聚会中引开。他们一起去旅行。他购买旅馆，用不同的名字在安大略四处购买房产。“我是个小偷，”他会说，“所有小偷都必须计划好自己的逃跑路线。”那些小镇的名字，他的假名，都滑进他的大脑里，被记住了，不用记在其他任何地方。在克拉拉看来，所有他偶然发现的东西，他都买下来或消耗掉。

1919年12月16日，他未能赶赴一个约会。他的银行户头上被提走了一百万元。他不是被谋杀了，就是失踪了。无论是活人，还是死尸，都再也没有找到。

本世纪早期的大多数刑事调查都从容不迫，不失尊严。坏人都都不慌不忙，乘火车或乘轮船逃跑。借助于无线电话在一艘邮船上抓获克里彭斯博士（当时他正在读《四义士》）一事被公众认为很不得体。但是，安布罗斯·斯莫尔一案中有某些东西给公众造成了一种可以自由行动的感觉。这是一个抱怨这个世界所处的状态的机会；斯莫尔的公然的资本主义让人们看清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那道鸿沟。

斯莫尔失踪后的第一年，公众看着警方试图侦破此案。但是，在警方失败之后，当斯莫尔家人悬赏八万元寻找这位百万富翁的踪迹的时候，公众也挤进了这件案子里。现在每个人都在找他。

到了 1921 年,人们可以受雇于某一家公司,做一个“搜寻者”,周薪四元,这些人在大城市和小城镇里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把可疑的陌生人拽到警察局去,通过贝蒂荣人身测定程序量取他们的身体数据。这些搜寻者和早几个世纪的征兵队很是相像,而且当时有很多相互竞争的组织在工作,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仿佛这是一座油田,或一座金矿。

1924 年,在多伦多换过很多工作之后,帕特里克·刘易斯成了一名搜寻者。那些组织仍然很活跃。已经五年过去了,但那没有关系。人们没有找到一具符合斯莫尔的贝蒂荣曲线图的尸体,一大批本来会失业的人被雇用。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任何“喷油井”或“矿藏的发现”都是值得追寻的。搜寻把这位百万富翁的身体变成了一枚罕见的硬币,一项金融财产。

帕特里克最感兴趣的,是警方交给斯莫尔家人的一批信件。渐渐地,他联系上了斯莫尔的两个姐妹,在那之前,她们没有找到一个人认真看待这些信件的人。奇怪的念头,灵媒,勒索威胁,绑匪的要求——警方和斯莫尔的妻子对所有这些都不屑一顾。在位于伊莎贝拉街的两姐妹的家里,她们和帕特里克交了朋友。克拉拉·狄更斯最了解他,她们对他说。她是难得的情人。和布里法谈谈,两姐妹说,他也认为她是最适合安布罗斯的完美的女人——而不是特里萨,那个妻子,那位圣人。

帕特里克乘火车到安大略省巴黎市去，见到了广播演员克拉拉·狄更斯。她站在门厅里，在她母亲身边，说她不会谈论安布罗斯·斯莫尔的。她自称自从他失踪之后就没再见过他。他站在那儿看着她。她让他走。

在他读过的书里，女人被人从脱缰奔逃的马背上救下来，从结了冰的池塘发生的事故中救出来。克拉拉·狄更斯站在财富的世界的边缘。她对他说的时候，朝一边弯过身子，戴上耳环，盯着门厅里的镜子，让他离开，他的眼神和她镜中的眼神相遇了。他为她而倾倒——她长长的白色手臂，垂在颈背上的色泽暗淡的头发——仿佛她没有转身，却从肩膀上朝他开了一枪，把他打成了致命伤。那个“难得的情人”，那个“完美的女人”。

她还是什么，除了是安布罗斯·斯莫尔的情人之外？她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看上去像一只蜻蜓，颈部以下全都裹在闪光的装饰片和薄纱里。但是她站在那儿、不转过身去有礼貌地和他说话的样子有些什么打动了他。

第二天早晨他回到她家时，她打开家门，袖子卷得高高的，胳膊上一直到肘部都沾着面粉。

——我以为你很有钱，他说。

——为什么？你想要我雇你去找我心爱的人吗？

那天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晨，帕特里克都在试图引诱克拉拉·狄更斯，后来，第二天，当他筋疲力尽的时候，她引诱了他。他正在巴黎市图书馆里阅读有关安布罗斯的旧的新闻剪报，这时克拉拉来了。他快要趴在1919年的档案上睡着了，他的脸以一种难看的姿势靠在肩膀上，好像有人在静悄悄的阅览室里走过来，弄断了他的脖子。她身穿白色衣裙，悠闲地走进图书馆里，站在书架前面。

——我开车送你回阿林顿旅馆。

她的声音吵醒了他。她把一把椅子转过来，好跨坐在上面，然后身体前倾，胳膊肘趴在椅背上。她身穿白裙，似乎图书馆里所有的阳光都照在了她身上。她的脸上先是显出笑意，接着出现了紧张的神情。她长长的胳膊伸过去，拿起一张剪报。

——你以为我是通向他的一条路，是不是？你认为他一定在我身上留下了他的影子。

面对她的美，他无法反驳。他注意到她眼皮下有一滴水，她没有注意到的太阳眼泪。

——来吧。我开车送你回旅馆。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引诱她。前一天晚上在她家俯瞰布罗德韦街的阳台上的所有谈话已经使他筋疲力尽了。在对方面前，他们都肆无忌惮，夸夸其谈，争论就像决斗。通常他要花几个月去接

近一个人，一旦受到最轻微的拒绝他就会转过身去，永不回头。但是他与她争辩，就是为了能和她一起待在笼罩在月光之中的阳台上，一边半是嘲笑另一个人的计策。她不愿意让他吻她或站着拥抱她——不想要他们的全部身体互相接触，不想要那样的可能性。

他们在雨中沿着格兰德河朝她的车走去。一份来自安布罗斯的礼物，毫无疑问，他想。那个夜晚，他太累了，丝毫不老练，也不狡猾。而她本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对她的痴迷。她慢慢开着车把他送回了阿林顿旅馆，他们坐在车里。

——明天我要到图书馆去，他说。

——我可以去和你做伴。

她咂一下舌头，暗示性地猛地把头扭向一边。

那时是凌晨两点。她坐在那儿，半面对着他，两只鞋已经脱了下来，一只膝盖在变速杆旁边向着他。她让他和她吻别，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凝视着她被街灯的光投下了阴影的脸。

他下了车，过于用力地把车门关上，走了三步以后又意识到刚才门的响声听上去会怎么样。他转身走回去。

——刚才那不是摔门。

——我知道。

她非常孤独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他刚刚离开的座位，她的头低着。

——晚安。

——晚安，帕特里克。

现在,他们从新闻图书馆出来,走进灿烂的阳光之中,坐进她的车里,帕特里克捧着他那只装着笔记的纸盒子。他们俩都太累了,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几乎没有说话。

他们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灿烂的阳光洒满了屋子,车来车往的声音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他们几乎立刻就睡觉了,睡的时候手拉着手。

他醒来时,她的眼睛正在仔细打量着他。只有她浅黑皮肤的脖子和脸能看得见。因为穿着衣服睡觉,他感到很难受。

——喂。

——对我唱支歌,她轻声说。

——什么?

——我想要正式些。你会唱歌吗?

她微微一笑,他朝床那边的她的温柔移过去。

他们做爱之后,他把枕头尽量拉近一些,好舒服地看清她,然后出神地盯着她。他醒来时,她已经走了,打电话给她也没人接。他回到床上,把她留在枕上的香水的气息全部吸进身体里。

——帕特里克,是你吗?

——是我,克拉拉。

——听上去不像你的声音。

——我刚才在睡觉。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带上酒。还有瓶塞钻。我准备了

吃的。我们要去几天。

他们沿着一条曲折的路驱车前往巴黎平原，经过峡谷和烟草种植地。

——我们要到我朋友的农舍去。

——安布罗斯？

——不，她叫艾丽丝。以后我会告诉你她的事情。

——现在你在这个该死的世界上时间多的是。

——以后再说。

他们走进一间小小的农舍，厨房里有一只烧木柴的炉子。在很多地方，墙纸边缘的下面塞着羽毛。客厅的一角有张床，三面都有窗户。地板上有一张席子。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在他看来这就像僧侣的住处。朋友几天后才来，克拉拉说。

那天夜里，较晚的时候，他们躺在三扇窗边的床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他喜欢和她分开睡，睡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和她在一起，他一直醒着，伸出手去搂紧她。夜里，克拉拉慢慢翻着身，像海底的什么东西。她会在黑暗中穿上越来越多的衣服。夜晚，在海上的这间房间里，她总是感到冷。

——你醒着吗？

——几点了？她说。

——还是夜里。

——啊。

——我爱你。你以前爱过其他人吗？除了安布罗斯之外？

——爱过。

她漫不经心的承认让他苦恼。

——我十六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叫斯顿普^①·琼斯的人。

——斯顿普！

——这名字有问题。

——我敢说是的。

——晚安，帕特里克，我困了。

——嘿！

他起了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活更轻松绕着农舍散步。她又睡熟了，打着鼾，为了保暖，穿着他的一件衬衫。她脸上挂着笑。傻笑的克拉拉。他想抓住斯顿普·琼斯，把他痛打一顿。十六岁！他十六岁的时候在哪儿？她曾经是斯莫尔的情人，斯顿普的情人，还是谁的情人？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被她身体的符咒所控制了，处在了她的过去的复杂的结构之中。

他对着窗外看了十多分钟，突然把目光集中在玻璃上的一个影子上，看到那是一只雨蛙。他点上油灯，对着那个东西举起来。黑拟蝗蛙沼泽亚种^②。你好朋友，他对着抓着窗玻璃的淡绿色有斑点的身体轻声低语。

——克拉拉……

——什么？

——安布罗斯。

① 斯顿普(stump)，意为“树墩”。

② 原文为拉丁文。

爱情对于他就像童年。爱情使他敞开心扉，他很傻，也很放松。

——什么！

她完全清醒了，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到这儿来，我想让你看看这个。

她看看窗户，又回过头来看看他，拒绝说话。

——他想要你脱掉所有的衣服。

——现在是凌晨三点，帕特里克，你应该在睡觉。你应该在寻找我心爱的人。（心爱的人！他咧嘴一笑。）你想要做爱，是吗？

——这是只雨蛙！

——月光下的雨蛙并不稀奇。

——不，很稀奇，他们只在白天才出来。他想要仔细看看你的胸部，你的腹部。

——这是某种布尔什维克式的手势吗？

她解开衬衫扣子，站在他和玻璃之间。

——明天夜里也许他会带他的伙伴们来看你。有些地方把他们叫做钟蛙。他们激动的时候会发出钟鸣一样的声音。有时候他们像狗一样吠叫。

她身体前倾，把嘴贴在玻璃上，对着绿色肚皮的地方亲了一下。

——你好安布罗斯，她轻声说，近来好吗？

帕特里克用胳膊环绕住她，捧住她的乳房。

——嫁给我，好吗……

他开始学起狗叫。

——就在这几天，很快，我就要走了。

——去找安布罗斯。

——是的……我知道他还活着。

——我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不停地说话，帕特里克，但是你并不感到痛悔。

——奇怪的词。这说明了你对自己的曲解。

——别说话。现在……

他在一个梦里遇见了安布罗斯。在门口，他说：“我身上粘着一个灰色人影，帕特里克。我想要你帮我把它割掉。”他们是老朋友。帕特里克只有一把袖珍折刀。他把刀打开，让安布罗斯到门厅里去，到靠近铁电梯的惟一——盏灯下面去。现在更容易看清那是什么了。一只灰色孔雀被缝在了他朋友的身上。帕特里克开始把它割下来。

安布罗斯不说话。好像根本就不痛。帕特里克割到了脚踝处，用刀最后一锯，剩余的影子蜷曲着掉了下来。它躺在那儿，像

没有清扫掉的地毯织料。他们走回斯莫尔的门口，握了握手，然后分手了。就在他穿过梦中的最后几座建筑落下来时，他听到了斯莫尔被谋杀的消息——有人发现他被纵向切成了两半。

——什么？

——我刚才说，你是不是在做梦？

——我不知道。怎么？

——你刚才在抽搐。

——哦。什么样的抽搐？

——你知道，就像一只狗在火堆前面睡觉。

——也许我正在追一只兔子。

他们正坐在地板上，靠在房间角落里，她的嘴在他的乳头上，她的手慢慢抚弄着他。一种复杂的科学，他的整个身体被禁锢在了里面，像瓶子里的一只船。我要来了。到我嘴里来吧。他朝前移动过去，手指把她的头发向后拽，好像在拽撕破了的丝绸，他射精了，消失在了她身体里。她弯起手指，做一个示意动作，他弯下身子，把自己的嘴放在她的嘴上。他接了过来，那种白色的东西，他们把它传来传去，直到它不再存在，直到他们不知道是谁接过了它，就像身体某个地方一座迷失的星球。

第二天，他们驾着她那辆帕卡德，行驶在乡村的路上。他看着她，她说着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惠勒针厂，铁路边的那座美杜莎工厂。

——这是我十几岁时的游历，帕特里克。我要指给你看我几乎被引诱的地方。

——关键的几年。

——是的。

他喜欢她充满色情的历史，对她坐在教室里哪个地方的了解，她九岁时最喜欢的铅笔的牌子。细节潮水般涌进他心里。有一次克拉拉说：“当我在社交场合非常了解一个男人之后，我更加了解他的惟一办法就是去和他睡觉。”引诱是好奇心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天里，他发现自己变得只对她感兴趣，她的童年，她在广播电台的工作，她成长的这个地方的风景。他不再想要斯莫尔，他想把斯莫尔从克拉拉心里驱除出去。

下着雨，他们无法下车去。她摇下车窗。

——这就是以前我埋午饭的地方。

她拿过他口袋里的手帕，用舌头舔湿一角。

——你脸上有泥，她说，一边擦着他的额头。

所有这些手势抹去了地点、国家、所有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必须回到这个世界里来。

——很快地对我说说安布罗斯的事。

——每次他撒谎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变得安静而理智。

——还有什么。

——我们曾经在“卡犹加”上面做爱。

——那条白天的轮渡？耶稣啊，在“卡犹加”上面？

他在引她说出她和斯莫尔在一起的历史，像从一位女士的手掌里拔出一根刺。他不停地感到吃惊。

——如果我说我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架钢琴，我会被原谅吗？

——你在告诉我什么？

——我喜欢那架钢琴。那是可以让你迷失其中的东西。是我借以逃避现实的东西，是我的隐私。他有钱，他在赌博，到处都有他的胜利。我有自己在电台的工作和钢琴。每个人都得在什么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记，否则他们会发疯的。你呢？

——我不知道。

——比如，有一段时间，我本来会和他的朋友布里法睡觉的。他周围的空气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我喜欢充满的空气。

——布里法很可爱。欧洲式的礼貌，有一丝粗暴的迹象，婚姻幸福。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毫不浮夸。他给剧院做装修。他有自己的幻想，当然那是一种有力的催欲剂。我所遇见过的惟一一个有幻想的男人。安布罗斯没有幻想。但是他把像布里法这样的人和其他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任何别人都不会碰他们一下，更不用说给他们工作了。那是一场战争——斯莫尔和他的朋友与其余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安布罗斯在设置包围圈，攻击所有那些富裕家族仅剩的成员，他们其实是这些家族最后的香火了。

——而你是钢琴家。

——是的，钢琴家，音乐间奏，下午的浪漫。

——他是第一个强暴我的人。

在下午的阳光里，帕特里克一动不动地躺在她身边，感到惊讶万分。他在谈论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不像她那样平静。他迅速回顾以前的关系，说的时候往往情绪不佳。只有在别人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对他仔细询问的时候，他才说出过去的真相。大多数时候，他用含糊其词的习惯进行自卫。

他心中有一堵墙，谁都无法走近。甚至克拉拉也不行，尽管她认为这堵墙使他变得畸形。那是多年以前他吞下的一粒小石子，这粒小石子和他一起长大，他到哪里都带着它，因为他无法摆脱它。藏起这粒石子的动机也许早几年就已经自行消灭了……帕特里克和他那粒不重要的小石子。它在他一生中的错误时间里进入了他的体内。后来它一直是一块恐惧的燧石。他本来可以在七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轻易地转过脸去，把它吐出来，然后继续向前走，在下一个街角把它忘记。

我们就是这样构成的。

——谁是你的朋友，帕特里克？

——你。只有你。

——艾丽丝明天就来了。

——那么我们该走了。

——不，我们可以住在这儿。你会喜欢她的。但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候，我要离开你了。

——到安布罗斯那儿去。

——是的，到安布罗斯那儿去。你一定不要跟着我。

——我要过很久才能原谅。

——别担心，帕特里克。事情会被填补。人会被替代。

他在想刚开始她是不是他想偷取的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她是克拉拉，而是因为她属于敌人。但是现在却是因为她的个性。这个惠勒针厂的工头的女儿，她像个精灵一样进入了他的体内，威胁他孤僻的天性。她曾经是安布罗斯·斯莫尔的情人，曾经被卷入缓慢而谨慎地运转的富人的转轮之中。她应该学会了随他们的礼物而来的那些微妙的准则。

她开始大笑起来，贴在太阳穴上的头发在做爱之后仍然湿漉漉的。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也有汗。当他拥抱着她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她是谁。

午夜过后，克拉拉跟在朋友艾丽丝身后散步，她把披肩从肩膀上拿下来，当作束发带扎在头上。帕特里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克拉拉——她的骨骼，照在她脸上的一片片的街灯光，头发不再碍事。跟我来，扎着披肩做的束发带的她会说，而他则会像一头加大拉猪一样跟着她。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克拉拉笑着说，我是怎么帮父亲给狗剃毛的？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父亲喜欢打猎。他有四只美洲赤猯，都没有名字——它们失踪的次数太多了，我们给它们编了号。夏天，猎人会偷狗，父亲很担心我们的狗被偷。因此我们会开车到巴黎市最糟糕的理发师那儿去，让他给狗剪毛。他每次都因为这个感到受了侮辱，尽管他并没有多少其他的生意。

给狗剪毛的时候，我会坐在理发椅上，把狗抱在腿上，然后我们开车带着剪光了毛的狗回家去。在家里，父亲拿出他的剃牛毛的剃刀。他把狗肚子上的毛剃光，然后我们用水管子对它们喷水，让它们在太阳里晒干。午饭后，父亲用树漆在它们一侧肚子上整整齐齐地写下“狄更斯一号”、“狄更斯二号”、“狄更斯三号”。父亲允许我给最后一只狗写上名字。我们得把它们按在地上，直到漆完全干了。我写了“狄更斯四号”。

那是我最喜欢的时候。我们整天谈论着我没有把握的事情。谈论植物,酒的味道。他纠正了我关于怎样生孩子的想法。我以为我得拿一粒西瓜籽,把它夹在两片面包里,再喝很多的水。我以为我父母在单独相处的时候就是这样谈话的。我们也会对那些迷惑不解的狗闲聊,它们看上去瘦瘦的,光溜溜的。有时候,我感到好像自己刚生了四个孩子。那时候太妙了。后来,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因为中风去世了。见鬼。

——是啊,帕特里克说,我父亲也……我父亲是个行家,他能把圆木从水里径直炸上来。

——出了什么事?

——他是在给一家长石矿装炸药时死的。公司把坑道挖得太深了,他头顶的那部分塌了下来。没有爆炸。棚架和他一起滑进坑洞里,把他掩埋了。他被埋在了长石里。那时我甚至不知道长石是什么。他们在什么东西里面都用到长石——瓷器,瓷砖,陶器,镶嵌式桌面,甚至用在假牙里。我在那儿失去了他。

——这杯酒敬给神圣的父亲们,艾丽丝说,同时举起酒杯。

谈话再次涉及到童年,但是叫艾丽丝的朋友只从现在摘取细节,进行赞美。她不透露任何过去的事情,一直让人不知道她来自何处,就像那些象征着未被发现的河流的包裹着头部的男子的塑像。

整个夜晚,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屋外的天空和田野似乎充满了夏季的暴风雨的气息。有这两位女演员在里面的夜间的厨房令人难以抗拒。克拉拉和艾丽丝突然说起方言土语,模仿别人,让对方不停地说话,一直谈到深夜。帕特里克突然成了听众。她们模仿男人抽烟的样子。她们讨论女人如何大笑——从粗嘎到暗哑到为金钱而发出的笑声。他处在一间充满了各种笑声的房间里,不

停地看看克拉拉再看看艾丽丝，克拉拉的动作生动而充满了色情，即使在她伸懒腰时也是如此，艾丽丝则脸色苍白，精力被压抑着。“我苍白的朋友。”克拉拉这样叫她。

凌晨三点，远处传来了雷声。帕特里克已经睁不开眼睛了。他说了晚安，让自己屈服于沙发的诱惑，关上了厨房的门。

两个女人继续谈着笑着，很远的地方闪过片状闪电。大约一小时以后，她们互相说：“我们去对他下手吧！”

在农舍的黑暗之中，克拉拉和艾丽丝朝他的床走过去。她们拿着蜡烛和一大卷纸，边走边轻声说着话。她们拉下绿色毯子，让帕特里克的脸露出来。这就够了。蜡烛放在一张直靠背椅子上。她们用剪布的剪刀把纸裁开，用大头针把纸的四角钉在地板上。她们开始有力而迅速地画起来，仿佛在异国他乡描摹一幅蓝图。似乎就像那样不合法。走近一个熟睡的人，看他在夜晚的这个时候会在自己的画像中显露出什么。

他还在睡，在接下来的一小会儿里，她们在同一张纸上一起画着，有时候纸会因为蜡笔的用力而被撕破。她们经常互相画这种画，这些描摹心灵的画，大脑里渗出紫色和黄色——嫉妒和欲望的气息。由于他盖着毯子的身体轮廓不清，她们是根据自己的所有了解和对他的猜测在画。她们跪着，用蜡笔在铺在有纹理的地板上的纸上画着，蜡烛旁的脑袋被烛光照亮了。愤怒，诚实，都磕磕绊绊地从笔下显现了出来。一个人随着灵感的旋律前进，另一个人紧随其后，完成这个乐句，使手势变得安全。

一幅岩洞壁画。黄色的烛光在他靠在沙发靠垫上的脑袋上摇曳着，在这个闷热的夜晚正在流汗的两个女人身上摇曳着，她们低着头，仿佛正从河里把什么东西拖出来。一个人身体向后靠，伸个懒腰，另一个人仔细看着那幅画像。“我们是女巫吗？”艾丽丝问。

克拉拉开始大笑起来。她像一个寻找走出房间的钥匙孔的精灵一样呻吟着。她把双手放在不结实的墙上，接着嘴里爆发出笑声，她猛地把艾丽丝拽出去，拽进了安大略的夜色之中。她们咚咚地冲下木台阶，克拉拉的低吼声含混不清，她们的身体在低矮的月光花花丛里和草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在雨点冲破被封锁的热云时跳起来，跑进一片黑暗的田野上的雷声之中，穿过高及腹部的豆子和玉米，潮湿的豆子和玉米的茎叶沙沙地擦过她们的裙子和伸出的手臂——屋里的极度兴奋正在悄悄从她们身上溜走。

雨水透过紧贴着她们身体的薄薄的棉布衣服。艾丽丝把潮湿的头发向后抹去。一道片状闪电突然闪过，克拉拉看见艾丽丝几乎在向空中升去，而她自己却没有察觉，衬衫已经脱掉了，这样她的身体就可以去迎接雨水，她向上升的动作的其余部分消失在黑暗之中，直到下一道闪电突然短暂地闪过，她们紧握双手，抱住一棵白桦树，身体向后仰，在雨水中摇晃着。

她们在黑暗中兴奋地一起慢慢走着。没有月亮。拥有微薄的精确的力量的月光花，像指南针一样指着月亮的方向，这样它们就可以对着天空中本应有月亮的地方嚎叫。

清晨，他轻轻在屋里走过。在楼梯顶端，他透过一扇圆形小窗户，看着田野。这是一座并不结实的农舍。夜里他已经感觉到风在摇撼着房子。现在周围是一片奇怪的寂静，透过白色的晨曦看到的草丛和树木，两个熟睡的女人。昨天她们黎明就起来了，在房间里互相扔大黄——他醒来听见喧闹的笑声，发现她们正这样打闹着。他发现她们激战正酣，艾丽丝笑得弯下了腰，笑出了眼泪，克拉拉看见他走进厨房时突然变得羞怯不安起来。

现在除了他走动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四周静悄悄的。在卧室里，他发现她们相拥而睡，并没有注意到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他碰了碰艾丽丝·格尔的胳膊肘，她的身体移开了。他把手放进她掌心里，她下意识地握住了，还没有完全醒来。

——嗨。

——很快我就得走了，他说。火车。

——嗯。我们昨天晚上给你留了一份礼物。

——是吗？

——以后她会解释的。

她小心翼翼地伸了个懒腰，没有打扰克拉拉。

——扔一件衬衫给我，我和你一起吃早饭。

在厨房里，帕特里克切开一只西柚，递给她一半。艾丽丝摇了摇头。她仍然身穿长长的粉红色衬衫坐在小凳上，看着他走动，在她的厨房里速度很快地准备着早饭。她注意到他尽量不引人注目地从同伴身边走过。他问勺子或刮刀在哪儿时，她不出声地指着那几只抽屉。

帕特里克不是个喜欢在吃早饭时说话的人，十五分钟后他已经吃好饭，准备离开了。她在门口挽住了他的胳膊。他吻她时，不小心吻得靠眼睛太近了。

——代我吻她一下。

——我会的。

——告诉她今晚我在旅馆见她。

——好的。

她把门关紧，透过窗户看着他朝火车站走去，大步流星地从一扇窗玻璃走向另一扇窗玻璃。

她爬回和克拉拉一起睡觉的床上，用胳膊搂住她，从她身上获得因为起床而散去的热气。欢迎星期一早晨睡眠的避风港。

他的大脑仍然紧紧依偎着她们，就像他的手在她们熟睡的身体上留下一个印记，就像贴在他脸颊上的冷冷的火车车窗。在渴望克拉拉的同时，他也在想着艾丽丝，仿佛他以前不曾注意过她，仿佛被克拉拉触摸的艾丽丝奇迹般地长大了，完全成熟了。

那天晚上在阿林顿旅馆，他仔细看了克拉拉钉在门上的那一大幅画。克拉拉告诉他说，他表现得很好，灵魂很柔顺。他不相信她。除非他的灵魂在他睡着时扩张了，除非睡眠以某种方式将他性格中截然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了一起。也许画像会教导他。他喜欢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亲密，他喜欢她们送给他的这份显露了据说是他毫无防备的天性的礼物。

——你认为她怎么样？

——我喜欢她。

——她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是广播演员吗？

——不，是舞台演员。

——她比你还好，是吗？

——比我好一百倍。

——是的,我喜欢她。

以后他会想起在他即将入睡的时候她们举着蜡烛走进黑暗的房间的情景。魔术师在走近。记起这个比记起生活中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让他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团体。帕特里克和两个女人。对新世界的研究。犹滴和荷罗孚尼^①。圣哲罗姆和狮子。帕特里克和两个女人。他喜欢这幅画面,尽管因为睡着了,他没能目睹这场仪式。

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帕特里克会蒙上自己的眼睛,在房间里走动,先是慢慢地走,接着走得快一些,直到他的移动变得精确而神奇。他会大摇大摆地走,突然转身躲开灯罩,猫着腰穿过垂下的植物,甚至跑过房间,在黑暗中跳过小桌子。

帕特里克和克拉拉谈了一整夜,安布罗斯的名字像他们交谈中的一滴水。整整一夜他们都在谈论着她去与她“心爱的人”会合的计划,他的名字就像一种毒药,像尼古丁这个词。她明天就要离开了。她不愿意告诉他斯莫尔在哪儿。她要求他在他们开车到多伦多去送她上火车之后不要跟着她。帕特里克感到自己对克拉拉的大部分生活都一无所知。他不停地寻找她的几个部分,又失去几个部分,就好像打开一只抽屉却发现另一副面具。

在这最后一个早晨,他们披衣坐在床上。整个夜晚,他们一直在说话,在他看不见的敌人的力量面前,他感到无法表达自己,无

^① 荷罗孚尼,基督教《次经》故事人物,引兵攻耶路撒冷,为犹太寡妇犹滴所杀。

法劝说克拉拉不要踏上去找安布罗斯的旅途。他提出为她表演自己的绝技,从她外套袖子上抽出长长的丝绸披肩,对折,然后蒙在眼睛上。

他把克拉拉放在床上,告诉她不要动。然后他开始走进房间——刚开始用手摸索着以保证安全,接着不再理会双手,只是用身体猛冲到距离窗户一寸的地方,沿直线、沿曲线飞跑过房间,其间猛地低下头,低到和架子平行,仿佛在他人类的血液里有着蝙蝠的生理机制。他跳过床去,因为她的尖叫而感到高兴。他真了不起。他真是完美,她想。

他边走边对她低声说话——“注意这只托盘”——同时把托盘往上扔,再接住。“还有地板上这只鸡蛋壳,我要像踩碎斯顿普·琼斯的骨头一样踩碎它。你太美了,克拉拉,我永远不会变瞎的。我想要每天晚上都凝视着你的脸入睡。我不会仅仅因为触摸你、闻着你而感到满足。”他把一只苹果扔进她怀里,从日历上撕去一页。“我在你睡觉的时候练习了几个晚上。”他俯身向前,咬一口苹果,边嚼边说。

她拒绝所有这一切,从床上下来,让自己站在地毯东北角上。她用手捂住耳朵,不再听他表示爱意的话,支着两只胳膊肘站在那儿。他在跑,几乎疯狂一般,现在在大声叫喊着自己的爱情。她仍然能听见他,于是两只手更加紧紧地捂住脑袋两侧,闭上眼睛。她感到脚下的地板在颤抖,感到自己被包围了,被裹进了他的旋转之中。突然,她被重重打了一下,左手打在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她被撞倒了。

她跪起来,头晕目眩,往四周看了看。帕特里克正把一条床单往脸上扯。他在抽鼻子,血开始从鼻子里流出来,滴在床单上。蒙眼睛的丝巾像衣领一样围在他脖子上。他抬头看看她,然后,好像看不见她一样,因为流血而转过脸去,面对着床单。

——你动了。我告诉你不要动的。你动了。

因为头痛和晕眩，她仍然站不起来。她知道如果自己试图站起来，会再倒下去的。因此她就坐在那儿不动。帕特里克弯着腰看着手里的床单。

人的因素到此为止，他想。

帕特里克一生都生活在小说和它们明晰的故事旁边。陪伴着自己的主人公的作者把动机表达得清清楚楚。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使人物从赤贫中崛起。这些书会以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修正、所有的罗曼史都圆满结束而收场。甚至被抛弃的情人也接受冲突已经结束的事实。

克拉拉离开他之后，帕特里克像着了魔似的清理他在皇后街上的房间。透明的肥皂泡在桶里嘶嘶作响，拖把划开堆积了一周的灰尘。然后，他坐在以前放香烟的惟一干爽的角落里抽罗克西牌香烟，把烟灰弹在身边的桶里。房间闻上去像一家干净的理发店。家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只鬣蜥笼子——堆在房间靠街一边的床上。

有时候他在这个角落里放一本书。他已经闻过了书页的气息，摸过了印刷的压痕。现在他可以用两只空着的手把书捧起来，像吞一片面包一样把它吞下去。他掸掉胳膊上的烟灰，打开了《野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全家人都在等着凯莱布·加勒。就连新来的老师林德·阿彻也在等，他那天下午很晚才和印度邮差一起大老远地从耶洛邮局赶来，因此一定饿了。”克拉拉在用手帕擦着他的额头。“摇椅似乎在说：‘凯莱布！凯莱布！凯莱布！’这使老师感到挺有意思，但感觉并不强烈。”她的耳朵倾听着包裹着帕特里

克的心脏的那块皮肤。

他开始喂鬣蜥，抓着巢菜送到离它没有什么变化的嘴一英寸的地方。只有下滑的眼皮改变了它的表情。出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动物。他用花摩挲着它的下巴。透过窗户，他看见人们出现在多伦多的蓝天下，一寸一寸地慢慢往空中爬去，在搭脚手架。一片片的克拉拉在他身旁飘浮。

联合车站的一吻，她的嘴半张着。

——我很抱歉要求你一件事，我不能带着它横跨这个国家。你能收养它吗？

——这是什么？门票对号奖吗？

——别那么说话，帕特里克。

——把它放了吧，该死的。

——它是个瞎子！

结结巴巴地退出了争辩。

——喂它红花草和巢菜，大量的水。在把吃的放进去之前摇摇笼子，只是让它知道。

就这样他看着克拉拉扣着银扣子，端庄地上了火车。他拎着笼子走回家去，笼子不停地碰上他的膝盖，回家后他把一颗卷心菜扔进笼子里，一星期没去理会那只动物。它听见他激烈的长篇演说，打碎茶杯和玻璃杯的声音。这只鬣蜥认识克拉拉·狄更斯，对她的了解就在它中世纪的身体里。帕特里克相信像降临于和命中注定这样古老的字眼。帕特里克·刘易斯的命运。安布罗斯·斯莫尔的命运。这些词使人联想到符咒和幻象，对命运的设计。很久

以前她告诉他绝对不要跟着她。如果帕特里克是位英雄,他就会像枝箭一样去袭击斯莫尔。他可以用一根银链子牵着鬣蜥去见它的女主人。

亲爱的克拉拉

所有这些奇怪的半被照亮的生命。夜晚的玫瑰谷像一座水族馆。水下的树木。身穿黑色长裙的你光着脚走在安布罗斯的长长的花园里,而他妻子此刻正在楼上睡觉。你对着楼上大吼大叫,扰乱她的夜晚。愚蠢的有钱人。

安布罗斯有派头因为他有了你。那是他们都知道的——那些生下来就有钱、除了守着像插在屁眼里的温度计一样的钱什么都不做的没有完全长成的人。卑鄙的有钱人。愚蠢的有钱人。我知道你为什么和安布罗斯一起走。他是港口的老鼠。一只移民鼠。他必须得赢,否则他就输掉了一切。其他人只要把长子送进加拿大大学就行了。轮作。惟一能滑过墙头、在碎玻璃旁跳过的人,是斯莫尔。但是我不想要斯莫尔,我想要你……

亲爱的克拉拉

整个夜晚,那些从绿林酒吧走出来的情侣之间紧张而激烈的谈话从街对面不断传来。我躺在窗户旁边,以便呼吸夏天的空气,而那些深夜在一起的情侣们以为四下无人,于是或勾引或指责或争吵。不我没有。对不起。见你的鬼! 悄声低语。在他眼前打出的巴掌,挥出的被嘲弄的爱的拳头,张开的钉耙状的指甲。这场争夺领地的战斗,克拉拉,所有权和渴望,做爱时急促的呼吸声,无论是人或者是猫——超自然的呻吟声,月亮的话语——她那双捂住脸的手让他感到不那么无姓无名,她外套的后背贴在砖墙上。你

当时正在告诉他什么事，你正在告诉他什么？该死！什么！没什么！

我不断地醒来，突然感到一阵亲切。有一次我听见楼下有一种奇怪的哼唱声，就往窗外望去。是一个肩膀上裹着一块地毯的男人，旁边跟着一条红毛狗。那是住在附近的小偷卡拉瓦乔干完活回家。他平静地从我楼下走过，专心吃着西西里冰淇淋……

我醒来听见你身处危险之中的声音。你正在轻声低语。开始我以为是街上传来的对话，但那却是你，我在黑暗中吓呆了——一个我不愿意让它消失的可能出现的梦。我了解你的犹豫，你说谎或喝醉时变得粗哑的声音。我很熟悉这些。克拉拉？我对着黑暗说，没事的，没事的。我正站在床脚的垫子上。我可以用两只手碰到天花板。但是你没有听。我注意到风正从街上吹进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你面前大笑。我转过身，看见收音机的电台调节器被照亮的奶油黄色。那时正在广播《神秘时间》，是两三年前的节目的重播。我在广播声中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却听见你紧张的声音。你演一个小角色。在故事里你遭遇艰难。

在联合车站我拒绝离开你。贝德福德石灰石映衬下的你的脸上是愤怒的表情。该死，帕特里克，让我一个人待着！你做着手势从我怀里挣脱出去时，你的头发甩在石灰石上。

在5号门门口你停下来，在蒸汽中停顿片刻，像牛仔一样举起双手投降。停战。不我们没有走上那些台阶，我们的手指像齿轮一样紧扣着。你正在逃脱一个痴迷的情人带给你的幽闭恐怖症。我们互相搂着肩膀，喘着气。你的脸将它的神情倾泻出来。

亲爱的克拉拉

我走到你面前，邀请你跳舞。和你在一起的男人朝我的脸打了一拳。我又请了你一次，他又朝我的脸打了一拳。我擦去眼睛

下面的血。五分钟后我回到你的桌前，他的人袭击了我，把我丢在一条陋巷里。在这个梦里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见你了，我爱穿着裙子的你。那是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你和体面的人在一起。我会看着你的脸，一只手会打我。我会跌在地板上。我会躺在那儿看着你的裙子，然后被拖走。最后我回来了，邀请你跳舞。发生了两件事。有一小会儿我们正在跳舞。我想搂紧你但我不想把血弄到你身上而你说：“没关系，帕特里克”，后来我正看着你的脸，这时他们开始强行把我拖到小巷子里去。在梦的最后，我和中国人一起密谋要破坏晚会。

他为她打开房门，很快向后退了一步，感到非常吃惊。他没想到她会来。

他走进空空荡荡的房间，用手指着他试图拼凑起来的打碎了的东西，碎玻璃和碎瓦片，很久以前，克拉拉走后，他扔的东西。

——那都是些什么东西？

——玻璃，填字游戏……一个故事。

艾丽丝对他咧嘴一笑。不管怎样，她对他和克拉拉了解多少呢？

——我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恢复秩序，他说。

——嗯，这应该是个开端。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什么都不碰，仿佛这间空荡荡的起居室

里的所有东西都具有效力,是他的治疗的一部分。

——她走了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 两年?

——还要长一些。还不够长。

他的话一句句地突然迸出来。这些句子需要补充,插入说明,并不是为了澄清信息,而是为了澄清他的状态。

——给我一杯咖啡,帕特里克。

他们之间隔着五英尺多的距离。当她朝墙上贴着的新闻剪报走近一些时,他不由自主地又往后退了几步。他感到危险。艾丽丝看上去老了一些,充满了自信。她脱下外套,放在门口地上。他跟着她走进厨房,把水打到炖锅里煮咖啡,点燃了煤气。厨房里没椅子,于是她就在对面的灶台上坐下,看着站在炉子旁边的他。她在那儿很安全。

——你看上去很累,她说。

——噢,我没事。我的身体挺好,只是我的精神状态不佳。我很幸运,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中,我的身体都会自己照顾自己。

那是他几个月来说过的最长的一番话。

——我刚好相反。我能够判定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很糟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我的身体。

——嗯,你是个演员,对吧?

——对。

他的眼睛什么都看，就是不看她，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她从灶台上滑下来，朝他走过去，然后在离他几英寸的地方停下来。他的目光捕捉到她的目光，接着游移开来，然后稳稳地落在她的脸颊上。

——下一步，帕特里克。

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微笑。他俯身向前，紧紧抱住她，不让她消失。她比他想象的要娇小。她并不瘦弱，也不十分矮小，但是他原来以为抱在他怀里的她的身体会是另一种型号。他能看见她太阳穴旁边的红头发，她眼睛下面的皱纹。

锅里的水开了，但他们没有动。他们站在那儿，感觉着对方的脊椎，对方颈背上的头发。放松，她说，他想倒在她身上，让她把他带到外国，带进海里，带到床上，带到任何地方。他已经孤单得太久了。这是他每夜下班回家跌入梦的洞穴的时候，因此后来他不能确定这是否发生过。那件事太突然了，并没有进行到底、得出任何结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却以某种方式让他活着。后来他想，那天她来，不是为了激情，而是为了救他，为了把他引进某种现实之中。如果有人知道克拉拉在哪里，那么她一定知道。

上星期，在帕罗特剧院外面，他差点儿从艾丽丝身边走过。自从两年前在靠近巴黎平原的农舍见过她之后，他就一直没有看见过她，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她大声叫出了他的名字。

——你刚才去看演出了吗？

——没有……

他心不在焉地耸耸肩。他的脸上和眼睛里是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对他周围大街上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的衣服是旧的，没有熨烫，衣领折了起来。

——你现在在做什么？她问。

他避开她伸过来的胳膊。

——我在一家贮木场工作。

——哪天晚上来看演出吧。看完演出后来找我。

——行，好的。

他说“行”是为了脱身。他想把她晃成碎片，把克拉拉的事怪罪于她。似乎那全是她们俩对他演的一出戏。一个女人的教育，消除了他的聪明，甚至他的报复心。他转身从她身边走开了。

现在，他握着艾丽丝的小手指，和她一起从厨房里走出来。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这儿只有一张床！

——还有一只鬣蜥。

——噢是你在养他。

在床上，她的天性，她的直率，都令他吃惊。她趴在他身上时

突然像动物一样对着他的肩膀呻吟起来，这也让他吃惊。他们躺在空房间里。

——我想她母亲知道她在哪儿，帕特里克。

——也许吧。

——你应该去找她。

——她让我别去。

——你一定要把她的影子从你身上抹去。

——我知道。

——那样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就可以谈话了……我们可以说你好。

她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后来他会回想起这句话用不同的语调——包含在讥讽或犹豫的爱或忧伤之中——说出的情形。

她起来时丢了一只耳环。她说没关系，耳环是假的。

他到巴黎去见克拉拉的母亲，很晚了和她一起吃晚饭。

——她结婚的时候是私奔的。但是那次婚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她嫁给了斯顿普·琼斯？

——又和他离了婚。不管怎样，太多的人嘲笑他的名字。有这样一个名字真是太糟了，而他却不愿意改名字。那时她才十八岁。他说他已经习惯了。

——他长的什么样？

——斯顿普长相英俊但脾气暴躁。让她沮丧的是在旅馆登记时别人的窃笑。帕特里克·刘易斯，嗯，那是个快活的好名字。她告诉过我很多关于你的事。

——她说了什么？

——说你可能是来自南安大略的一个浪漫的布尔什维克。

——嗯，我是来自东安大略的小伙子。说下去。

——她说她引诱了你。

——她说了那个……她对你说那样的事？

——是的。

——她曾经和斯顿普保持过联系吗？

——我想没有。

——你有他们的照片吗？

狄更斯太太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他以为她生气了，认为他很无礼，于是他跟在她后面，开始道歉。

——忘了她吧，帕特里克，已经两年多了。

他大笑起来。

她拉开碗橱抽屉，递给他那张蜜月照片。他们两个人都靠在几块该死的岩石上。斯顿普看上去不错，但是他一直盯着看的是她的脸。如此年轻，那时她的头发几乎是金色的，不像现在这样颜色深。一张更加丰满的脸，天真无邪。

——这是张傻乎乎的脸，他说，不太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是的，她母亲说，那时她是傻乎乎的。

——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喜欢他。

——没有人喜欢他。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在一个斯莫尔知道你永远不会去找的地方……一个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回去的地方。

——你是什么意思？

但是后来他知道了。他知道他们究竟在哪儿了。他曾是那个注视过很多地图的搜寻者，他看过除了那个地名之外的地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那个地名对于他太熟悉了，就像他的童年一样，一直没有被他看见。

帕特里克凝视着照在墙上的一层薄薄的月光。他的身体感觉像是被锁链锁住的一个人的影子。他醒过一次，听见克拉拉在巴黎这间旅馆房间里他的床脚轻声低语。身上汗湿了。凌晨两点。她已经把扣子从裙子上湿漉漉的扣眼里扣了过去……还有一次从他们的床上爬下去，在暖气片上焐手……他强迫自己从梦中醒来，记起来她已经离开他了。

从床上起来，走到靠暖气片的墙边，她曾经靠在暖气片上。

他正站在阿林顿旅馆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里。他没有开灯，弯下腰去，把头靠近齐肚子高的墙。就在这儿，他们曾经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在性的疯狂之中推挤。他在白色油漆上发现了她的脊椎骨留下的浅浅的印痕。

安布罗斯·斯莫尔把一根木柄火柴举过头顶，火光落在他的睡衣的双肩上。凌晨四点。在他头顶上方，一只丝袋子装着石脑油。他听见了声音。他的另一只手转动着一只铜把手。现在火焰和煤气混合起来，他的房间在黄色光亮之中突然敞开。帕特里克正坐在扶手椅里，穿着外套，直视着他。

斯莫尔拖过一把椅子。两个人都很激动，仿佛在看着一面镜子。

——你想要我从什么地方开始，斯莫尔说，从童年吗？

帕特里克微微一笑。

——我不想谈论你，斯莫尔。我想要克拉拉。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对我施了魔咒……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她未经雕琢的天性，斯莫尔静静地说。

——也许。

——还有谁知道我在这儿？

——没有人。我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和她说话。

——我去叫醒克拉拉。到外面去，她会出来听你说话的。

帕特里克走进外面黑暗的夜色之中，在草地上两把椅子当中的一把上面坐下来。他置身蓝色树木之间，他能闻到树枝上树胶的气味。他能听见河水的声音。他童年时就知道这个地方，这座大房子属于拉思本木材公司，在顺水流送木材的季节，他每天都在这里度过。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东西。他走到窗前，往里看去。屋里不再有灯光。安布罗斯一定把灯拿到卧室里去了。

屋檐上的水滴在帕特里克的外套上，有几滴滴在了他的脖子上，他向后退了几步，在黑暗中伸个懒腰。但是天并没有下雨。他注意到一种金属的气味。他把目光移到窗台上方，同时明白了这和下雨没有关系。他闻到汽油味，感到汽油倒在他肩膀上，听到擦火柴的声音，蹲在屋顶上的斯莫尔手里的那根火柴会杀了他的。帕特里克看见火柴像骑士一般朝着他的肩膀落下来。

在他还不确定自己身上着火了之前，他已经在沿着岩石小路朝河边跑去。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小刀，边跑边用它割开外套。他停下来，开始大笑。他没事。接着他看见周围树丛里的火光，知道自己背上全是火，于是跑了起来——跑过燃烧垃圾用的桶，跑过沙地上的小船——然后肚子朝下扑进浅水里，哗啦啦地扑腾着向前游去。他外套里的空气是在水上燃烧的一只着了火的气泡。他转过身，仰面躺下去。

他一直待在水里，只有头露在外面，害怕让肩膀露进空气里。除了两只手，他并不感到疼，他的手仍然握着小刀。他把刀插进河底。帕特里克能感觉到手心的伤口。他能感到因为划开外套而造成的胸口的瘙痒。

他及时从手上移开了目光。安布罗斯正站在河滩上。瓶颈里塞着燃烧的布的瓶子正在空中飞过来，瓶子砸在水面上，爆炸让他周围的河水像一篮子鱼一样跳跃起来，让夜晚变成了银色。帕特

里克的左眼眼前一片亚麻般的白色，他知道这只眼睛可能瞎了。他伸手拿过小刀，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趟着水走出小河。安布罗斯没有动。帕特里克走到他面前，在他肩膀上划了一刀，他也没有动。

然后帕特里克朝一英里以外的贝尔罗克村的老旅馆跑去。他不放心自己抄近路穿过田野，于是一直沿着大路跑，跑过他出生的那座房子，跑过他曾经钓过鱼的小桥，跑上楼梯，跑进旅馆房间里。

帕特里克醒来时，仍然不能用一只眼睛看清楚东西。他的湿衣服堆在小壁炉炉栅前的一把椅子上。他会不时起来，用薄被子裹住胸口，坐在窗户旁边看着楼下的河流。那是同一条河流，在斯莫尔的房子下游，德波溪，在木材工人挖开河岸建造堤坝的地方留下了疤痕。几个孩子正站在码头边齐膝深的水里钓鱼。他坐在窗边，感觉着从窗玻璃透进来的空气。放在腿上的僵硬的双手似乎是他正在看的一幅画里的别人的手。他听见门那边克拉拉的声音。

他在镜子里看见脸色苍白的自己。他用肩膀推开门栓，披在身上的被子像件斗篷。

——转一下把手，我没法转。

她进来时，他把自己的双手拿开，那双拳击手的爪子一样的手。他把手放在体侧，这让他感到很疼。

——噢上帝啊真的是你。

——你好，克拉拉。

她站在那儿，外套敞开着，双手放在口袋里。她正注意看着他的模样。他的脸是湿的，他意识到自己受伤的眼睛正在流泪，他无法控制。如果你看不见你就无法控制任何事情，他想。帕特里克已想象过很多次她没有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的样子。他举起左胳膊，想用被子擦脸，但是当胳膊举到肩膀的高度时开始颤抖起来。她走上前来，用张开的手擦了擦他的脸颊，然后把被咸咸的泪水沾湿了的手放进嘴里。

——我这只眼睛看不见。

她的手又伸到了他脸上，她的手指感觉着他的皮肤，他脸颊上的皮肤。

——你能感到这个吗？

——能。

她的手指移到了他的头皮上。他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他无法让手不碍事。

——怎么了？

——我的手。

——用手搂住我，我们以前接触过。

——我不想让你认为……

他咧嘴一笑，脸上一阵疼痛。然后他们就那样站在房间里。他的双手放在她的粗质地外套的两侧，她的手指温柔地分开他的

头发,感觉他的头皮。

——这儿有血。你们两个当时究竟在干什么?

她从他的怀抱里走出来,把外套抖落。

——我认识镇上一个医生,但我要先帮你清洗一下。

帕特里克站在窗户旁边,向外看去。她走到他身后。

——我想象过我们在世界各地相遇,帕特里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在这儿相见。在你对我说过的这条河边。

她把头靠在他身上,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睡着了一样。她的一只手指沿着他的肩膀往下画了一条细细的线,和一处伤口平行。

——如果我们在很好的状态下见面,那就太可怕了。你不这么认为吗?

她在身边放一碗热水,把他头发上已经干了的血迹擦掉。他很疲倦,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她把布拧干,开始清洗他的伤口,胸口的伤,肩膀,最后是他的手,让他渐渐开始活动僵硬的手指。

——你有刮胡子的工具吗?有,你一定有。

她用薄荷笔轻轻碰了碰他耳朵前面的三处伤口，然后提议为他刮胡子。她用清水冲洗一下剃刀，在他前面坐下，跨坐在椅子上。

——你好吗，帕特里克？

他发出她喜欢的紧张的笑声。

——我和往常一样处在边缘。

——别掉下去了。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是他第一次一直不停地看她。她注意到他脸上没有任何痛苦，只有渴望。

——对我说话，克拉拉。

——所有这些小伤疤……

她在被子上擦擦剃刀。他看上去老了一些。更敏感了。这是了解一个人的脸的方式，她想。她以前应该给他刮胡子的。她应该更快地了解他脆弱的本质。他是个习惯的动物，他属于上一个世纪。她想在他的脸上描画，用油彩循着他下巴和眉毛的线条画。再画一幅描摹他的心灵的画。现在他不那么毫无变化，他的皮肤有着岩洞般的质地，能够改变任何画在上面的东西。她在他脸上打上肥皂，想要雕刻他。她用手指在他额头上写上“狄更斯五号”。“我不想让你走失，帕特里克。我无法拥有你，但是我不想让你走失。”

她弯着腿从椅子上跨下来，伸展身体，让痉挛的腿舒展开来，同时向后退去，直到她靠在了墙纸上。然后她走到窗前。她看见他注视着前方的墙纸，仿佛她把身体留在了那儿。花朵，藤蔓，时而在枝叶丛中会有一只英国雉鸡，时而会有以前一个喝醉了酒的伐木工人想要走出房间却找不到门时撕破墙纸留下的一道裂口。他坐在那儿，看着面前的那幅风景。

——你知道这一带有人见过斯莫尔吗？这事上了多伦多的报纸，我知道这不是巧合。他一定住在我出生的镇上，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他像我一样盘问你。对吧？

——他想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有告诉他很多事情。他对你不感兴趣，帕特里克。他是一个从富有的处境逃离的富人。他保护自己。他永远不会相信我才是你来找的人。

他转过头，看着躺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的她的脸。

——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我再见你时会受伤的。我做过在舞会上走到你面前却被打回去的梦。

她倾过身体，碰了碰他的胸口。

——医生给你包扎得很好。

——斯莫尔知道你和我在一起吗？

——也许知道，但是不要谈论他，帕特里克。我早晨就回去。

过了一会儿她再看他的脸时，他已经睡着了。药物使他整个

傍晚都昏沉沉的。她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凌晨三点左右,她感到他的身体朝她靠了过来。他们相互触摸,抚摸着对方全身,仿佛在梦中相遇一般,小心翼翼地不碰到他的伤口。过后,她走到浴室里,回来时成了一个剪影。他舒适又疲倦。

——晚安,克拉拉。

——晚安,帕特里克·刘易斯。我的朋友。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睡了。

她在黑暗中穿好衣服,没有叫醒他就离开了。她朝家里走去,走过格兰兹家和米克斯家,这时太阳已经在鹅岛上升起,阳光洒在莫伊尔先生家的锡皮屋顶上。她看见年轻的乔治·格兰兹和弟弟拉塞尔赶着牛群回来,他们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朝道路拐弯处走去,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他们住的房子走去,也许现在他们要从这座房子里搬走了。在这段路程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她不知怎么的感到快乐得有些晕眩。

走到房子前面时,她没有进去,而是走到河滩,坐下来,面对着河水,靠在红色小船上。天很冷,但是她穿着外套,她在思考。不知道现在旅馆里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天亮时帕特里克醒了,发现床单上满是血迹,血是从他包扎过的伤口渗出来的,是他们在黑暗中做爱时流出来的,他甚至发现墙纸上有一个她的完整的手印,在他卧室里印有英国花朵的墙纸上的一个血手印,那是她伏在他身上做爱时,为了保持平衡而撑在墙上时印上去的。绷带散落下来,像一根软软的白色肋骨,这时安布罗斯从家里走来,看见她坐在那儿思考,看着帕特里克的河流。

第二部

净化之宫

安 大略湖底的隧道里，两个男人在泥土坡上握手。他们身边放着一把鹤嘴锄和一盏灯，他们划了一道道泥印的脸转过来看
着照相机镜头。在那一瞬间，在胶片接收影像的时候，一切都是静止的，其他挖隧道工人都沉默不语。然后，阿瑟·戈斯，那个市里的摄影师，收拾起三角架和玻璃感光板，取下系着用来在两个人之间营造开放的隧道远景效果的电灯的绳子，带着照相器材走到五十码外的梯子旁边，爬出隧道，走进阳光之中。

工作继续进行。钻开硬邦邦的黏土的隆隆声。拍打潮湿的泥土的啪啪声。遇到岩石就烧穿它、震碎它的工人们。装满几百桶稀泥，拖到隧道外面去。在城市东区，人们正在湖底建造一条隧道，用以敷设新水厂的进水管。

那是 1930 年。在挖棕色的滑滑的黑乎乎的东西的时候，铁锹挖进黏土是帕特里克惟一看见的东西。他感到整座大陆都在他面前。他们在北美最大的湖泊之一下面，在发出啞啞声响的灯盏旁边挖隧道，和自己的影子赛速度。砸在页岩壁上的每一锤产生的震动都从手心传到肩膀，仿佛身体被打了一下。不到二十分钟，帕特里克和其他挖隧道工人就疲惫不堪了，胳膊发痒，胸口干燥。然后再干一个小时，接着又是四个小时，直到吃午饭，他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

在八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没有人说话。帕特里克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面对那个英国工头一样默不作声。每天八小时，他们周围的空气都在肮脏的光亮中翻腾。隧道别的什么地方不断传来水泵抽水的嗡嗡声，水总是浸没他们的脚后跟。整个早晨，他们在潮湿的黏土里打滑，没法稳稳地站着，他们就在干活的地方小便，在别人大过便的地方吃饭。

装岩工拿着鹤嘴锄和铁锹过来时，喷浆组的工人就把水泥和沙子混合起来喷在岩壁上，否则岩壁接触空气几小时以后就会碎裂。如果他们挖的深度不对——只高了一度，在实现哈里斯局长采集三千三百码外的湖里的水的疯狂计划中挖得太接近安大略湖湖水，会怎么样？他们都想象过湖水涌进来，把他们冲到一边，立刻淹死的情景。

每当挖隧道工人遇到大片的岩石壁或页岩湖底的时候，工头就清空隧道，把运货的骡子赶回去。然后，帕特里克离开众人。他解开带扣子的皮带，拍拍潮湿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其他金属，把一箱炸药举起来，扛到肩膀上。他提着一盏灯，独自一人走到隧道尽头。那里没有声音——没有风，没有干活的嘈杂声。他只听见自己的脚重重地踩着水走过的声音，黑暗中自己的呼吸声。

在隧道尽头，他举起灯，照着黑色的岩壁，试图想象在他面前的岩石的结构，形状，可能有的裂缝。他把灯放下，用螺旋钻在岩壁上钻洞，用来放置一根根的炸药。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才凑近了他整天挖的东西。他干活时，灯光洒在潮湿的泥土上。有一次，灯光照亮了一块化石惨白的历史，一只圆锥状的头足动物，他把化石从岩壁上割下来，装进了口袋里。

虽然帕特里克为工头进行爆破作业，但是他大多数时候都和装岩工一起干手工挖掘的活。每埋置一次炸药，他就得一份额外

的报酬。这种工作具有幽闭恐怖般的不确定性,没有人想做。但是对帕特里克来说,这部分工作是这个他感到自己被放逐的可怕地方惟一令他感到自在的事情。他拿出了从父亲那儿学来的老技术——尽管父亲那时是在阳光下,在河水里,圆木缓慢地在空中翻滚。

他把导火线绕向一边,然后点燃,导火线两分钟后会烧到工场。他提起灯,开始走回其他人身边。他不慌不忙,隧道里除了这盏灯之外没有其他的灯光,在他走动的时候,他的影子像个巨人一样在他旁边移动着。当他走到通风井里其他人身边的时候,他和他们一起听见了轰隆隆的倒塌声,那是湖底远处的黑暗之中页岩解体 and 岩石裂成碎块、四处飞散的声音。

随着时间渐渐地过去,热气在隧道里蒸腾起来。工人们脱下衬衫,用鹤嘴锄钉在坚硬的岩壁上。在回家路上,帕特里克能凭衬衫背后的破洞认出其他的挖隧道工人。这是他们之间的密码,就像一粒熟悉的粗子弹穿过左肩胛的路线。一天结束时,他们从隧道里爬出来,走进荒漠般的工地上,那里原来是维多利亚公园森林,现在正在建造水厂。他们看见彼此的身体都在空气中散发着蒸汽。

在走回家的路上,帕特里克拥抱了最后一缕阳光。在干燥的空气里,黏土在衣服上变硬,让他的胳膊和头发都成了白色。他拿出小刀,割掉靴子和裤腿之间的泥,用刀刃在鞋带上擦几下,让鞋带松开。在他位于怀亚特大道上的房间里,他把所有衣服丢在一个角落,给鬣蜥喂食,然后爬到床上。第二天早晨六点,他再把盔甲般坚硬的衣服拿起来,在安全出口的墙上摔打,直到黏土裂开,衣服变软,他周围的空气里尘土飞扬。在汤普森烤菜馆,他十分钟就吃完了早饭。他不读报纸,只看着女招待的手打鸡蛋。当他走

到地下时,湿气会像雨水一样重新迅速落到他的衣服上。

一组九个人提着三盏灯,朝隧道尽头走去。他们已经能闻到彼此的气味和前些天的汗味,灯芯被拨高,好烧去这些气味。他们能听见骡子和井下用马的叫声,这些骡和马住在下面,把挖出来的土和装泥的桶运到梯子旁边。当这些动物被用绳子放进通风井里的时候,它们发疯似的叫,以为自己正被活埋。帕特里克和其他人默默地走着,边走边记起这些动物露出的牙齿,那阵阵的尖叫,为了不让它们猛地挣脱逃跑而绑住脚,它们被放到四十英尺深的地面下,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死去,或者直到隧道挖到湖底选定的目标。那会是什么时候呢?骡子的大脑所知道的,和一个挖自己面前的黏土壁的人的身体所知道的相比,不多也不少。

在地面上,开凿和建造也正在精心安排中进行,就像一棵树在绽放出花朵。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巨型离心泵连同其壳状叶轮被推到适当的位置,在哈里斯局长的梦里,这些叶轮将把水向上打进沉淀池里。起重机将在苏圣马里轧成的八百吨重的钢板桩放下来。卡车从库可斯维尔将砖块运来。

分包商从全省各地带来自己的产品和才干,建造一座水的宫殿。里奇凿岩公司,雷蒙德水泥厂,希瑟和利特尔屋面材料和金属薄板厂,建筑铜铁材料厂的装饰用铁,加拿大金属窗和钢铁厂的钢窗框,奥蒂斯-芬森和特恩布尔公司的电梯,霍布斯玻璃厂的嵌装玻璃,斯特劳斯和斯科特公司的抹灰工,理查德·威尔科克斯公司加拿大分公司的升降门。贝文顿兄弟公司送来了油漆工,贝内特和莱特公司负责供暖和通风设备,油地毯来自 T. 伊顿公司,胶合地板来自火神沥青公司。加拿大科姆斯托克公司铺设了迷宫般的电线,亚历山大·默里公司完成了地板设计。瓷砖和水磨石由意大

利马赛克和瓷砖公司负责。

哈里斯梦想过大理石墙面,镶铜屋顶。他推倒了维多利亚公园森林,这座尽善尽美的神殿在原先森林生长的地方,在面对着湖水的斜坡上迅速拔地而起。建筑师庞弗利以一座拜占庭城市的城门为模型,设计了它的入口,而建筑内部则会是一座理想城市的翻版。铜栏杆蜿蜒上升了三段楼梯,像纯洁无瑕的幻景。塔楼精妙的八字形斜面使它具有了一种埃及风味。在这个地方存在之前,哈里斯就能闻到它,他了解它的每一个形象,就像了解自己的胳膊一样——西翼,东翼。经济大萧条和公众的强烈抗议会让这一切减慢速度,但是,尽管如此,一半工程仍会在一年后完工。“城市的外观比凡人的心还要变得快。”哈里斯喜欢引用波德莱尔的话提醒批评他的人。

他在提供工作机会,就像他在建造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建造圣克莱尔水库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按日雇人筑平路面,清除灌木,移走树桩,用乱石加固溪流两岸。局长会不经意地说出这些事实,像弹橘子一样把它们从胳膊上弹给新闻记者。

但是哈里斯是在为自己建造这座水厂。为了他老做的一个关于水的孤零零的梦,应该像他提议的那样引过布洛尔大街高架桥的水。这个时候没有人对水感兴趣。哈里斯为它想象了一个宫殿。他想要最好的装饰用铁。他想要一部从导入楼层升到滤水楼层的铜电梯,你可以在滤水楼层跨出电梯,走过玫瑰色的大理石地面。新拜占庭式样让他可以将所有的技术元素糅合在一起。壁缘描绘出程式化的叶轮。他想要从锡耶纳进口的人字形瓷砖,装饰艺术钟和水泵信号,不落地的高高的窗户,从这些窗户可以俯瞰四英尺深的滤水池,池水平静如镜,像中世纪的水上花园一样倒映出四周的景色。

但是,首先他必须完成一英里外湖底的长矛般的隧道,组织工

人挖凿，组织人和骡子把用来进水的管道一直拖到那儿去。这是他的梦的另一只触角。那只在噩梦中伸出来缠着他的触角，梦里有几张脸在费力地向外看，这些人在雨点般不断落下的冷凝水中干着活。

他已经派戈斯和他的摄影师下去过，但是他自己还没有到隧道里去过。他这个人了解城市的连续运转，每天对水的消耗，原水经过滤床的速度，氯和二氧化硫通到岛上的滤水厂的过程，每年拖船对污水管出水口进行的一百一十九次检测，以及多伦多东区泵站的阀门和沉箱的大约数目，和以每年两英里的速度建造的给水干管——从圣克莱尔水库到高层泵站——和约翰大街的调压室的建造……

这是 1930 年的设计。

在那些照片上，隧道里的湿气看上去是白色的。照片上有一个工头的白色衬衫，有涂抹在准备炸掉的岩石上的白色碱液。其他的都是工作和黑暗。土灰色的脸。一个没有建成的世界。工人们在残烛的烛光般微弱的光线下干活。他们是在前脑的皮层里，在罗兰·哈里斯躺在他在内维尔公园大道家里的床上所做的梦里的小小世界里。

他做着这样一个如此奇怪的梦。从一个洞里出来的工人們的沉默，每个人都裹在一团蒸汽里。安大略湖底的马。吞下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水，把水灌回他体内，再把干净水吐出来。

帕特里克大多数时候都在里弗街上的汤普森烤菜馆吃饭，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那里的女招待已经把倒咖啡或敲鸡蛋的动作

减到了最少的限度。他能看到她手腕上被油烫过的地方,由于烟熏而总是眯成一副怪相的眼睛。

如果她看着那些在这儿吃饭的人,那是在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她看上去挺自我满足,在临街的狭窄房间里不真实的黄色灯光下像是一只水下动物,灯光下有裂缝的玻璃在空气中造出一块块的阴影。她身上有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尽管她已经在那儿工作很多年了。汤普森烤菜馆里的大多数食客都有这种特性。

帕特里克会坐在没有清理的餐桌前,这样他就能看着她左手的手指拿起玻璃杯和茶杯,同时另一只手把餐桌擦干净,皮肤下面的肌肉的动作非常精细。几个月以后,他才注意到她胳膊上方的文身,他是透过她衣服上接缝处棉线松脱出的一道口子看见的。

他开始相信她具有能使人不幸也能赐福于人的女神的魔力。她能使她碰过的人变形,她用粗糙有力的手抓住那个人的手腕,肌肉绷紧,挤向在她肩胛骨上旋转的半露出来的蓝黑色的动物。他的眼睛不想瞥见任何别的东西。

他把写着水厂——星期天晚八点的纸条钉在床头的墙上,免得自己忘记,尽管这是两年来他受到的第一次邀请。“奶酪孤零零地站着”,在东大街上的杂货店里买东西时,他会对自己唱。帕特里克喜欢那支歌。他发现自己的在马其顿人中间嘟哝着“农夫带着狗……农夫带着狗”,仿佛在练习一个口令,尽量让自己说得完美。他现在居住的城市东南部主要由移民组成,他走到哪里都听不见自己熟悉的语言,不为人知的情形令人兴奋。大街上的人,那些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是他惟一的镜子。他在隧道里和他们一起干活。

他发现了马其顿语里的鬣蜥这个词,gooshter,终于每天晚上

在水果摊买红花草和巢菜时用这个词来解释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一个突破。水果摊的女人盯着他，纠正了他的发音，然后对着隔壁小摊大声叫出这个词。她从纸箱子后面绕出来，比划着鬣蜥的形状。Gooshter？接着，四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围住他，拼命想要跃过隔在他们之间的语言的密码。他对巢菜如此着迷，让他们感到迷惑不解。他一度跑到市中心去，买了一些巢菜，然后回到马其顿人那里，让他们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星期，当他沿东大道走来时，一个店主对他挥舞着巢菜。巢菜在马其顿语里是fee-ee。但是现在他们要开始了解严肃的事情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动物，一只gooshter，已经被翻译过来了。他被围了起来。他们在试图弄清楚他养了几只。养鬣蜥是他的一种职业吗？当然，他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他们看见过俯瞰怀亚特大道的他房间里的黄色灯光，知道他独自一人，他们甚至连他一星期里吃的桃子罐头都知道。星期五吃桃子罐头。他们已经让人去找埃米尔了，他的英语说得最好，这个小伙子一来就说：“星期五吃桃子，对吧？”

他们只能发现关于他的这么少的事情，帕特里克感到很羞愧。他把自己简化到了几乎什么都不剩。他会在湖底隧道收工之后，在暮色中走回家去。他的收音机一直开到午夜以后。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他能想到的事情。他们称赞他的芬兰式套装。Po modata eleganten！意思是时髦！时髦！有人递给他一块马其顿蛋糕。突然间，被友谊和关心所包围的帕特里克在微笑了，他感到脸上的泪水滴落在他严肃的马其顿式样的八字胡上。埃琳娜，卖了一年多的巢菜给他的了不起的埃琳娜，解开别在脖子上的白色围巾递给他。他抬起头来，看见这些无法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些陌生人中间哭起来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以前在他看来就像是他的街上——他们的街上，因为他是他们中间的陌生人——的深色窗帘。

接着他就得记住新的名字了。突然变得正式起来，先从埃琳

娜开始。女人们与他握手，男人们拥抱并亲吻他，每一次他都说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帕特里克。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记住每一个人。现在，因为是中午，国王街俄罗斯教会铜管乐队就在五十码外，所以他们请他去吃午饭，饭菜就放在小摊子和纸箱子旁边的桌子上。他是贵宾。埃琳娜坐在他一边，埃米尔坐在另一边，一桌新朋友。

有人给他端来一盘包菜卷——sarmi，埃琳娜说，自从他去年搬到这儿来以后就一直闻到的难闻的硫磺味现在突然得到了解释。埃米尔正在描述把包菜叶浸在加了一点点醋的盐水里腌上很多天的技术。帕特里克吃掉了放在他面前的每一样东西。喝咖啡的时候，奥里达湖饭店的店主科斯塔向埃米尔提了一个问题。埃米尔先问了两三个其他人，看这个问题是否妥当。然后他转向帕特里克。“你还能做什么？”全桌人一片沉默。埃琳娜把手放在他手上，通过埃米尔告诉他让他放心。“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关系。”桌上的其他人都点点头。

——我以前是个搜寻者。我会用炸药。

埃米尔的翻译造成了甚至更长时间的沉默。帕特里克能听见街上俄罗斯教会乐队奏出的每一个音符。然后科斯塔跳了起来，对帕特里克叫了句什么。他面带愤怒地看着他，情绪非常激动。现在埃米尔转向帕特里克，不得不大声喊叫才能盖过桌上突然起来的喧闹。“他说‘我也是，我也是’。”科斯塔抓起一块圆面包，从长凳上跳下去，朝俄罗斯教会乐队的方向走去。

那天下午，帕特里克把鬣蜥拿到街上给大家看的时候，那个叫科斯塔的人说：“水厂八点，星期天晚上。一个集会。”说完就慢慢走开了，不让帕特里克回答或对这个邀请提问。

黄昏在大地上消失之后一小时，人们，小家庭和大家庭，都默默地来了，他们走上斜坡，朝造了一半的水厂走去。从黑暗中出现，像飞蛾一般，朝这座建筑南面窄窄的长方形门口走去。人流的移动很快就过去了，潮水般涌来的人的身体看上去就像一片云在斜坡上投下的阴影。

在建筑里面，他们在喧嚷声中和灯光下走动。这是不同民族的人的一次非法集会，机器的声音遮掩了他们的活动，任何一个可能在一百码外的皇后街上走过的人都不会听见他们。人们说着很多种语言，帕特里克跟着人群走到在一个临时舞台周围搭起来的座位上。他看见科斯塔，他正忙着和人打招呼，给人引路，他一直看着他，直到科斯塔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帕特里克挥挥手，科斯塔举起手，继续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个相互交流信息，把孩子抱在腿上，大声谈笑的人群之中，帕特里克感到异常孤独。

四件乐器组成的乐队正在舞台旁边演奏。那是一次聚会，也是一次政治集会，所有人都是擅自闯入，现在他们正等着有人发表演说和进行表演。帕特里克找到一个座位，从随身携带的小瓶子里呷了一口酒。电灯几乎立刻熄灭了，只剩下舞台边几盏油灯的亮光。

一群木偶走上台来，木头骨架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放

成半圆形的油灯将黄色灯光投射到泵站的这个部分——照着发动机、前几排观众、马赛克瓷砖和铜栏杆。帕特里克抬起头，看见他们头顶上方的上层格栅，格栅几乎看不清楚，操纵木偶的人一定在那里的黑暗之中。

四十个木偶走到了灯光下，笨拙的手对着空中做着手势。男木偶的上唇和下巴都留着胡须，女木偶的脸上擦了胭脂。有一个像真人那么大的木偶。木偶群中的这个巨人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它的脸上涂着缤纷的色彩：涂着绿色眼影的眼睛，周围像浣熊一样画着黄色圆圈，因此看上去像靶子。所有的木偶看上去都很吃惊。每次在舞台这个危险的新地方跨出夸张的一步之前，双脚都要试探一下空气。它们的服装是几种民族服饰的混合。跳了五分钟之后，帕特里克才意识到，那个大木偶是真人。而这仅仅是因为那个舞者脱离了木偶的动作，开始用木头不可能做出的动作旋转起来。

大木偶开始显示出自己与其他木偶的区别。它成了主角，不是因为身材高大，而是因为手势和性格细节与其他木偶不同。也许它不是一个独特的人，而是一个独特的布偶。在弯起的胡子后面，它心烦意乱，紧张不安——野心勃勃，恐惧，有时又贪婪。它的感情由恐惧变成渴望。其他的木偶包括一个脸长得像李子干的女人，一个警察，狡猾的朋友，和女家长。主角把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舞台上没有声音，没有鼓点或歌声。只有他们的双脚的碰撞声，只有木手轻轻地相互碰触，就像指甲碰玻璃一样。木偶在舞台上到处行走，或者挤在一起合唱，警告主角小心自己的野心，用动作示意用法律使他规规矩矩。那个真人木偶陌生、天真又合群，把一切都搅乱了。尽管蓄着胡子，那张脸却黝黑而年轻。他穿着一件芬兰式衬衫，一条塞尔维亚式的长裤。

情节在展开。他像个傻瓜一样大笑着，被带到当权者面前，他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他站在那儿，受到侮辱。他脸上的表情僵住

了。其他人开始揍他,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字——只是在那些挥舞的手臂之中露出受伤的眼神。他跌倒在地,用手势表示恳求。这个场景没完没了。帕特里克想把那张涂了油彩的脸撕掉。这是对一种文化的讽刺漫画。他无法从那张脸上移开目光。

他身边的观众沉默不语。舞台上惟一的声音是当权者的咕哝声。他们都在等着那个大木偶说话,但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浓浓的眉毛,大大的鼻子,弯弯的胡须——模仿嘲弄他们的所有这些——都变得令人难以忘怀。当这个人现在转过身时,粉红色锦缎衬衫上的汗水把衣服沿着脊椎和两个肩膀变成了血红色。他跺一下脚,试图说出一种语言。其他木偶像竹子一样移动到舞台边。那个人跪下来,一只手拍在木地板上,仿佛在请求帮助——一声可怕的巨大声响穿入安静的表演之中。

观众开始和那只拍打地板的手一起拍手,水厂高高的大厅发出阵阵回音。帕特里克无法动弹,他的眼睛紧紧盯着那个跪着的人,那只疯狂的手。如果不让它停下来,它会炸开的。那太荒唐了。他想要大厅里安静下来,那个人的恐惧停止下来。他能看见画着黄色圆圈的眼睛,因为被深色的汗水浸湿而变得血红的衬衫,像一只狗一样抬着头的涂着油彩的脸上的面具。帕特里克站起来,边走边绊到别人的脚,一直走到过道里。他想从这儿出去,到这座建筑的外面去。他被开始变快的心跳般的掌声包围了。他跨出的每一步都释放出那种可怕的声音。他置身于乐队成员之间,安静的乐队坐在那里等着下一幕的开始,那时会需要他们演奏。他看见放在他们腿上的巨大的乐器,那些弯曲盘绕的乐器看上去像是冷冻的人体器官。他朝舞台上爬去,刚开始滑了一下,因为他仍然无法把目光从那张脸和那只拍打着的白色的手上移开。他跨过一盏灯。接着他来到了台上,一走近那个筋疲力尽的人,他就看清那个表演者的身材比他刚才在台下看见的瘦小得多,是个女人。

他跪下来，抱住她的肩膀，他的胳膊放在她汗湿的背上。他身体前倾，抓住那只仍想往下拍的手，那只手好像一架被习惯锁住的机器，好像一个无法停止的泳者。他把手掌从地板上拽开，慢慢放在她腿上。然后他抬起头来，透过光晕朝突然出现的一片沉默看去。

上层也站着一群观众。人数比他以为的要多好几百。他回头看着那个女人，她身上假丝绸——街上卖的一种发亮的便宜布料——做的服装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距离这么近，他辨别不出他刚才看见她表演的那个人身上的任何东西。她看上去像一尊毫无活力、疲惫不堪的雕像。一滴汗水从涂着厚厚油彩的脸上滑过，留下一道痕迹。现在，藏在油彩涂成的圆圈后面的那双眼睛注视着他，然后做出了惊异的反应。她向前弯下腰。他感到自己的手滑过她脸上的汗水。他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她把胳膊放在他肩膀上，让自己站起身来。她慢慢走下台去，朝煤油灯走去，张开双手，然后拍起手来。节拍缓慢。听。听。听。

然后，在人群的喝彩声中，她张开双臂，举起肿起来的手，现在每个人都站起来，对着她大叫。她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观众安静了下来。她对观众说出下一个表演者的名字，就像钟声响起，一个男人拿着一把伞走到灯光下。人群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身上。帕特里克开始朝后面的临时幕布走去。他尴尬地低着头，当他再抬起头来时，她已经离开了舞台。

在后台，他会是一个外人。他记起她站起身来时手碰到他的肩膀的感觉。还有他辨别出来的声音。他试图记起那张洗干净的脸，彩妆下面的相貌。幕布后面只有几个表演者在半明半暗的灯光里——灯光是从放在地板上的一盏煤油灯发出来的。他怎么能

走进一个巨人摘下自己的头颅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侏儒站直了身体，和常人一样高。半小时前他观看他无拘无束地表演的那个马其顿魔术师现在正把三十只硬橘子整齐地放进箱子里。没有沙发，也没有弧形的灯光，只有表演者在梳洗。一个男人正在穿袜子。有人正在读《赛马新闻》。在大厅尽头，他看见一个印度人正提着一个木偶朝走廊走去，仿佛在护送一个虚弱的人。帕特里克跟着他走过去。那个人沿着文氏管走廊向右拐，消失在另一块幕布后面。在这里，在奇形怪状的管道和仪表之间，空气是潮湿的。观众中爆发出一阵高声喝彩。那个人出来时，帕特里克抓住他的胳膊，问他那个木偶舞者在哪里。印度人朝幕布扭过头去，递给他一只电筒。

他走进一片漆黑之中。他打开电筒，看见摇晃着的脚。他把灯光照在锦缎长袍上——一个国王挂在那儿，线和木把手都拴在一根管子上。天花板上的三四根管子挂住了所有木偶，木偶都吊在半空中。他把琥珀色光柱晃来晃去，无论他转向哪里，灯光都会照到木偶的脸和胳膊，这些脸和胳膊看上去不再是木偶，而是放松的人，一个影子的会议。那是一个国王的宫廷，静悄悄的——东方的习俗。每当皇家的鸣锣敲响的时候，莫卧儿王子阿克巴的宫廷里的人都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一切事情，一动不动。那是一位君主一闪而过的念头，就在那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扈从和臣民之间走动，研究他们的服装和活动。移动就意味着被判死刑。他走进厨房、军械库和卧室，卧室里，情人们在就要相互触摸前停住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从餐桌前走过，宫廷里的人饥肠辘辘或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看着渐渐变冷的食物，他走进驯猎鹰人的住处，那里只有鸟儿飞来飞去，在栖枝上吵闹不休。

就这样，帕特里克在这片黑暗中走动，电筒的眼睛吞没着色彩，房间在他的注视下像一块宝石一样变化着。曾经是戏剧性的

一切现在似乎锁在了变形的过程之中。他想抬起手来,解开一件女上衣的纽扣,脱下一只鞋。他迅速朝一个人形走过去,但那只是放在椅子上的一个皇后,像一个皇后一样坐在那儿。他再次听见大厅里传来的喝彩声。

帕特里克关掉电筒,站在那儿。他的眼睛回想着鲜红色,一只蓝色泡泡袖,在如此华丽的服装下面像孔雀脚一样令人怜悯的扁平的棕色的脚。一只破了的赭色的手。哗啦。他转身面对着响声。

他向前走去,一只手伸在前面,拨开穿着服装的木偶身体,同时高抬起脚走路,这样就不会在黑暗中绊倒了。他想,我在像一个木偶一样走路。他在黑暗中碰到一只胳膊,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那是一个人的胳膊。一只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腕。“你好,帕特里克。”他打开电筒。她在等着灯光亮起来,像一个好演员那样,准备出现在观众面前。

“我梳洗的时候谁都不许到这儿来。我知道一定是你……”她穿着一件背心,刚才正就着一只盆洗脸,现在双手正拧干盆里的一块布擦脸,涂满油彩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皮肤的颜色。一道色彩还留在脸上,似乎显出她在皱眉。在她身后,一个木偶慢慢旋转着。他能闻到蜡烛味,她一定一听见他进来就吹灭了蜡烛。“你可以帮我洗掉脖子上的油彩。”

帕特里克没有说话。电筒光从她的胳膊向下移到盆上,照亮她的手,那手把布弄湿,拧干,伸向前来把布递给他。她看见他的右手伸过来从她手里把布接过去。他的手开始擦她的脖子。他擦掉棕色油彩,让她转过身来,慢慢擦去她嘴边用朱红色画出的表示不悦的表情,光从近处照着她的脸。

他再把布清洗干净,然后稳稳地扶住她的额头,擦去眼睛周围的靶子,为了擦得准,用一根手指顶着布,左眼的蓝色虹膜在近处

闪动着……因此那不是艾丽丝·格尔，而是更加亲密的什么——一只眼睛的肌肉得相信一个指尖，让它擦去她视线周围那四分之一英寸的亮黄色。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在维罗尔大道她的房间里。他刚刚看过熟睡的孩子。

——我没有结婚,她说。她父亲死了。他就像一个 comitidji-is。一个 chetnik。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他摇摇头,继续看着窗外的雨。他感到只有当他看着窗外的时候,她的小房间里才有空间。

——打开窗户,帕特里克。如果在下雨,猫会想进来的。他们是民族游击队。政治活动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自由战士。他们受到折磨,后来有些人来到这里。他们有强烈的正义感。

她微微一笑,接着说下去。

——和他们一起生活非常困难。

——我想我有一种消极的正义感。

——我注意到了。就像水一样,你可以轻易被驾驭,帕特里

克。那很危险。

——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相信政治的语言,但是我会保护我的朋友。这是我惟一能做的。

她坐在床垫上,抬头看着他,猫在她用毛巾给它擦干身子时在她腿上咪咪地叫着。

——那还不够,帕特里克。我们正处于一场暴风雨之中。

——这是你那些小册子里的一句话吗?

——不,这是一个隐喻。你通过隐喻打动别人。在今晚早些时候的表演中,我就是通过隐喻打动你的。

——你引起了我的同情心。

——同情原谅得太多。你可能原谅最糟糕的人。你原谅他,而一切都没有改变。

——你可以教导他,让他意识到……

——为什么把权力放在他手里?

他没有回答。他转身从她身边走开,回到敞开的窗前,看窗外的雨。

——你相信孤独,帕特里克,相信退避。你浪漫得起,因为你自给自足。

——是的,我名下大约有十块钱。

——我说的不是钱。在隧道里干活非常可怕,这我知道。但是你有选择,其他没有选择的人怎么办?

——比如。

——比如这个孩子。比如上美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他们负担

不起你的选择,你的消沉。

——他们可以成功。看看……

——得了,帕特里克,当然有些人能成功。他们通过变得和自己想要取代的人一模一样来获取成功。就像安布罗斯。看看他失踪之前变成什么了。他掠夺成性。他不让任何东西靠近他,甚至克拉拉也不行。我一直喜欢你,因为你知道这一点。因为你痛恨他这一点。

——我恨他是因为我想要他所拥有的东西。

——我不这么认为。你不想要权力。你生来就是个小弟弟。

现在她站了起来,开始踱步。她需要动动胳膊,好更加有力。

——不管怎样,我们不再对安布罗斯感兴趣了。让他见鬼去吧,他该下地狱。

女孩父亲的力量仍然蕴涵在她身上。帕特里克不知道这种力量的作用有多大。现在她说话很慢。

——我对真理的渴望里的同情成分比你的同情“概念”里的同情成分要多。你必须认出敌人,说出他是谁。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呢?

——我是你的朋友。睡在那儿的汉娜是你的朋友。今天晚上的观众是你的朋友。他们也富有同情心。听着,他们是极度的感伤主义者。他们爱你那只该死的鬣蜥。他们会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从头哭到尾。他们会在自己妹妹说她已经有过初吻的时候哭起来。但是他们必须转过身去,在屠宰场宰杀动物。鞣革厂的气味会吸进他们的鼻子里和肺里,一辈子留在那儿。他们永远也去不

掉身上的气味。你知道这种气味吗？你可以打赌那些有钱人不知道。它使人变得残忍。这就像与敌共枕。它粘着汉娜的父亲。在电镀的过程中他们的皮肤会被烫伤。关节炎，风湿病。那就是事实。

——因此你怎么办？

——你指出敌人是谁，摧毁他们的权力。从他们的奢侈开始：他们入会条件苛刻的俱乐部，他们夏天的别墅。

艾丽丝停止踱步，举起一只手，往上推了推低矮的倾斜的大花板。

——这是崇高的事业，帕特里克。

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晚上，在这间玩具屋般的小房间里，她所说的任何一个字或她的任何一个手势。他坐在床上，抬头看着她的勃勃生机。

——每次都有人从观众当中走出来制止我，帕特里克。这次是你。我的老朋友。

——我不认为你会改变我。

——不。我能。

——如果让我去杀人对某种事业很重要，你会要我那么做吗？

她又把猫抱了起来。

——女孩的父亲会那么做吗？

——我想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以让一个人处在不得不伤

害另一个人的位置上。

雨停了。他们爬到外面的太平梯上，艾丽丝抱着熟睡的女孩，暴风雨后的空气自由而轻盈。她在对着女孩微笑。他感到自己在看着另一个人。

——汉娜九岁。已经太聪明了。不大像个孩子，这很令人悲哀。

——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和她在一起。

——不。我感到她是借给我的。我们都藏在血肉之躯下面。如此而已。

他们越过皇后街上低矮的房屋向外面看去，他们身边的太平梯的金属栏杆又湿又凉，在这个夏天的夜晚碰在他们胳膊上，让他们吃一惊。雨水将大街上的气味释放出来，向上扬了起来。他像那个孩子一样往后靠着，不时有一滴雨水落在他的衬衫上，像一次心跳。

——我不知道，她靠近他，轻声地说。

他朝她靠过去，她用手推着他。天空被太平梯分成了一格一格的，看上去好像一幅地图。在他们的楼上和楼下，几个邻居走出来，来到不结实的太平梯上，因为空气更加凉爽而轻松地大声笑着。他们偶尔会正式地对艾丽丝和她的同伴挥挥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个角色。

吊在一根长长的细绳末端的一瓶水果威士忌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艾丽丝抓住酒瓶，把它拿了进来。“为不耐烦干杯。”她说。

她把酒喝了，给他也倒了一些，然后抓住绳子，把酒瓶放到下面一层楼。就这样，酒瓶在其他人之间传来传去。

在南面，他们能看见维克托里面粉厂。不喜欢雨水滴落在头发上的马其顿人让妻子从窗户里把帽子递给他们，然后感觉安全多了。他们看见在隧道里干活的艾丽丝的男友。他们坐在家人中间，朝湖水看去。远远望去是一片上美洲的景色，一个新世界。景色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但是却带来了安宁，渐渐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就像水渐渐地改变了石头的形状。帕特里克又躺回去，靠在艾丽丝和女孩汉娜身边。

——你应该坐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会看见美丽的东西。

一片长方形灯光在他们下面亮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片。上夜班的工人开始起身了。人们可以看见他们穿着灰色裤子和汗衫，在厨房水池边洗漱。当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还在熟睡之中时，他们周围已经亮起了点点灯光。很快他们就能听见下面大街上的关门声。人影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朝屠宰场和调车场和面包房走去。

——他们不想要你的革命，帕特里克对艾丽丝说。

——不。他们不会卷进去的。只有你。你是一只杂种狗，像我一样。不像我女儿。但是像我。

——那么你想要什么呢？

——只要惊雷。

他离开时，艾丽丝和汉娜还在太平梯上，蜷着身子躺在一起。他把门关上，轻轻的像个小偷。

他得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衣服拿到巷子里去，打掉上面硬结的泥，然后步行去上班。那时大约是早晨五点，他的脑袋和身体都嗡嗡作响，装载了过多的不真实的精力。他知道，过后他会无法把胳膊举过头顶，会在沉重的鹤嘴锄下面摇摇晃晃。但是现在，他体内的黎明，太阳，唤醒了他的血液。

他想起克拉拉在巴黎旅馆里说过艾丽丝在孩子的父亲死后的情形。“汉娜还没有出生。但是卡托死了，我想她陷入了疯狂，陷入了某种非常孤独的情绪之中。她怀孕的时候他在北方被杀害了。”

在汤普森烤菜馆里，柜台上的收音机已经在播放着关于心的歌曲，歌曲诉说着女人让男人不经意地走开，就像河水从她们的指缝间滑过。刺着文身的女招待给他端来了咖啡。今天早上的音乐将他抛到了过去的时代。他又回到了十八岁，倒进了一个姑娘的怀里，在第一次正式跳舞时喝醉了酒，心中充满了敬畏，舞厅天花板上画着月光，一对对舞伴沐浴其中的透过纱窗的飘移的灯光正在改变着他们。他趾高气扬地醉醺醺地走到有弹性的地板上，突然和一个姑娘靠得很近，可以看见她那双迷失的眼睛，不被色彩所掩饰，他也迷失了。女人心中的一只变色龙。

——你认为她怎么样？

——我喜欢她。

——她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她比你还好,是吗?

——比我好一百倍,帕特里克。

——是的,我喜欢她。

他的大脑从过去的对话中滑过。过去飘进空气中,像一片绿洲,他看着自己置身其中。他十八岁的那个晚上,那个姑娘的眼睛像伸进黑暗、欲望和决心之中的隧道,他喜欢那双眼睛,也喜欢她白白的肚皮和赭色的脸。他看到那儿有一些他永远也无法完全触及的东西——克拉拉渐渐消散、突然从他面前消失的情形,或者艾丽丝似乎带着一连串面具或脸上涂着油彩来到他面前的情形,这两个女人都像透过一片男人的前景看到的大海。

有一些真正属于月亮的日子。

他坐立不安，心里总想着艾丽丝·格尔。水厂的隧道工程竣工之后，帕特里克在威克特和克雷格制革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肌肉在这个新的干燥的世界里变紧了，潮湿僵硬的感觉消失了。

在柏树大街皮革厂里切割皮革时，他整天都想着她。工作仍然很难找，他是通过艾丽丝的朋友的关系才被雇用的。帕特里克用肩膀推一下软垫，让成捆的皮革滚到地上，然后他拿着领刀手用的刀费力地走进棕色的皮革堆里，沿直线划开兽皮。划完他这一排兽皮后，他会站在那儿，呼吸着冷空气，直到另一个人从切割手的过道上下来。他不再闻到从染色场传来的气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那种气味才会侵扰他的身体。

他是三个领刀手之一。他们的刀随着手臂的挥舞在皮革间穿行，他们光着脚干活，仿佛在泥浆河里逆流而上，把河流分割成许多支流。这是一种非常强调身体各部分的平衡的技术。艾丽丝会闻到他身上的气味，即使在他干完活在院子里洗过澡以后也能闻到，他们一排人站在大卵石上，水和蒸汽只在他们身上冲一小会儿。他们只能冲十秒钟。给皮革染色的人能冲得时间长一些，但是他们身上的气味太浓了，永远也冲不掉。

染色的工作在仓库旁边的院子里进行。石头地里凿出一些圆

形的池子——工人们跳进池子,站在齐腰深的红色、赭色和绿色染料里,跳进去拥抱刚被宰杀的动物皮。在直径四英尺的圆形井里,他们又摔打又跺脚,保证让染料完全染进前一天还是一只活着的动物的皮上面的毛孔。工人们从池子里出来,一直到脖子都染上了染料的颜色,他们拖着湿漉漉的皮,因此看上去好像他们剥下了自己的皮。他们跳进不同的颜色里,就像跳进了不同的国家。

那些染色工人,那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代表,一起站在那儿的时候,想要的是一枝烟。在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里满身绿色地站在那儿,和一个满身黄色的人说话,一边抽着烟。吸进香烟的新鲜力量,把烟深深地吞进肺里,让它绕一圈,再呼出来,这样,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去除已经深深地进入他们的体内、粘在身体每一个角落的刺激性的东西。一枝烟,穿过他们身体的一束星光,就足以将他们净化了。

以后帕特里克会记得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样子。他们的身体疲惫地站在那儿,只有头是白色的。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会把他们画下来的,但那是虚假的赞美。在十月的这一天在城市东区距离弗龙特大街五百码远的地方仿佛身披华丽的羽毛、看上去很有美感,这最终有什么意义?画会告诉人们什么?告诉人们他们的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大多数是马其顿人,尽管也有几个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告诉人们他们平均会说三到四句英语,从没有读过《邮报与帝国》或《星期六晚报》。告诉人们白天他们站着吃饭。告诉人们他们吸进了有史以来最难闻的气味,他们现在正在吸进这种气味,肌肉腐烂时发出的气味,气味留在肌肉与皮肤之间的真空中,即使他们永远不再跨进这座染池——一年以后他们仍会打出有这种气味的嗝。告诉人们他们会死于肺结核而现在他们却并不知道。告诉人们冬天里这座如画的彩色院落更加美丽,冒着蒸汽的染井之间铺着一层薄雪。气温在零下的天气里,几乎

赤身裸体的工人们听见相同的哨音后走进染缸里，过后站在那儿等的时候用粗麻布裹住自己。

冬天惟一的好处是没有了气味。那时他们不想抽烟，他们几乎不能呼吸。他们的嘴里呼出团团白气。他们站在那儿，蒸汽透过粗麻布冒出来。当他们停止冒蒸汽时，他们知道自己太冷了，必须到染缸里去。但是在十月份，当帕特里克在兽皮车间干活的间歇看着他们时，他们很想要一枝烟。但是他们绝不能抽烟——他们跨进跨出的溶液的酸性太强，如果有火星碰到他们，他们就会被点燃。

一个着火的绿色的人。

他们是染色工人。他们的报酬是一天一块钱。没有人干那种工作能超过六个月，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干。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送水的伙计和兽皮车间的工人。在露天回廊上干活的是制作香肠和肥料的工人。在这儿，工人们站在齐踝深的盐里，把肉馅装进肠衣，把粪便和废物从动物肠子里挤出来。更远一些的大厅是屠宰场，在那里，你在吼叫的牛中间走动，用大锤子把它们砸死，在它们的皮被剥下来时，它们已经死去的眼睛仍在闪着光。那里的通风总是不足，粗盐也像染色部门的酸一样，在工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让他们染上了肺结核、关节炎和风湿病。所有靠这些工作谋生的人都在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来上班，一直干到傍晚六点，职业介绍所的人给他们都取了英文名字。查理·约翰逊，尼克·帕克。他们记住这些陌生的外国音节，就像记住一个数字。

对于染色工人来说，惟一优越的时刻是在一天结束之后洗淋浴的时候。他们站在热水管下面，有两三分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就像一个演员无法从角色里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们仿佛会永远包裹在青灰色之中，只有大脑没有被染上颜色。然后，蓝色突然掉了下来，像件衣服一样从身上脱去，一整片落在脚踝处，他

们从中跨了出来,带着获得自由的兴奋。

留在染色工人皮肤里的是任何女人都不会在床上靠近的气味。艾丽丝躺在帕特里克筋疲力尽的身体旁边,她的舌头舔着他的脖子,辨别着他的味道,知道染色工人的妻子再也不会像这样去辨别丈夫的味道或闻自己的丈夫;即使他们去掉了所有的颜料和粗盐晶体,这些工人闻上去仍然会有他们在井里和缸里与之搏斗的精灵的气味。血红色。

“我要告诉你有钱人的事。”艾丽丝会说,“有钱人总是在放声大笑。他们在自己的游艇上和草坪上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这多好啊!我们真开心!每当有钱人喝醉了酒,对人性感到伤感的时候,你就得听他们说上几个小时。但是他们让你呆在隧道里和牲畜饲养场里。他们不辛勤劳动也不纺纱织布。记住这一点……明白他们会永远拒绝放手的东西是什么。在有钱人和你之间有一百道篱笆和一百块草坪。你一定得知道这些事情,帕特里克,在你走近他们之前——就像狗在和牛作战之前先在敌人的粪便里打滚。”

在科斯塔家里,艾丽丝和朋友们说话,先说英语,很快改成说芬兰语或马其顿语,这时他很放松。她知道她不必担心他不说话,知道他是快活的。她在餐桌这座剧院里充满活力地交谈着,她的脸生动活泼;一道伤疤,一颗痣,都会在没有谈话内容的掩饰时变得夸张起来。事实上他对自己对于他们正在说什么的详细译释感到很满意。他只听清了街道的名称,和警察局长德雷珀的名字,德雷珀强行通过了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集会的法律。因此如果他们在公共场所像这样说话,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任何语言,都会被监禁。这是城市的一条法规。那些英国人会把他们抓起来,就像过去几年里在海伊公园的多次群众集会上和在夏皮罗杂货店里和骑警发生的冲突中已经被抓的许多人一样。

他留神观察她的每一个朋友,仔细看着墙上凭记忆绘出的欧洲的小幅图画——简单的风景,加上一座村庄。在这间房间里他感到非常舒适。他记得父亲有一次在第一湖滨路上从那些外国伐木工人身边走过,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现在,在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回忆的这个地段,帕特里克因为情况恰恰相反而产生的讽刺对自己笑了起来。开饭前,科斯塔的太太到他面前来,指了指一幅画,说出她来自的村庄的名字,然后双手按住腹部一侧,告诉帕特里克她要做的菜是肝。

要是有可能,在一瞬间里写下一些什么——思想或感情或富有乐感的句子——让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了解,那该有多好。1875年被拒绝的《卡门》把多少人变成了歌剧爱好者。威尔第在瓢泼大雨中相信自己正被变成一只青蛙——甚至被他的同代人所体会到的这种情感。

现在帕特里克听着艾丽丝给他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信——那是她抄下来的一段摘录。她已经问过他喜欢读谁的作品,他提到了康拉德。“是的,但是,”因为孩子哭了起来,她边站起来边说,“你读过他的书信吗?”在另一个房间里,她安慰着女孩汉娜,让她从噩梦中醒来。

“等一下,”她接着说,“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现在她非常兴奋,似乎害怕在她赠送这件礼物之前他会起来离开。她也喜欢康拉德。她喜欢他的戏剧化风格。有一些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受到演员的喜爱,但他们却不会为舞台表演写一出简单的场景。他们写演员梦想的场面,而对艾丽丝来说康拉德就是那样的作家。

——听着:“一个懒散又自私的阶级喜欢幸灾乐祸,即使灾祸

要他们自己付出代价。”

——哈，他大笑。

——他在抱怨托利党人对 1830 年以伦敦为基地的西班牙自由党叛乱者的看法。“当然我并不为政治罪行辩护。从传统方面，从感情方面，甚至从反省来看，政治罪行都令我厌恶。但是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一个信念而挣扎，为这个信念牺牲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让生活有价值的所有东西。不仅如此，概括一切的断言总是错的，因为人是各不相同的；严厉的言辞毫无用处，因为它们无法与信念斗争。而应该斗争的对象是（存在着的）信念，而不是死去的人。”

这是康拉德写给一家报社的一封信。帕特里克就这样听着他的同代人读着信。

——我怎样才能改变你？她会在卧室的黑暗中问。

——意识形态的问题，艾丽丝，就是它痛恨个人。你必须使它具有人性。

——这是我最喜欢的几行。我要轻声念出来。“我教过你天空的所有区域都是凡俗的。……现在让我再次强调所有物体的结构的极端松散性。”

在黑暗中他只能看见她头发上微弱的光环。

——再说一遍。

星期六下午，染色清洗工和切割工，屠宰场上干活的人，做香肠的人，电镀工人——在柏树街上这家屠宰场和制革厂里干活的所有人——都闲了下来。在水管下面洗过澡之后，他们沿着巴索士街向北走到皇后街，除了彼此的假名字和真正来自的国家，这三十个左右的人相互之间几乎一无所知。嗨意大利！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就像染色工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颜色。喝完一杯啤酒之后，他们会继续沿着巴索士街向北走，走到橡树叶蒸汽浴室。付了二角五分钱后，有人递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一条床单，一把挂锁和一只帆布包。他们脱光衣服，把衣服和薪水都放进包里，把包锁上，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所有人都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嗨加拿大！对帕特里克挥挥手。那是星期六。

在墙壁刷了白石灰的房间里，他们光着身子坐在蒸汽里，擦一块痂，仔细看肩膀上的一道疤。他从来没有说过话的一个人的目光遇到了他的目光，他们两个人都太累了，无法将目光移开，就这么直直地盯着对方。他对周围的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如何走动如何大笑——在语言的这一边。他自己对皮革工场的老板隐瞒了真实姓名和声音，他从来不对他们说话，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链条被拉了一下，促使潮湿的蒸汽进到房间里，这样他们的身体就被从网格状的地面冒上来的一团白雾分隔开来，文身和结实的肌肉都渐渐淡出，成了没有显影的照片。他们变换一下位置，站起来，有人开始唱歌。

潮湿的热气集中对付疲惫，而在冷水淋浴下面，最后一丝紧张也掉落在了他的脚下。最后一小时里，他们躺在绿色的铺位上，窗台上的一台收音机播放着星期六下午的歌剧节目，收音机上方有

一个用三种语言写的牌子,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换台。

他躺在那儿,不想要翻译,任由音乐所表达的感情流泻到他身上。很快这只胳膊就会变成艾丽丝吻过的胳膊。他们都在从一星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开始让自己享受悠闲,这个激情的澄净世界。歌剧《波希米亚人》的音乐,“咪咪之死”,在他们未加保护的身体上方盘旋,钥匙挂在绕在脖子上的绳子上。

然后是她的手在过道里触摸着他的心,紧贴着他的肋骨,通过手指感觉他的疲惫。在那间他走三步就能碰到窗户的小房间里。那里有帕特里克和艾丽丝和汉娜。如果天气暖和,他们就在太平梯上吃饭。或者如果艾丽丝在上班,他和汉娜就走到巴尔干咖啡店去,坐在钢丝椅子上,由围着长围裙的侍者为他们服务。他们点了 bop 和 manja,汉娜用她清晰而确切的声音告诉他这些菜名是什么意思。bop 是豆子。manja 是炖菜。在他看着汉娜的时候,她的脸慢慢变成了艾丽丝的脸,然后又变了回来,仿佛两块玻璃底片重合到了一起,然后又分了开来。他在艾丽丝的女儿身上看见的并不是与她相像的面貌,而是相同的习性。

一丝不苟的汉娜和她在陌生人中一本正经地表达自己的样子让他感到很自在。那个声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可以说什么。他想在大街上把汉娜抱起来,搂住她,但他感到害羞,尽管在做游戏的时候或者在拥挤的街车上她的胳膊横在他面前,仿佛需要他的温暖,需要与他贴近。就像他也需要她的温暖,需要与她贴近。

但是他与艾丽丝的关系有一个范围。她拒绝谈论过去。甚至她关于汉娜的父亲的故事,虽然很复杂,却也不会透露关于她自己

的事。在她的神话里，她从来不以自己为中心。她会避开任何赞美。她习惯不穿衣服、脸色苍白地坐在早餐桌前，把随便什么水果切成三份，或者坐下来吃煎鸡蛋，这使他有一次悄声对她说她很美。“我煎鸡蛋棒极了。”她迅速答道，嘴里塞得满满的。她没有穿衣服。她打算等帕特里克到制革厂去、汉娜到学校去之后就立刻回去睡觉。艾丽丝晚上工作。

他与汉娜的关系更加明确。她总带着一种小心谨慎的神情。似乎她曾被严重烫伤，因此会迟疑不决地靠近任何水，因为害怕水正在滚沸。和她在一起会有短暂的冲突，一次讨论，然后一切都解决了。她不会被人差来遣去，她自给自足。她不指望别人的原谅。

他们坐在巴尔干咖啡店的圆桌前大吃一顿，十点钟拿着冰淇淋散步到帕罗特剧院去接艾丽丝。他们不慌不忙，汉娜边走边翻译她在大街上看到的事情，和一个拎着猪头和他们一起走了一百码的屠夫说话。帕特里克看着对他做的手势。现在他们知道他是谁。一顶帽子以慢动作从头上举起来，一位妇女对着他的左肩膀点点头。

他生活——在工作中和在傍晚的这些散步中——在沉默里，被嘈杂声和交谈声所包围。为了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反应必须夸张。家里的白痴。中风受害者。“帕德里克”，店老板会这么叫他，他把钱和汉娜用马其顿语写的食品清单递给店主，接受他们给他的任何东西。他感到自己变得心情愉快，成了一个天真的人。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的品质的一切真正的东西都是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候学到的。有一次，他们在特克电影院看一部卓别林演的电影时，他发现自己的放声大笑，和其他人一起笑。他还注意到一个人的目光，那个人向前弯着身子看着他，他也意识到了同样的事情——这共同的笑声就是交谈。

他在别人生活的环境里总是感到很舒适，他乐于让人教给他

一个地方的习俗。帕特里克想要汉娜为她自己建造的城市——她将它们放在一起并且仿佛用她的好奇心做细线将它们穿起来的那些地方——艾丽丝买治发烧用的草药的胡氏贸易公司，养鱼缸充作窗户靠在街边的点着煤气灯的小餐馆。他们在向阳公园看水中仙女歌舞讽刺剧，在榆树街体育馆看意大利体操运动员表演，在中心街街区之家听到有人对一大批人单调地反复读英语课文——一个操纯正英国口音的声音声称我叫欧内斯特，接着许多男声也接二连三地跟着声称自己叫欧内斯特。

但是汉娜最喜欢的令她着迷的地方是天竺葵面包房，一个星期六下午，她带他到那儿去见她的朋友尼古拉斯。她领着他穿过其他工人、一袋袋的面粉和许多滚筒，朝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走去，他朝她转过身来，大张开双臂。这是在开玩笑，他身上沾满了面粉，并不真的想要她拥抱他。他握了握帕特里克的手，开始带他们参观面包房，汉娜边走边用手指从生面团上挖下一点面来吃。特梅尔科夫一丝不苟地穿着外套，打着领带，但是没有系围裙，因此当他在面包房里走动时，面粉不断地落在他身上。他拉一下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的几根链条，让上层的滚筒开始转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娃娃，递给汉娜——这一次她拥抱了他，她的头靠在他胸前。帕特里克和女孩离开的时候，两个男人之间说了不超过四句有礼貌的话。

一天晚上，汉娜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旅行包，给他看了几样纪念品。有一张她婴儿时的照片——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她的第一个昵称“皮可”。还有三张照片：一群人在布洛尔大街高架桥上干活，一张艾丽丝在芬兰劳工会堂演出的照片，三个男人站在一座雪地里的伐木营中。一只漆树木的手镯。一串念珠。散放在床上的这些物品取代了父亲的缺席。

就这样他通过女儿发现了卡托。女孩曾被告知有关他的一切，他的魅力，他的残忍，他的自私，他的英雄主义，他与艾丽丝相遇并诱惑了她的情形。“你不认识卡托，对吧？”“不认识。”“嗯据说他非常热情，非常残忍。”“别那么说，汉娜，你才十岁，而他是你父亲。”“噢，我爱他，尽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就是事实。”

她完全不像帕特里克，她总是很实际。当他第一个星期六洗完蒸汽浴回来时，她问他价钱是多少，他看到她在试图计算出是否值那么多钱。“付多少钱我都愿意。”他咕哝道，他看到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他如此奢侈。他认为他很傻。同样，她对父亲的描述也没有一点点多愁善感。

——那张高架桥的照片上的那些人是谁，汉娜？

——噢她一定认识他们。

艾丽丝坐在从水厂延伸下来的草坡上，沐浴在阳光之中，望着远处的湖水，用手挡住照在眼睛上的阳光。“我不得不学会不去信任他。并不是他想要我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卡托不是他的真实姓名，那只是他在打仗时用的名字。谁知道他星期三或是星期五和谁在一起，又在做什么。他是靠自己的奋斗成功的。他努力工作，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星期四，他满面红光地骑着车到我这儿来，把钓鱼用具放在过道里，好像他是个匆忙的渔夫，然后说，我们走吧！”

——你们在一起有多久？

——直到他死去。我们不停地分手。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太复

杂了。我们在一起的一半时间都在为这个担心。到了星期三晚上,我就会梦见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四月的洪水或是夏天的尘埃中沿着那段路骑车的情景。现在你可以蒙上我的眼睛,帕特里克,我也能把带你到那儿去,从大路下去五十码,跨过一条小溪——那儿有很多烂泥,向右拐——这是我们每次都把脚弄湿的地方,我跳过小溪时,一棵低矮的松树上的树脂会粘在我头发上。齐肩高的香蒲和厥类植物,然后走进仿佛长屋般的雪松林里。松枝上有春天的乌鸦!地上的松针有半英尺厚!我们在那儿做爱的时候,他会埋下一些东西,一只小瓶子,一枝铅笔,一块手帕,一只袜子。他在我们曾经做过爱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一些东西。这样的性爱考古学。那儿有一块木头,看上去像狗舍的屋顶。我们迷路的时候,总是得寻找那块木头——当积雪改变了树木的形状或是秋天让所有的树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或是夏天草木都长得过于茂盛、变得乱糟糟的时候。我们整年都到那儿去,每个季节都去,而奇怪的是,冬天比有虫子和鹿虻的夏天更舒适。我们可以在雪地里挖坑,树为我们挡住了风。贴近地面是非常重要的。

他开始喜欢这样了,我想,喜欢我们不是老待在家里的情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总是争吵。有一次我对他说如果 he 和我分手,说我们“疯了”,我们得停止这样,我就用刀杀死他。

——你也告诉过我这个。

——我感到很高兴,帕特里克,我对他的了解和对你的了解一样多。

——我感到嫉妒。不。我不感到嫉妒。

——因为他死了?你如此平静地听我说,所有这些亲密……

——汉娜给我看了照片。桥上的那些人是谁?

——那是过去的事了,帕特里克,别管它。不管怎样,你应该让汉娜对你说说卡托和袜子的事。那是她最喜欢的故事。

“他们当时在树林里,为了躲开那些虫子,来到一块田里。那时正是夏天。有很多虫子,我妈妈说。于是他们脱下衣服,到河里去游泳。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放衣服的地方有很多小牛犊。大约有五只牛犊围着衣服站成一圈。只是它们对衣服并没有兴趣,只对他的袜子感兴趣!它们嗅着袜子,还把袜子挑起来,抛来抛去。这真的让卡托感到很尴尬。我妈妈告诉我他不想对其他人说这件事。我真喜欢那个情景——所有那些严肃的牛犊把他的袜子扔来扔去。妈妈认为它们非常兴奋。”

帕特里克口袋里装着汉娜箱子里的照片。帕特里克从不相信，在他读过的所有书里，甚至在他童年时囫圇吞下的所有罗曼史里，人物只活在书页上。当作家的目光看着别处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情节之外是一片漆黑，但是当然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会有白昼。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时区，自己的灯，否则他们就只是来自不知名的地方的人。

他正在河谷图书馆里查找有关建造布洛尔大街高架桥的参考资料。他搜集了自己需要的报纸和期刊，过去坐在儿童阅览室里，那间阅览室有高高的椽子，阳光从镶铅框的窗户倾泻进来。这间屋子，这里小巧的桌子和书香，都令他陶醉。这就是他想象的潜水艇餐厅的样子。

他读了关于 1918 年 10 月 18 日高架桥通车的描写。有一张报纸登了一张一个人骑自行车疾驶而过的照片。他从前面往后查。桥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建好了。但是在如何建桥上达成一致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是哈里斯局长的决心克服重重阻力，促使了此项计划的完成。他看着各种各样的照片：将水泥灌进去的木结构外壳，然后去掉变硬的绷带一般的木头外壳，露出桥墩。他读完了所有的报道——关于测量的争论，丑闻，一笔带过的关于工人的死亡，关于那个年轻的修女从桥上摔下去、尸体再也没有找到的故

事。他读了关于桥下泛滥的唐河、结冰带来的危险、使用夜班工人的决定及随之而来的夜里的死亡报道。有一篇关于蛮勇工人的文章。他听见图书馆关门的铃声响了。他翻到登有这些人的照片的那一页，拿出他有的照片，放在报纸上的照片旁边。报纸上说，左起第三个人是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

离开图书馆，帕特里克穿过布罗德韦大道，开始往东走。他犹豫了一下，突然站住不动了，想要回去，但是现在图书馆已经关门了，而且那也毫无意义。他们不会登一个修女的照片的。一个死去的或失踪的修女。

他向前走了一步。现在他走得很慢，正朝一支街头乐队走去，他的脚步声不知不觉地跟上了开始包围他的音乐的节拍。短号、萨克斯管和鼓在独奏声中相互追逐，然后，突然，在帕特里克走到乐队旁边时，几种乐声一起落下，又在合奏声中升了起来。

他看见自己凝视着如此多的故事——知道艾丽丝的情人卡托，也知道汉娜在那个面包师的世界里游荡。他继续向前走，走出街头音乐家演奏的乐声，再一次注意到自己的脚步之间的寂静，知道他只要接着哼下去，就能多些音乐。他看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看见每一个人是如何被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力量所推动。

如果艾丽丝曾是修女……

街头乐队展现了完美的合作，在独奏使每一个乐手更加强有力、被刻画得更加清楚之后，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乐器的合奏的结尾。他自己的生活会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而是一幅壁画的一部分，那是同谋犯的共同堕落。帕特里克看见一张奇妙的夜之网——所有这些人类秩序的碎片，不受他出生的家庭或一天的新闻标题所支配的东西。桥上的一个修女，一个不喝酒就无法入睡的

胆大的人，一个夜里在床上看着一堆火的男孩，一个和百万富翁私奔的女演员——这个时代的碎片和混乱被重新调整。

他在河谷图书馆找到的文章和图表描述了所有关于土壤、木料、水泥的重量的细节，惟独没有关于真正建造了高架桥的工人的资料。没有像刘易斯·海因那样的摄影家，他正在美国到处拍摄童工的照片——煤矿里开关风门的男孩，新英格兰工厂里做落纱工的七岁女孩。为了指出邪恶之所在并寻找掩藏的纯洁。官方历史和新闻故事总是像冠冕堂皇的辞令一样悦耳，就像一个政客在一座大桥造好以后发表的演讲，而那个人甚至没有修剪过自己家的草坪。海因的照片背叛了官方历史，组成了另一个家庭。帝国大厦上在雾一般的石头灰尘中拿着风钻的工人，一对租房居住的夫妻，矿井里开轧碎机的男孩。他的一张照片是一间间我们可以走进去的房间——洞穴般幽暗的建筑，里面有一个人转动和自己一样高的扳手，或是采铁的矿洞，在那里干活的少年的白色的脸使他们看上去像可怕的鬼魂。但是帕特里克永远都不会看到海因的了不起的照片，就像他永远都不会读到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信。官方历史和新闻故事每天包围着我们，但是艺术事件让我们知道得太迟了，它们就像漂流瓶里的信一样懒洋洋地前进。

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整理杂乱无章的事件。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重新调整混乱，不仅表明混乱，而且表明它即将成为的秩序。

1066 年之后的两年间，贝叶挂毯^① 开始制作，非洲人康斯坦

^① 贝叶挂毯，可能制成于十二世纪，长约 231 英尺，宽 20 英寸，上绣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场面，收藏于法国贝叶博物馆。

丁将希腊医药传到西方世界。混乱的纷杂的事件。每一部小说的第一句话都应该是：“相信我，这要花些时间，但这里有秩序，非常微弱，非常有人性。”如果你想到城里去，那就漫步前去吧。

我已经教过你天空的所有区域都是凡俗的。

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在帕特里克醒来时在他身边盘旋着。黎明时他已经拿着领刀手用的弯刀站在制革厂青灰色的地板上了。整整一天，在他割着皮革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直在她曾经告诉过他的关于她的生活的极少几个细节间游移。甚至在巴黎平原的农舍里，她也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保持沉默，甚至在谈到卡托时，她也只说出了他打仗时用的名字。如果艾丽丝·格尔曾经是个修女？一串念珠，一只漆树木手镯……

傍晚六点，他下班回家，她张开的手掌按着他的肋骨。他把艾丽丝抱进怀里，汉娜跳到她妈妈的背上。他们就这样行动不便地走着，走过那间小房间，倒在床上。这个游戏的玩法是汉娜得用脚撑着墙，肩膀靠着他们，用力把他们推开。接着他们都滚到了地板上，汉娜跌在他们身上。然后他和汉娜再想办法把艾丽丝抬回到床上去。

艾丽丝的身体总是让他感到惊异。她看上去身体纤弱，仿佛撞她一下就会把她撞碎，但是她很灵活，是个舞蹈家也是个演员，动作优美流畅地在房间里走过。她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吉特巴舞。因为这个，她几乎可以原谅资本主义。她迷上了“胖子沃勒”。帕特里克见过她坐在巴尔干咖啡店的钢琴边唱着

“不需要星星

不想要月亮
总认为那太傻……
后来突然间
你跳了起来
带着爱。”

过后她会说，克拉拉是古典派，她可以把钢琴弹奏得就像女王在走过泥泞。我弹钢琴的方式和我思考的方式一样。令人心碎的浪漫就是我想在音乐中得到的一切。

但是艾丽丝对他说过的最温柔的话——就在她坐在他肚子上，低头看着他时——是她对克拉拉的思念。“我喜欢克拉拉，”她对他这个克拉拉的情人说，“我想她。所有那些年里她使我保持理智。那对于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

她走动起来可以像……她唱歌可以低得像……为什么现在我在努力为自己发掘艾丽丝的性情的每一个方面？

他想要艾丽丝的一切在这个房间里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她并没有死。好像他可以得到那份礼物，去重过一遍艾丽丝和他和汉娜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这在文学中是真正的礼物。他把那一页翻回去。这幅画面再一次出现：他们扭打着，呵艾丽丝的痒，直到她松开抓住衬衫的手，衬衫突然脱了下来，汉娜跳起来，在漆成绿色的小房间里挥舞着衬衫，就像挥舞着一面造反的旗帜。所有这些回忆的碎片……因此我们可以从主要的故事中退出来，碰巧撞上一件奢侈品，一座地下泳池，我们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些瞬间，我们反复仔细阅读的一本书里的那几页。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的手指抠进一团生面，把面团拉开，再重新揉成一团，用力扔在桌上。他抬起头来，看见帕特里克走进天竺葵面包房，笨拙地环顾四周，然后向他走来。帕特里克拿出照片，放在特梅尔科夫面前。

他们身后，滑轮和滚筒将上百只面包送进烤箱，停顿片刻，然后继续把面包送出去。穿着灰色衣服的特梅尔科夫和帕特里克说着高架桥和修女的事——帕特里克提醒他他记不起来的确切日期——心里充满了快乐和惊奇。他站在面包房中间，想着问题，把一小团生面扔起来再接住，有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以至于离他一码远的帕特里克无法靠近他。特梅尔科夫正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那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被放大了，那团生面稳稳地落回他手里，他那只空中接住了她、将她拉回生命中的手臂。“说话呀，你一定要说话。”于是她嘲弄般地取了一只鸚鵡的名字。艾丽西亚。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从不回忆过去。他会带着妻子和孩子驾着面包房的运货车从高架桥上开过，却只随意地提到自己在那儿的工作。现在，他是这儿的市民，经营自己的面包房很成功。他的面包、卷饼、蛋糕和各式烘烤糕点送到了这座城市的许多人手里。他是个在烤箱之间、在面团发起的气味里、在食物的变形中感到很自在的人。但是现在他犹豫了，因为有人提醒了他桥上发生的事件的细节。

有些人相信为了接着做好梦，你第二天晚上就必须以前一天醒来时一模一样的姿势躺下，躺在身体和影像分离的地方，他就像那些人一样，就站在帕特里克刚才离开他的地方，思考着。尼古拉

斯意识到自己站在那儿，沉浸在回忆的快乐之中。这对他是一种新的感觉。这就是历史的含义。他像一支点燃的火把来到这个国家，他向前走时吞进空气，发出光亮。能量从他身上倾泻而出。那是那许多年间他惟一有时间做的事。语言、习俗、家庭、工资。帕特里克的礼物，那枝射进过去的箭，让他看见了自己心中的财富，看见他是如何被缝入历史的。现在他要开始讲故事了。他是个迟疑不决的人，甚至对家人也是如此。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害羞地对妻子说了修女的事。

艾丽丝记得，卡托总是迟到，他的自行车在她窗外的人行道上发出当当的声响。她会爬到自行车把手上坐着，他们摇摇晃晃地朝像衬裙般展开的湖边骑去。他们会躺在离安大略湖几码远的铁路路堤上。冬天的树枝裹着冰雪，她会向后仰着头，露出雪白的颈项，把小树枝和冰锥放进嘴里，再用舌头的压力把它弹出去。

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她很高兴自己没有永远和他生活在一起，不断地被他的星球所牵引。如果你和卡托很亲近，你就得是他的世界、他的朋友、他一周的计划的代表。陌生人和旧情人在大街上轻松从容地向他走来，拥抱他，他们也得加入进来。和他一起骑自行车穿过两个街区却不撞上一个需要他帮忙寻找一个朋友或搬开一只橱子的人是不可能的。“只要一天，卡托。”她会说，“甚至四个小时！”

于是他成了她的星期四男人。他们消失进山谷中，城市北边的树林里，或是她最喜欢的地方——靠在铁路路堤的厚石头上，柳树裹着冰雪低垂着，伴随着解冻的声音相互爱恋着。嘴里含着小石子互相亲吻。三月的湖仍然结着冰，她会趴在地上，他的手放在她身体下面，开过的火车的震动，阿帕拉奇科拉棚车的震动，都通过他的掌心传给她的胸脯。

于是星期四像一张折叠床一样从一周当中跳了出来。但是他

们从来没有过床。汉娜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帕特里克把头枕在她肚子上,看着她的皮肤随着每一次心跳悄悄地起伏。在他们可以早些睡的夜晚谈话。“他出生在北方,你知道,非常靠近他死去的地方。”她的手轻轻拂过他的胸膛。“他父亲是伐木工人,从芬兰移居这里。在这儿,他们家人不必再向牧师或显贵鞠躬,他们很快就参加了工会。卡托是在这儿出生的。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父亲在冰上滑了三英里,去叫医生。他举着点燃的香蒲,从湖面上滑过。”

帕特里克让她的手停了下来。

——这么说他们是芬兰人。

——什么?

——芬兰人。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现在,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为自己还是孩子时看到的那群人找到了一个名字。

她看着帕特里克,他在微笑,仿佛一个古老而令人厌倦的谜被解开了,一根芒刺从他脑中拔了出来。在绿色的房间里,月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晰。从他十一岁那时回来的月亮。他喜欢巧合的力量,陌生的快乐。你好芬兰!

——进到我身体里来吧。

她是谁?她从哪里来?他的手放在她肩膀上,他的胳膊笔直,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就不靠在一起,他们的脸是分开的。大脑和眼睛领会着对方的快乐,这些轻轻碰触、紧密相挨的肌肤。他以她撑

住他的肚子的双手为支点转动着，进去得更深，回来，停住了。眼睛一动不动。现在他知道，他是自己生命中一切的总和，而这生命是从他是那个雪中树林里的男孩以后开始的，她双手放下，把他抱得更紧。指甲在他的脊椎上。他的脸颊贴着她碧绿的眼睛。

他躺在床上，看着照在仿佛骨架般的太平梯栏杆上的月光。电子钟的灯光在做着“内阁雪茄”的广告。远处是午夜的维克托里面粉厂的美丽的灰色，它在湖面画出的简洁的弧线。你所想要的任何十年。

——上帝啊我喜欢你的脸……

她将他从一片虚无中解脱出来。这个在半空中大笑着跳到他身上、在他脖子边啾啾、把他像一只轮子一样拉到自己身上的女人。

这个在水厂用自己的艺术把他的心撕裂的人，现在怎么能像个普通人一样躺在他怀里？或者在东大街紧张地站在香蕉摊前，试图决定买哪一串？这使她更加神奇吗？仿佛一只寓言中的白鹭在飞翔时掉在他脚边死去，他看见了它那错综复杂的结构中的更多的神奇。有人是如何想象把这个骨头和羽毛的结构放在一起、决定鸟喙和头颅的重量、又给了它飞翔的能力的呢？

他对戏剧的热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热爱。他听到闲言，看到纪念品和传单。他喜欢演技，喜欢走到后台，看疯狂的脸被擦掉一半的奥菲丽娅。这是戏剧中的人性，那道伤疤——那个以饰演古怪的法官闻名的老演员，他在城市东区乘坐皇后街的街车，独自一人吃晚饭，然后回到熟睡的妻子身边。帕特里克喜欢那样。他想被自己认为不会愚弄他的人愚弄，那个人在侧幕过去三码的地

方停下来，变成了另一个人。

但是对于艾丽丝，在水厂的那一场戏和其他演出之后，他永远无法想象她如何从真正的自我跳到另一个真正的自我。这是他一无所知的飞跃。他无法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那个演员——在舞台上拥抱着她，背诵着奇妙的台词，让他画了油彩的脸离她画了油彩的脸几英寸，在上流社会喜剧里亲吻她的耳朵——知道她为了出现在那儿而从中走出来的那个人吗？

在他对艾丽丝的爱中，甚至在他们做爱时，他看着她的脸，等着她被变成这个战争新娘或那个女王或女店员，当他们亲吻时半期待着变形。宣告。眼睛会先去，当他退回来时，他就会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纪，他的胳膊环绕着一个陌生人。

有一只耳环曾在床边或厨房水池边弄丢了。很久以前，他曾经看过她半裸着身体在房间里走动，一边穿着衣服，在他没有家具的房间里对着一堆衣服弯着腰，一边说找不到我的耳环了，有关系吗？好像另一个女人会发现它。艾丽丝离开了，一只耳朵没戴耳环。如果我们再次相遇，我们就可以说你好，我们可以说再见。

亲爱的艾丽丝——

这间简易宿舍里惟一的暖气来自一只鼓形小炉子。傍晚，晾在炉火上方的椽子上的湿衣服和烟草冒出的烟使空气变得浑浊。为了避免透不过气来，睡在上铺的人就把圆木之间的缝隙里的苔藓捅出去。

帕特里克慢慢读着，心里知道他只有一次读信的机会，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在房间里惟一的一盏灯下面，离冬天非常遥远。汉娜坐在床上看着他。想要看到什么？他边读边想他的脸应该对写信人的女儿表达怎样的感情。他捧着写满了字的小学笔记本。她把信从箱子里拿出来给他。亲爱的艾丽丝，字迹潦草，字很大，写得很匆忙，但是内容详细，好像在奥尼恩湖畔的伐木营里，在他最后的日子，卡托在努力留下他所看见的一切。

我坐在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桌边写信。圆木床铺是钉在墙上的。夜晚，炉火熄灭了，工人们醒来时，头发冻在了墙上，变成了潮湿的冰锥。“在荒凉的冬天——凛冽的寒风在呜咽——大地冷硬如铁——流水如顽石般冻结。”那是我学的第一首英语赞美诗，是一座英国人居住的村庄里的一个人写的。

这首诗对这个地方的描写最为确切。

帕特里克看见卡托在油灯光下写信……把信封上,交给第二天早上离开营地的人。五个星期后,当艾丽丝打开包裹时,她把练习本贴在脸上,闻着她所能闻到的所有他的气息,因为他已经死了一个月了。她闻着烛蜡,她想象着临时营房里的气味,他在写那封关于营地的条件和罢工的情况的没有署名的信之前削的冰冷的铅笔。卡托坐在小屋正中间,在餐桌边,烟斗冒出的灰色的烟充满活力地在他身边飘荡。他的头发闻到了烟味,烟已经钻进了他的衬衫和毛衣里,缭绕在他的胡子茬上。

营地里没有一个人老板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与计划之中的罢工的联系。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他徒步悄悄走出伐木营,走进空旷的雪地。最近的小镇是亚瑟港,距离伐木营有一百二十多英里,他朝着那里走去。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四个骑马的人企图抓住卡托。但是卡托了解雪野;他是雪野里出生的。他似乎能消失在雪地下面。他避开熟悉的路线,在树上睡觉,甚至冒险在结了薄冰的湖面上匍匐前进——听着冰层在他身体下面碎裂,发出嘎吱声。在每一座营地,他都在一本笔记本里写点儿什么,塞进一只铁罐子里,把罐子深深地埋在雪下面或者系在高高的树枝上。同时,他那一包信正在旅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直到在最后一段行程中在一只包里安顿下来,躺在一只卷起来的瑞典锯旁边,背在一个伐木工人的背上。

当他在奥尼恩湖的冰面上凿洞的时候,卡托看见了那些人。他们骑着马从树林中走出来,对他执行了死刑。他们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信,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他们试图焚化尸体,但是他却无法点燃。在他之前有过工会的人,在他之后还会

有工会的人。那个带着瑞典锯的人在阿尔戈马把他那捆信寄了出去，却不知道寄信的人已经死了，被枪打死了，埋在一条浅水河的冰里。

由于天气潮湿，他们每个月要损失两天。每个季节交通要花掉十元钱；劳动防护手套六元；鞋袜二十五元；工作服三十五元。被强迫在营地购买日常用品意味着在城里的价格上再加百分之三十……

帕特里克读着信，意识到这张透光的纸上不再有烟味。纸上的文字组成了一种具有神秘意义的符号——在卡托所处的恐怖境况中显得硬如燧石而毫不动情。

而他是谁，能够碰触这个人的情人，和他的女儿一起吃饭，茫然地站在灯下读他的最后一封信？

他仍然独自站在汉娜现在已经离开的房间里。她看见他好像被催眠一般，仿佛那封信也在注视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对于这个家庭，他又成了一个搜寻者。好像他对着他刚刚在巴黎平原遇见的那个女人俯过身去说，你的情人是谁？告诉我在你身上发生过的最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些年来他已经知道了答案。现在他捧着卡托最后十分钟里的语言。在他脑海中，他看见艾丽丝拿起死亡将其变得不可能的那只包裹——在谋杀发生、尸体在冰里被发现、他被埋葬、老板们接受调查并被宣告无罪之后。

帕特里克像苔藓一样粘在陌生人身上，粘在他们所处境况的角落里和缝隙间。他一直格格不入，是照片上的第三个人。他是惟一出生在这片地区却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的人。他童年时见过的那些芬兰人利用那条河流，甚至在夜里也对它了如指掌，举着燃烧的灯心草火把的人在黑暗中非常兴奋。这个他从来没有做过。

他是个观察者，一个纠正者。他不可能沿着河面上的黑暗滑冰，就像他不可能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艾丽丝曾经对他描述过一出戏，在这出戏里，几个女演员共同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半小时后，拥有权力的女家长脱下她那件悬挂着动物毛皮的大衣，把它和她的力量一起交给了一个小角色。这样，甚至一个沉默的女儿也能披上斗篷，从而能够冲破她的茧，开口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要一刻，当他们披上野兽皮的时候，当他们为故事承担起责任的时候。

克拉拉和安布罗斯和艾丽丝和特梅尔科夫和卡托——这群人构成了一出戏，而他并不在戏里。他自己只是折射了他们的生活的一根棱柱而已。他发现事物，他搜集事物。他是个害羞的人，那是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出生在安大略害羞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表明他心里有一道他无法跃过去的可怕地平线。一个空空荡荡的词，因此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当他不和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无论那个人是安布罗斯还是克拉拉还是艾丽丝——他能听见心里那个说明他和集体之间存在的空间的响声。一道爱的鸿沟。

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但是直到现在他才了解到北方发生的工会的战斗，在那些战斗中，卡托于 1921 年冬天的某个时候被杀害，尸体在他写了最后一封信以后一个星期在靠近奥尼恩湖的一条浅水溪的冰层下面被发现。这个故事里的事实自从汉娜出生之后就围绕着她，成了她的一部分。而帕特里克一辈子都对这件事毫不知晓，他是一个凝视着自己国家的黑暗的搜寻者，一个为女主人公穿衣打扮的瞎子。

每个星期天,他们仍然在水厂聚集。他们走过下面有泡沫奔涌的格栅,他们打开面对着瀑布的过道。这座建筑现在已经建成了四分之三,它巍然伸展在紧靠着皇后街南面的山坡上,面对着湖水。由于结构的关系,主泵站里可以点满了灯,而灯光却不会透到外面。水泵的搅动声淹没了他们聚会的声音。

星期天,当夜色降临的时候,许多不同的人群从湖边人们看不见他们的地方朝那座建筑走去。那里有食物,有表演,有政治演讲。一个模仿英国国王的人走上前去,说了一段独白,对上一周的新闻进行了概括。许多不同团体和民族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和表演。聚会结束后,大厅被清理干净,地板也被扫干净。

帕特里克和艾丽丝沿着皇后街走回家。女孩在帕特里克怀里睡着了,因此在某个时候,因为她太重而累了的时候,他们会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让汉娜躺下,头枕在艾丽丝的腿上。他喜欢这座城市的这个地方,夜晚的街道是他的四肢的延伸。

——我想照顾汉娜。

——你已经在这么做了。

——更正式一些。如果那能有所帮助的话。

——她知道你爱她。

一个七月的夜晚。在那一个夏天的夜晚她谈到克拉拉，谈到她有多想她？所有这些要涉及的事情和情感，而故事就像一个疲倦的孩子，拖着我们向前走，不让我们轻松地交谈，睡在我们的肩膀上，因此拥抱我们爱的人变得很困难。他爱艾丽丝。他靠在她身上，他能够感觉到她的头发因为表演时流了汗而仍然是潮湿的。

——你会着凉的。

——啊是的。

现在他渴望她的娇小、她的复杂——每当他想起她，都需要再看她一眼。在一片田野的中间，她脱下上衣。看见她的乳房。逼真的画^①。一位艺术家拿起一枝铅笔，画出细致的用平行线相交表现的阴影，于是它们呈现了出来。他坐着，看着她闻吹过田野的风。当他爱着克拉拉时视而不见的女人。克拉拉的日食。这个词像上个世纪命名的一朵花或一个事件的名字。

在卡托的葬礼上，当艾丽丝抱着还是婴儿的汉娜时，有一次日食。哀悼的人们静静地站着，同时芬兰铜管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直到黑暗来临，并且一直演奏到十七分钟的日全食之后。音乐就是从光亮的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生命线。

现在他渴望她，渴望那些属于月亮的日子。他们会并肩坐在一家中国餐馆里，那里只有他们两人。想要互相面对，又想要互相拥抱，不得不决定要哪一种快乐。对渴望的错综复杂的选择。

① 原文为法语。

我想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以让一个人处在不得不伤害另一个人的位置上。这就是你说过的话,艾丽丝,是使我最爱你的话。使我相信你。没有任何别人会担心这个,会说出这个并且使我相信这个,在你房间里的那第一个夜晚。当这句话仿佛能触摸得到一般从你嘴里滑出的那一刻,每一只小鸟和每一只昆虫都冻结在了空气的元素里。你没有意识到你在表达一种温柔,你以为你是在批评自己。

还有另一个你跳舞的时候做的手势。我正在和别人跳舞,我可以看见你,你太想跳舞了,于是走到一个人面前,轻柔地拍拍他的肩膀,脸上有一种羞怯却坚决的表情。

他们坐在田野里。他们坐在用红色、黄色和金色装潢的餐馆里,在傍晚,除了他们,餐馆里空无一人。饥饿和欲望带着他穿过城市,跨上一辆又一辆有轨电车,为了碰触她的胳膊,她的脖颈,这家中国餐馆,那家马其顿咖啡店,这片他正和她一起置身其中的田野。田野四周有乡间别墅,因此他们走到中间,远离周围的地方,好单独在一起。

他在走着的时候会转过身去,看见她纤弱的乳房——一枝铅笔画出的阴影。

她倒进他怀里,像张课桌一样一动不动地伸着身体。他走着,手里握着麦穗跳舞。他十二岁的时候,总是把书页翻到插图,看男主人公抱着女人跨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小溪,从瀑布脚下走过。现在她遮在眼睛上的手挡着阳光。她的短裙放在大腿上。他遇上了一个爱情故事。这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他不企望情节及其所有的结果。让我待在这片田野里,和艾丽丝·格尔在一起……

痛 悔

他一直想在她老了的时候了解她。帕特里克坐在她的绿色房间里，坐在插在一只在河边找到的旧瓶子里的树叶和浆果前面——那是艾丽丝死的前一天采来的一束野草。她在高架桥下面采摘的漆树和河谷草。当夜色降临时，他点亮煤油灯，灯光将这静物的影子投在墙上，因此影子摇曳着，既幽暗又充满生气。

现在让我再次强调所有物体的结构的极端松散性。曾经对他轻声低语。

他脱了衣服，爬到床上，那里有她的气味，他无法在那里入睡。他待在她的房间里，他陪伴着她最后的花朵走过死亡和来世，直到它们的所有灵魂都从褐色中消散之后。他知道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失去对她的脸的清晰记忆。他的大脑向她鼻翼上有疤痕的皮肤靠得近一些。她总是太在意那道疤痕，那道她认为使自己的脸不平衡的线。他怎么能回忆起她却不想起那条细线呢？

他想在她老了的时候了解她。吃午饭的时候她会为自己的信念与他争辩，高举着酒杯，“为不耐烦干杯！为正在进化的人类干杯！”同时他却一心想着她的肩膀，对着她头发上闪耀的光在幻想。当他说要和她一起老去时，她总是露齿一笑——似乎她已经有了其他的约定，似乎另有一枝盟约之箭。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未

来的日子里,当他们的生活不再拮据,激情平息,不再像野生动物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他想,他们面前总有这种快乐,一种他知道一直藏在那里等待着他的至高的快乐,于是他可以说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把一切拿走,把我投进监狱,但是我会在我们老了的时候了解艾丽丝·格尔。即使我们不能做情人,我也会每天下午来,好像来求爱,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会分享我们的思想,一边大笑着,因此这种谈话就会是爱。

他想要那样。而她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怀孕的时候最快活。那时我青春焕发。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我。

——自从我遇见你之后就感觉自己很开心。从和克拉拉在一起的时候开始,那时你除了她什么也看不见,而我却在观察你。我并不嫉妒。那时我还没有爱上你。那时我在了解奇妙的事情,和克拉拉一起。你和我永远都不会一起走进某些房间里,帕特里克。女人需要和女人一起笑,边笑边谈论一些事情。克拉拉和我感觉自己像一颗行星!但是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却垮了。而你给了我一种力量。一种信心。

现在她周围有一道壕沟,他永远也无法跨越。他甚至无法用双手捧起沟里的水喝。这就好像他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为了走进城堡,以便为伟大的事业而学习它的智慧,但是现在他却转身走开了。

帕特里克走出维罗尔大道上的房间。他走进联合车站,刚开

始旅行，风景便模糊成一片黑暗。他注视着火车车窗外三十码远的地方，直到大脑仿佛被锁住一般，什么也不想，甚至不想艾丽丝的死。他脚边是一只黑色纸板箱子。现在他只能想实物。一些活着的東西，只要树枝上一只灰色的小鸟，就能让他心碎。

正在向北朝着亨茨维尔行驶的火车载着一群参加凤尾船比赛的人——头戴平顶硬草帽、系着丝领巾的男人喜气洋洋地围在他身边。他们穿过车厢，向卧铺车走去，从帕特里克身边走过，他站在过道里，他们醉醺醺的身体从他身边擦过。他透过车窗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注视着窗外，恍惚于天空、岩石、树木和月亮的疯狂的行进。没有分解也没有停顿。艾丽丝……他轻轻说出一个死去的名字。只有死去的名字才是永恒的。

长方形的灯光扫过地面。他走到过道尽头，打开车厢门，站在车厢之间的无人地带，在火车猛烈的摇晃中，紧紧抓着僵硬的手风琴一样的车厢壁。

艾丽丝的眼睛里有一个信念，一个关于财富和权力的目标，永远永远。最后，当她在大街上听见有人大声叫她的名字，朝着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见帕特里克离她这么近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完成，什么也没有达到。而他什么也不能想，只能想在她转身时突然出现的可怕伤口之上那双寻找着他的眼睛。

他们凌晨三点到了亨茨维尔。帕特里克看着一个搬运工从卧铺之间的过道走过，给留在外面准备擦的鞋子贴上标签，几分钟后拿着一只麻袋回来，把鞋子都扔进袋子里。七点之前乘客都不会被叫醒。

服务员坐在火车踏脚板上擦皮鞋。他们轻声地说话，一边抽着烟。帕特里克在车站的黄色雾状的灯光里看见他们。他漫步到站台尽头，那里一片黑暗。灌木。他感到自己是透明的，微不足道

的。现在,在这个八月的夜晚,文明就是两个男人坐在一列火车的踏脚板上擦皮鞋。他从黑暗之中看着他们。他从弥漫在这座站台之上的一片片灯光中走过,而灯光并没有粘附在他身上。从雨中走过会让他淋湿。但是灯光,或者凌晨四点在擦一只鞣皮鞋的人,只是一个概念。而这并不会改变帕特里克,他的损失造成了怨恨。在像这样的時候,他可以把手放在火车车轮下面,故意让火车司机烦恼。他可以抓起一只豪猪,摔打在篱笆上,不管豪猪为了报复,会在他手上和脖子里刺进多少根刺。

早晨八点,旅客们下了火车,朝亨茨维尔和海湾湖航运公司的码头走去,他们昏昏欲睡,被自己的动作弄得头晕目眩。帕特里克拎着他结实的箱子,上了阿耳冈昆号汽船。

大多数参加凤尾船赛的人都会住在比格温酒店或马斯科卡旅馆。船经过树木葱郁的岛屿时,帕特里克看着岛上的景色。风景中偶尔会有一块空旷的草坪。这里的环境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富有的人们,成了有钱人的游乐场,看上去却异常的简朴。他找到一张甲板躺椅,躺下睡觉,即使在睡梦中,他的手也紧紧抓着箱子。船曲折驶过北水道时响起的每一声汽笛声都将他吵醒。他们经过比格温岛的时候,受到了盎格鲁—加拿大乐队的欢迎,乐队在岩石岬角上演奏——大号、小号、小提琴和各种其他乐器。帕特里克和其他人一起挥着手。他不会从这条路回来。倒不如现在就挥手。

在佩奇岛上的盲人花园里，一尊石雕天使伸出一只手，水从手里喷向空中。一棵栖满了小鸟的树在草坪南面伸展着枝干。瀑布般的声音——好似水滴的鸟鸣声——倾泻在坐在那儿的盲妇人身上。种子飘落在砾石铺成的狭长花坛里，那是一条给看不见的人走的有声小路。在树下的一张长凳上，帕特里克坐着看报纸。

如果他闭上眼睛，这些声音就会压倒他，就像他想象天使接住从手掌喷向空中又落回脸上的水那样。他看着一只鸟疾飞而去。他右边的妇人听见了报纸的沙沙声，意识到他在这儿是个外人。

他在昨晚起火的地方的对面一座岛上，现在藏在这座花园里，在盲人中间，谁也看不见他，他要待到夜幕降临。

他拧松了煤油罐的盖子，把汩汩作响的罐子装进他那只黑色纸板箱里。然后他开始沿着空无一人的马斯科卡旅馆的夹楼走。他一直等到客人和旅馆员工都到外面的草坪上忙凤尾船赛的晚宴之后。他俯在栏杆上，看下面填了馅的动物头，里面的汤汁流了下来，然后他继续向前走，右手拎着毫无危险的箱子，走下楼梯，走进大堂。现在气味很明显。着火了！他大叫。他点燃一根火柴，丢在地上，火苗蹿上楼梯，沿着环行夹楼绕了一圈又一圈。他的胳膊烧着了。他把外套袖子猛地伸进一只水族箱里。楼梯脚下的箱子

爆炸了。他独自一人穿过马斯科卡旅馆的大堂，他头顶的鹿头着火了。

他从大火中朝水边走去。当他向划艇走去的时候，检查了一下藏在船坞下面的炸药。傍晚蓝色草坪上的每个人都看着火焰，目瞪口呆。几个男人看见他解开小船的钩子，于是朝他指指点点。帕特里克站在小船上，挥了挥手。他们也疑惑地向他挥挥手，然后开始漫不经心地跑向船坞，怕万一帕特里克其实是一个朋友，然后跳上船坞，向他跑去。

他点燃导火索，火星迅速向那两个男人烧过去，然后他开始把小船划离船坞。导火索像一个紧张不安的孩子，咝咝地响着，跑到了那两个人的脚下。他们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现在他们意识到那是什么了。年纪大一些的那个人跳进了水里，另一个人双手叉腰，犹豫了片刻，这时嘶嘶作响的蓝色火星汇入了将船坞与湖岸分开的小型爆炸之中。

现在他在盲人花园里开始看见的，不是声音而是气味——植物都经过精心挑选，这样参观者就能凭精确的感觉从一种香气走向另一种香气。在左边，他能闻到山梅花的香气。他俯在高起来的花床上——花床比小路高出三英尺——深深地吸着花香。

帕特里克听见脚步声，一只手碰了碰他的背。听见报纸的沙沙声的那个盲妇人现在和他在一起了。

——你能看见，她说。

——是的。

她微微一笑。

——你的鼻子发出的声音很响。

她叫伊丽莎白，她主动提议带他参观花园。她谈到自己的妹妹更善于辨别各种花和草药的气味，因为她不喝酒。“我像只海豚一样地喝酒，但是只从下午才开始喝。这是我三十几岁时的一场悲剧性的恋爱的结果。”他们一起走着，帕特里克看着她放松的身体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随意地走动，把握十足地朝罗勒和阔叶酸模走过去。她走过的时候，把手放下，轻轻抚摸一种叫“兔子草”的丝一般柔软光滑的叶子。她的花园是一座舞厅，她把介绍给亲密的莳萝和葛缕子，那害羞的两姐妹；她建议他弯下腰，去碰伤某些叶子，这些叶子的气味太清淡，他不碰是无法欣赏的。

“要集中嗅觉的力量，你就必须忘记声音。这里小鸟的叫声非常动听，但有时候我喝醉了酒或是带着宿醉来到这儿，这叫声就太可怕了。那时我就想把药水倒在手帕里，爬到树枝上去，用氯仿把它们麻醉了。”在花园中央，就在喷水天使的北边，还有一棵树，树上没有鸟。“你一直在看着樟树……小鸟比我们更善于识别死亡。植物有复杂的系统。对一只小鸟来说，鲜美多汁的水果必须首先由它的种系来断定。也许你喜欢腰果或芒果，或者认为漆树很美，但是小鸟知道，这真是奇怪，这些都属于气根毒藤科。”

她领着他朝进口的外国植物走去——不结果的柿树，还有 *pimpernella*，也就是茴芹。她对他感到很好奇，但是他却不愿意说很多，尽管他彬彬有礼，而且他喜欢她。他必须在这里待到晚上，然后设法从小岛游到一只船上去。沿着花园东边的花床种了龙蒿、薰衣草和豆蔻。她迟钝地举起双手，放在他脸上，摸索着他。她在他耳朵边上摸到一道伤痕。

——擦点儿 *perumel* 在这上面。那是一种香膏。

——警察在通缉我。

——什么罪名？

——故意损坏财产罪。

她大笑起来。

——不要痛恨你的生活。

他们是这座花园里的一幅图案，一尊雕像，一个女人用柔软的手掌蒙住一个高个子男人的脸，让他看不见。

当她把手从他眼睛上拿开的时候，她感到他脸上一阵喘气，那不是惊讶，也不是厌恶，而是别的什么。

——怎么了？

她那只绿色的眼睛在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产生了回响。Aetias Luna——加拿大名字是“月蛾”^①。月蛾。月亮飞蛾。她的另一只眼眶里根本就没有眼睛，衰老松弛的眼皮下面什么也没有。但是这只眼睛却是暗绿色的，像飞蛾一般的绿色，迅速转动着，似乎要捕捉他的目光，这只眼睛快活地掠过他的肩膀，落在他的耳朵上，他的鼻子上。他喜欢月蛾，它的下层翅膀闪亮着，像一个标志，这个有着纸草般质地的东西，他曾经看见它小小的长着软毛的身体在他的提灯的灯光里，在一根树枝或一块岩石上扑打着。那个女人转动着水汪汪的绿镜一般的眼睛，试图映照出周围的一切。

^① 原文为法语。

——怎么了？

帕特里克让她领着自己回到长凳边。他们坐在那儿，她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开他。在这座在喧闹声中更显寂静的花园里，他感到她收受了他所有的品质。在她双手紧绷的皮肤下面，一根根细细的青筋看得很清楚。他无法说话，尽管他所有的话都会被她失明的眼睛所掩藏。艾丽丝·格尔，他可以说，她曾经举起手去推倾斜的天花板，谈论伟大的事业，她像一个活木偶一样跳进他怀里，她后来死在浸染了鲜血的人行道上，在他怀里香消玉殒。

他们坐在那儿的时候，没有人到花园里来。木凳旁是薄荷胡椒、迷迭香。他们坐的地方的右边花床里是“艾蒿”^①，她说她不知道它的俗名。她手上的肌肉终于放松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她的脸。现在她正在休息，身体向后靠着，轻轻地睡着了。他把自己的手从她握着他的手里抽出来，离开了她。

现在他是傍晚的湖水的一部分，水面反射出的码头的灯光从他身上滚落。六颗星星和一轮月亮。起火的消息让马斯科卡旅馆里一片骚动，帕特里克拼命地游，想从佩奇岛岸边的水流之中挣脱出来，好向那艘船游去。船已经像蜗牛一样爬过湖面的黑暗，现在离岸边有五百码远。有跳舞的夜航——他游水的时候能听见音乐，说话声和铃鼓声像被裹住的玻璃落进水里。半轮月亮，几颗星星，一圈码头的灯光。

过去的某个时候，他曾经梦见过这样的时刻：一个罪犯在黑暗中向一艘亮着灯的船游去。他感到自己被从这个世界的背景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中分离开来,他想在这个时候睡觉,想游回刚才逃离的水流之中,回到盲人的花园,去睡觉。但是那艘没有名字的汽船却像磁铁般吸引着他。

一根沉木碰了他的肋骨一下,浮到他的身体下面,帕特里克听见自己像只动物一样尖叫起来。他做过的向一只船游去的梦里有热带的风和鳄鱼。他溅起一片水花,从水里冒出来,想要看清是什么碰了他一下,但是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是根沉木。”他自言自语道,现在他大声说话,决心坚定,恐惧突然成了他体内的一种力量。因为被这根沉木擦了一下,他变得充满了活力和野性,精神振奋。他记得自己从这个世界离开,跨出马斯科卡旅馆能通车辆的大门,身后是火焰。现在他将是夜晚的一员。他预见到自己的面容永远会在阴影之中。非历史。

他继续向前游,闻到岛上用山核桃木点燃的篝火冒出的淡淡的烟味。他饿得头昏眼花。船上传来音乐。“当心结冰的水塘,冒牌的金发女郎,还有债券也要防……”歌手的声音压过了乐队的低沉的演奏声。看见他沿着一根绳子爬到他们当中,肩膀上披着湖里的水草,肋骨上有圆木擦过后留下的血迹,他们会怎么办?

他现在已经与船并排,在月亮的影子里,抬头看着。“彻罗基人号”。房舱和娱乐室的方格窗照射出的灯光落在水面上。再上面是露天的甲板,一对对跳舞的人,乐队。他抓住在船靠码头时保护舷侧的竖直的橡皮条往上爬。他闻到甲板上食物的香味,迅速爬上去,头朝前爬进一扇窗户,落到一张桌子上。他在厨房里了。

一个厨师听见哗啦一声,转过身来,看见帕特里克躺着,周围是双菱形碎玻璃。帕特里克用手指按住嘴唇,直到那个人点点头,过去把门关上。帕特里克从桌上下来,他身边全是碎玻璃。甲板上,谈话暂停之后是更加高声的大笑,那是他们为发出了这种响声的摔碎的盘子或是随便什么东西而欢呼。厨师拿着扫帚走过来扫

地,同时帕特里克站在那儿脱湿衣服。靠近肋骨的地方和大腿上都有一道伤口。然后厨师用手势表示他要去睡觉了,像个幽灵一样走出了房间。帕特里克走到开关旁边,拧暗了厨房的灯光。

现在一定是午夜了。甲板上喧闹声不断,管弦乐队的演奏在多疑的爱和犹豫的爱之间穿行。微弱的音乐向下渗透到他似乎拥有的这间大厨房里。他知道自己会被抓住,也许会被监禁,但是现在,他因为这短暂的自由而感到兴奋。

他拧干衣服,打开大烘箱,把衬衫和裤子摊平,用面包师傅用的扁铲把衣服推进去。然后他开始找吃的。有几个煮熟的土豆。他从冰箱里拿出厚厚一片生肉,蹲在长台面后面。他只严肃地吃着土豆。他用一把锋利的刀把肉切成条吃,舔着沿着胳膊滴下来的肉汁。他不时站起来,在水龙头上喝水,留神看在烘箱里低温烘烤的衣服。

第三部

卡拉瓦乔

监狱有着蓝色铁皮屋顶。他们正在把金斯顿监狱的屋顶漆成蓝色，蓝得仿佛和天空融为一体，因此，过了一会儿，屋顶上的三个人就开始不能确定屋顶和天空之间明确的界线了。好像他们能爬得更高一些，爬到铁皮外面，爬进屋顶上方那座海洋里。

四小时之后，中午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在蓝色的天空上行走了。巴克、刘易斯和卡拉瓦乔这几名囚犯知道这是一个幻觉，是对感觉的羞辱。为什么故意把屋顶漆成蓝色？他们每移动一步，都必须先想两遍某一块平面的边缘在哪儿。有几次，帕特里克·刘易斯手里拿着政府的漆刷，皱起了眉头。跨出看似毫无危险的一步，他却可能从空中掉下去摔死。他们距离地面有五十码高。几只油漆桶用绳子穿在一起——屋顶的每一个斜面上都有一只桶——这样两个人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在长长的屋顶上走过。休息时，他们就坐在屋顶的脊饰上吃三明治，一整天都不下来。工作时，他们把手掌根靠在未干的油漆上。他们会抓一下鼻子，发现自己有一部分变得隐形了。如果他们漆的时间足够长，就会被消灭掉，成为蓝天上蓝色的小鸟。帕特里克·刘易斯明白这一点，他正把一只不愿爬开的虫子活活漆在蓝色的金属上。

分界，那个叫卡拉瓦乔的囚犯说。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个。

他就是那样逃走的——一根长长的双层保险带在他肩膀下面

系好，把他固定在顶塔上，这样他不用胳膊就能挂在上面，张开双臂，同时巴克和帕特里克给他上漆，把他的双手、靴子和头发都漆成蓝色。他们在他的衣服上涂上油漆，然后，用一块手帕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脸漆成蓝色，就这样，他消失了——在那些仰着头向上看却什么也没看见的警卫眼里。

寻找逃犯的行动渐渐停止、熄灯号吹过之后，卡拉瓦乔还是原来的样子，看不见他知道会升起的几乎没有光辉的狭长的新月。小偷的月亮。他能听见风停之后新的寂静之中安大略湖的水声。帆船摆动的声音。猫头鹰的爪子抓铁皮屋顶的声音。他开始在仿佛蚕茧一般将他包裹起来的干油漆下面行动起来——刚开始他无法挣脱包住他的那层硬硬的壳，感到弯起胳膊揭开手帕时衣服在裂开。除了黑夜，他什么也没看见。他解开保险带。他松开暗中绕在顶塔上的绳子，顺着绳子滑下了屋顶。

带着眼部那个白色三角形，他跑过巴斯镇，边跑边寻找一家可以闯进去的五金店。他是一个奇异的生物，必须在天亮以前从蓝色的皮肤下面逃出去。但是镇上没有一家五金店，也没有一家油漆店。他闯进一家服装店，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把衣架上随便什么合身的衣服穿在身上。他能听见小店楼上房间里的收音机里传出的爵士乐，音乐是他的指南针。他的手摸到了一面镜子，但是他不愿开灯。他拿了一副手套。他跳上一辆送牛奶的慢车，爬到车顶上。天正在下雨。他解开皮带，把自己安全地绑在车顶上，然后睡觉了。

在特伦顿，就在火车开始重新开动时，他松开绑住自己的皮带，滚下路堤。他全身仍然是蓝色的，无法看见自己的模样。他脱下衣服，在草地上摊开，好在白天看看这些衣服摆成人形是什么样。除了知道从特伦顿到多伦多乘火车需要三个小时，他对这座

城镇一无所知。他又睡了。接近傍晚,当他在工业区外围的树林里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雷迪克门窗厂”的字样。他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一些,然后从树林里走出去——绿色毛衣,黑色裤子,蓝色靴子,还有一个蓝色脑袋。

他刚走进空地,一个坐在店后面一堆木材上的孩子就看见他了。男孩没有动一动,只是在他走过来时打量着他,看他尽量显出随意的样子,走过二十五码的空地,到小店前面来。卡拉瓦乔在男孩面前蹲了下来。

——你叫什么?

——阿尔弗雷德。

——你能到那里面去吗,阿尔,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找些松节油?

——你是电影公司的吗?

——电影? 他点点头。

孩子跑开去,几分钟后就回来了,还是一个人。很好。

——这地方是你父亲的吗?

——不,我只是喜欢这儿。所有的门都架在外面,在它们不属于的地方——在不该在的地方的东西。

就在男孩说话的时候,卡拉瓦乔撕下了衬衫下摆。

——镇上还有一个地方,在那儿你可以看见尾挂发动机和汽车引擎挂在树枝上。

——是吗? 阿尔,你能帮我把这个从我脸上和头发上弄下

来吗？

——当然。

他们坐在门边，在将近傍晚的阳光之中，男孩把衬衫下摆在铁皮罐子里蘸一下，然后擦去卡拉瓦乔脸上的颜色。他们两人静静地谈论着引擎挂在树上的那另一个地方。卡拉瓦乔解开衬衫扣子时，男孩看见他脖子上那几处可怕的伤疤，倒吸了一口气。在他看来，那些伤疤仿佛是一只巨大的鸟在企图抓走那个人的脑袋时留下的爪印。卡拉瓦乔让他忘了电影的事，他不是演员，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我是卡拉瓦乔——那个画家。”他大笑着说。男孩保证什么也不说。

他们决定应该把他的头发剪掉，于是，男孩回到店里，手里拿着一把修剪玫瑰枝的剪刀，耸着肩，咯咯笑着走了回来。很快，卡拉瓦乔看上去几乎成了秃子，别人肯定认不出他了。雷迪克门窗厂的老板忙的时候，卡拉瓦乔去用了卫生间，打上肥皂，把松节油从脸上洗掉。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脖子，脖子上因为三个月前在监狱里受到袭击而留下了伤疤。

在院子里，男孩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上面写着“1882年”字样的旧的采枫糖用的小插管，包在那张纸里。那个人洗得干干净净地回来后，男孩把这个东西递给他。那个人说：“现在我没有可以给你的。”男孩咧嘴一笑，很开心。“我知道，”他说，“记住我的名字。”

他在奔跑，靴子消失在灰色的灌木丛里。朝着远离安大略湖的方向，向北跑去，他知道在那儿他能找到一座关着的别墅，可以在里面安静地待几天。对卡拉瓦乔来说，风景永远都不平静。一

棵树困难地弯着身子，一朵花被风吹打，一片云往回飘去，一只球果掉落下来——一切都以不同的速度痛苦地运动着。当他奔跑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切。眼睛裂成碎片，散进十五个世纪，观察着每一个行为。

他沿着特伦特运河系统左岸奔跑，跑过几座红色水闸和架在水上的水泥平台。每隔几英里，他就会停下来，看着闸门那边平静如镜的水翻腾起来，然后，他又开始跑起来。两天后，他已经跑到了北方的博比凯吉恩。那天夜里，他就睡在博伊德锯木厂的木材堆里，过了一晚之后，他沿着一条公路飞奔而去。那正是黄昏时刻。现在他已经在外面睡了三夜了。他手腕上还有一点蓝色油漆。

他最初看见的几座别墅都显示了太多有人居住的迹象，独木舟已经被拖了出来。他沿着它们的车道退回去。他来到一座有玻璃封闭门廊、绿色百叶窗、油漆过的尖角阁和双斜面屋顶的别墅前。如果主人来了，他可以从二楼窗户跃出去，在屋顶上行走。卡拉瓦乔用小偷通常使用的观察法来看建筑设计，他们看橱柜时看到的是脆弱的橱背，他们知道穿过篱笆比跳过去更加容易。

他站在暮色之中，喘着粗气，抬头看着别墅，他只吃了男孩给他的一点点巧克力，已经对奔跑感到厌倦了。阿尔。在他身后，景色正迅速变暗。十秒钟后，他已经在别墅里了。

他从各个房间走过，心里很激动，手滑过沙发顶部，注意到书架上堆放的杂志。他向左拐，走进厨房，用刀锯开一听罐头。黑暗。今夜他不想要灯光。他把刀插进罐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豆子，他太饿了，也太累了，不愿意去拿勺子。然后，他走上楼去，从一张床上扯下两条毯子，铺在楼上过道里通向屋顶的窗户旁边。

他痛恨睡觉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可利用的光线里获得成功和工作的。夜里，妻子会睡在他怀里，但是他周围的房间继续充满

生机,他的身体能吸收每一种声音,他注视的目光覆盖了黑暗。他会像个小偷那样在睡觉时感到很不安全,那就是他们总是疲劳的原因。

他爬进黑色的水里。血的温度。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地平线,他身在其中的液体没有边。夜晚的空气是雄辩的。一只动物溜进了水里。

这条河并不深,他能趟过河去。他的两只靴子用鞋带系在一起,挂在他脖子上。他不想把靴子弄湿了,但是他走进更深的水里,感到靴子里正在渐渐浸满了水,现在多出了水的重量。河床让人感到安全。泥巴。树枝。在他以南一百码的地方有一座用水泥和木头建成的桥梁。锁骨边的靴子被拽了一下。

就在卡拉瓦乔向后仰着头睡觉,正在目睹一个熟悉的噩梦时,三个人悄悄走进他的囚室。那几个人走进去,对面上层囚室里的帕特里克看着他们,忘记了所有的语言。就在他们在卡拉瓦乔身体上方举起手来时,帕特里克突然喊出了方形舞舞步的口令——“阿勒曼德全部离开了角落”——他滑稽地尖声叫着发出警告,叫声响起在冷漠的黑夜里。三个人对着突如其来的声音转过身去,卡拉瓦乔跳起身来,挣扎着摆脱噩梦。

那几个人把他的灰色床单拧成一根绳子,绕在他的眼睛和鼻子上。卡拉瓦乔勉强能呼吸,他勉强能听见仿佛延迟了的打在他头部侧面的拳头声。他们把捆在床单里的他摇来晃去,直到把他甩进另一个人手里。接着又是一通打。帕特里克的聲音在继续大叫,现在其他囚室里的人也醒了,砰砰地敲打着。“小鸟飞出去,乌鸦飞进来,乌鸦飞出去,牵着小鸟转起来。”父亲的语言从他过去的

某个地方冒了出来，现在成了谋杀的配乐。

噩梦中的动物露出了牙齿。卡拉瓦乔突然转向一边，动物的嘴撕开了他脖子右边的靴子。水被放了出来。他感到自己在变轻。他被来回摇晃着，没有图像，没有气味，他成了十岁的孩子，在树上倾斜得厉害。一堵墙或是一只手臂打了他一下。“该死的意大利人！该死的拉丁人！”“对你的搭档真礼貌，伸进手去掏腰包。”他举起双手和这个水里的动物争吵——牺牲双手来保护身体。他感到心里没有血。他干咽一口空气。他最迫切的需要是跪起来，从碟子里舔水。

三个渐渐变得洋洋得意的没有种族特征的人打开了。“你好意大利人。”那个男人踢在他肚子上的一脚又让那个歌手唱了起来，好像一架自动风琴被弹了一下，当这几个人开始殴打被蒙住了眼睛的卡拉瓦乔时，快速而单调的声音在唱着两步舞舞曲。和卡拉瓦乔结盟的只有这位歌手，否则他的大脑仍然陷在水下。然后他们放开了他。

他站在那儿，仍然蒙着眼睛，伸着双手。对面囚室里喊叫的人安静了下来，他知道卡拉瓦乔需要在寂静中仔细地听，辨别能够表明这些人在哪里的线索。他们是不会说话的野兽。他可以从他们嘴里偷出牙齿。每个人都在注意看，只有他没有，他的眼睛蒙着，双手伸着。

挫光了的自制剃须刀刀齿划出一道弧线，朝他的脖子挥去，朝裂开的靴子的右边挥去。他向后跌在石灰石墙上。另一只皮靴像只茶杯流出了水，仿佛一片肺叶泄了气。一片寂静的真空。

他意识到这几个人已经走了。那个目击证人，上层囚室里那个喊叫的人，开始平静地对他说。“他们割破了你的脖子。你明白吗！他们割破了你的脖子。你一定要止住伤口的血，直到有人来。”然后帕特里克对着石灰石包围中的黑暗尖声呼叫救命。

卡拉瓦乔找到了床。他跪在床垫上——头和胳膊肘支撑着被打伤的身体，不让任何东西碰到痛处。血沿着下巴流进他嘴里。他感到好像自己吃掉了袭击他的动物，把能吐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暗褐色的唾液，血，吐了又吐。一切都在消失。他的左手碰了碰脖子，脖子不在那儿。

第二天早晨，卡拉瓦乔划着一只独木舟查看别墅周围的湖岸。他在湖中央时，一个女人划着另一只独木舟出现在湖湾里，向他打招呼。红头发。女巫一般光洁的奶油色的皮肤。她戴着一顶用披巾系着的帽子，带着绝对的信任对他挥手，相信如果他在这湖上的一只独木舟里，他就是受欢迎的，安全的，尽管他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从别墅里的蓝色衣柜里偷来的。淡紫色衬衫，白色帆布长裤，网球鞋。他停止了划桨。她做着复杂的划桨动作，把船划过来与他并排。

——你和尼尔一家住一起。

——你怎么知道？

她指了指独木舟。这儿的人能认出船是谁家的。

——他们八月份要来吗？

——我想是吧。他们不能肯定。

——他们总是这样。我叫安妮，是个邻居。

她指了指隔壁一幢房子。她穿着泳衣和单薄的短裙，光着脚，

船桨靠在肩上。

——我叫戴维。

几滴水沿着棕色木桨滑落在她皮肤上。他看着她不时从草帽的阴影下出现的那张细腻得令人惊奇的脸。他决定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不明确的身份。

——我到这儿来认识自己的处境。

——这可是个好地方。

他再次抬起头来看着她，这次目光不一样，越过了她洁白细腻的皮肤和裸露的双臂。

——你为什么像那样说？

她举起手来遮住阳光。询问的目光。

——刚才你说……

——只是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如果你独自在这个地方，它可以使你恢复纯洁。你是艺术家吗？

——什么？

——你脖子上有浅绿色。

他笑了。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把这种颜色叫做蓝色了。

——我该走了，他说。

她把船桨向前举起来，让它横在膝盖上，同时对自己点点头，意识到他们之间刚刚竖起了一堵墙。他们的独木舟撞了一下，她向后划去。他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如此慷慨地说话，像她说那句话一样。这是个好地方。

——谢谢。

她转过身来，迷惑不解。

——谢谢你指出淡绿色。

——嗯……尽情享受湖上的乐趣吧。

——我会的。

她感觉到了他的退避。他独自一人，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任何人了，她靠得太近，说话声太大了。她划着独木舟离他远去时，他看着她纤弱的后背。

卡拉瓦乔从这片水上看过去，仿佛它现在是一个人，一只他在它背上移动的动物。他没有想接近或离开的路径，突然之间，他只能落入水中，或与它为伴。

卡拉瓦乔第一次注意到对面囚室里朝下看的帕特里克·刘易斯时，他只是挥挥手，然后便看别的地方了。卡拉瓦乔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的睡眠中度过的。囚室里夜晚亮着的灯光，不停的吵闹声，都让他感到紧张。对面那个企图烧掉马斯科卡

旅馆的囚犯更糟。他总是笔挺地坐在床上,看着下面的动静。当卡拉瓦乔遇袭后缝好了喉咙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帕特里克在等着他。当卡拉瓦乔第二天下午突然疼醒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发现这个人注视的目光在安慰他。帕特里克笔直地坐在那儿用精确的动作抽烟,在吐出烟雾时把手和香烟完全从脸面前移开。

——你是不是有条红毛狗?几天后他问卡拉瓦乔。

——赤褐色,他轻声回答。

——你是小偷,对吗?

——最好的一个。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正如你看见的这样。

——有人抛弃了你,我猜。

——对。就是那只红毛狗。

他曾在不开灯的房间训练做小偷,拆掉一张餐桌的腿,拧开收音机的后壳和烤面包机的底座。他会拉上窗帘,挡住任何一点微弱的街灯光,把厨房食品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再把每一样东西都放回去,工作的时候必须记住所有这些东西在地板上的位置。像这样的佩尔曼记忆训练法。妻子睡觉的时候,他把家具从她卧室里搬出来,把沙发搬进去,换掉墙上的画和床边小几上的小垫子。

白天,他动作缓慢,仿佛在保存剩余的能量——像一只在交配后飞行的蝙蝠。他会走进一家家具装饰用品店为妻子拿包裹,同时观察家具,心里想着把椅子从那扇窗户搬出去,把雕刻着各种庄稼的桌子向右转三十度从门搬出去。

身为小偷,他对世界的感觉局限于自己周围二十英尺内存在

的东西。

第一次行窃，卡拉瓦乔从二层楼的一扇窗户跳出来时受了伤。他仰面躺在怀特韦尔家草坪上，脚踝跌断了，手里抱着一幅杰弗里斯的画。就在他躺在那儿的时候，那家人走进屋里，碰到被氯仿麻醉的狗，尖叫起来。门廊上的灯都亮了起来，幸运的是，一棵树的影子投在了他身上。

两小时后，他碰巧走到一个全是长长的谷仓的地方，直到被那里面的气味包围了，他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一家蘑菇工厂。只有过道和办公室亮着灯，蘑菇生长的长长的蘑菇舍永远处在黑暗之中。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大厅里有带电池灯的防护帽。现在天快亮了。今天是星期天。他可以度过不被打扰的一天。后来，在阳光下，他把靴子和袜子割开。他做了一只夹板，用绝缘胶布缠起来。比疼痛更糟的是饥饿。他在阳光下看着自己偷来的画，清晰的线条，颤抖的签名。

黄昏时分，他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走进一个菜园，拔了几根胡萝卜，放进衬衫里。他试着去抓一只鸡，但是小鸡加快了脚步，把他甩在了后面。他回到蘑菇工厂大厅里极微弱的灯光下。他读了读工人打孔卡上的名字。萨尔瓦托雷利，马斯卡德利，达奎拉，佩雷拉，德·弗朗西斯卡。大多数是意大利人，有些是葡萄牙人。从八点到四点上班。他感到更安全了。在办公室里，他把抽屉和柜子逐一查看一遍。

他知道有人每次闯进办公楼里都把办公桌上没有用的东西偷走，但他不是这样的人。有人告诉他这是一种表明自己小偷身份的行为。大多数业余小偷无法控制自己。由于他们所有的训练都集中在偷窃的主意上，身体就没有了控制。这种行为意味着粗俗

下流,而专业小偷却从这种行动转向对房间的仿佛医护人员一般仔细的搜索。记住详细的收据,用刀片裁下重要的几页。

当卡拉瓦乔参加窃贼团伙的时候,他首先对他们的彬彬有礼感到吃惊。甚至那些偷废物的人看上去也很有教养,戴着半月形镜片的眼镜;要不是鼻烟会破坏嗅觉,他们会吸鼻烟的。多伦多西区的咖啡馆里坐满了这些人,他们下午没有活干,中午醒来,刮过胡子以后,和朋友一起吃午饭。他们欢迎卡拉瓦乔加入到他们当中来,非常保守地告诉他行窃的艺术。有些人是“搬东西的”,有些人偷动物,有些人绑架狗和太太,有些人只与肉食品或书面资料打交道。他们保护自己的风格和兴趣范围。他们试图劝说年轻人,让他相信他们所做的是最有意义的,但是同时他们并不想鼓励太多的竞争。

他还年轻。他对他们充满了敬畏,想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刻成为他们所有人。他和他们在一起,倒不是要学他们的技艺,而是要研究他们回到有序世界之后的生活方式。他还有这一点要学。在蓝窖咖啡馆里,他才二十二岁,只有个性才能强烈地吸引他。他是个跨进一座大厦、心里充满了嫉妒的年轻人。他的手滑过光滑的栏杆,手掌和手指享受着这种光滑的感觉。复杂的电灯开关!你的脚融入其中的地毯!他用他们的个性做这件事——他走开去,带着他们的风格 and 他们的商标,他们思考的节奏和抽象的音调。

后来,他跟随他们每个人一个星期,为的是观察他们的行事。有些人走进屋里,待了三个小时,出来时拿的东西如此小巧,可以放进衣侧的口袋里。有些人半小时内就把一楼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

现在,正当他第一次行窃的时候,卡拉瓦乔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蘑菇工厂的财务情况,偶然发现一只钱柜。绝不要在你睡觉的地方偷东西。所有这些翻找只是因为无聊而已。他想要本书,他想

吃肉。如果他不得不藏几天，那么他就想吃鸡肉，想读文学作品。卡拉瓦乔拧亮工头防护帽上的灯，走进他早些时候选好的他自己的蘑菇舍。高低不同的架子一直伸到长长的房间的尽头。架子上有槽，槽里有肥料、土和正在生长的幼菇。

现在他是在一个有着上百万只蘑菇的黑暗的牢房里。他舒服地蜷伏在房间尽头离门最远的矮架子下面，杰弗里斯的画就放在身边。他关掉防护帽的灯，吸进有浓浓的蔬菜味的空气。他一天半没有睡觉，第一次麻醉了一条狗，从一扇窗户跳出来，试图追一只鸡……

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脸。他往后退去，没有睁开眼睛。在这之前，几个人在槽上俯身挑蘑菇时，照在他头顶上的片片破碎的灯光曾让他醒来。蘑菇分不同的阶段种下，每两批之间相隔几个星期，因此总是有一批蘑菇可以采摘。在工作服和架子摩擦的声音中，他又睡着了。现在碰在他脸上的布让他惊醒过来。在他右边有个女人摇摇晃晃地单脚站着。她穿着一条衬裙靠在灰泥墙上，上半身赤裸着，在费力地穿一只鞋。稳稳地放在上层架子上的防护帽正对着她，因此她穿衣服的时候能看见自己正在做什么。她黑色的影子和白皙的身体平行移动着。

他仍然一动不动。乌亮的黑发和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她的身体向上够，要从钩子上把上衣拿下来，因为穿了两只鞋，现在站得更稳了。

——嗨。

她脸色严肃地朝黑暗中看去，拿起防护帽，将灯光移过房间，从一排排架子上扫过去。

——安杰莉卡？是你吗？她大声说。

她一只手拿着防护帽，把短裙套上，停下来，戴上防护帽，扣上纽扣。她开始唱起歌来。他得吸引她的注意力，却又不能吓着她。他开始和她一起哼起歌来。她防护帽上的灯光迅速向下照到他躲藏的地方，她开始打起来，踢他的脸。他痛得大叫一声，然后开始笑起来。

——求求你，明天给我带些吃的来。

——Perchè？^①

——我是个小偷。我跌断了脚踝。

她弯下腰，伸出手来。

——Tartufi？^②你在偷什么？偷蘑菇吗？

她的手放在他的脚上，摸着包扎起来的脚踝，于是她相信了一切，心里已经从他的笑声知道他是个温和的人。

——我在离这儿一两英里的地方把脚踝跌断了。我很饿。求你明天给我带些鸡肉来。

他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膝盖上的裙摆，她蹲下来时，

① 意大利语：“为什么？”

② 意大利语：“蘑菇？”

灯光就在她膝盖上跳动着。现在他对她所能够有的了解只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充满了自信，在和他一起笑。

——Come si chiama?①

——詹内塔。

——我叫卡拉瓦乔。

——一个小偷。

——Sicuro.②

——明天我会给你带些鸡肉来。还有一本《圣经》。

——让我看看你的脸。

——Basta! Ha visto abbastanza.③

她拍了拍他的脚。

——你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问问我该把脚踝怎么办。

又是一片黑暗，而他渴望光明。她的防护帽上的那束细细的光线，她伸手向上拿上衣时露出的纤细的肋骨，她的影子完全占据了他的回忆，他不得不让这幕景象再开始一遍，就像放一小卷胶片，有七八秒钟长，直到她伸手去拿灯，使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为止。他把这幕景象放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转向她的声音。他什么

① 意大利语：“你叫什么?”

② 意大利语：“当然。”

③ 意大利语：“够了！你已经看得够多的了。”

都不要,只想要鸡肉,真是奇怪。这是他在马路对面院子里徒劳地追鸡这件事在他的记忆里让他烦恼。

第二天早晨她来了,让他在她换衣服的时候转过脸去。她告诉他每个工人都选择一间房间或一个角落换工作服。她打开一大块布,把吃的给他。鸡肉、一些色拉、牛奶和香蕉蛋糕。那是他到目前为止所吃过的最难吃的香蕉蛋糕。

——Devo partire. Ritornero. ①

下午,詹内塔和另三名女工来看他。他料到她们会开玩笑,但是在孤独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喜欢有她们陪伴。她们吵吵闹闹地离开时,她伸出手来。她轻轻碰了碰他的嘴。然后她拿出绷带,把他的脚踝重新包扎起来。

——Così va meglio. ②

——我什么时候能从这儿出去?

——我们为你计划好了。

——Bene. ③让我看看你的脸。

她的灯仍然放在他脚边。于是他把手伸到后面,拿起工头的防护帽,把灯光照在她身上。她仍然在往下看。他意识到自从她很疼地撕掉绝缘胶布,他的右手就一直握着她的脚踝,现在仍然握

① 意大利语:“我该走了。我要回家了。”

② 意大利语:“这样更好。”

③ 意大利语:“好。”

着。

——谢谢你帮我。

——对不起，我踢得太重了。

第二天，詹内塔蹲在他身边，微笑着。

——我们必须把你的胡子剃掉。在这儿干活的只有女工。

——Mannaggia!^①

——我们必须把你装扮成女人带出去。

他伸出手，把手指伸进她的头发里，伸进那片黑暗之中。

——詹内塔。

——你得把胳膊放下来。

她的手停留在他肩膀旁边，手里拿着折叠式剃刀。他不愿意放开她。

他们的身体向前倾时，脸部变暗了，她的灯光从他头顶上照了过去。他能闻到她皮肤上的气味。

——这是第一个吻，她轻声说。

她把裙子递给他。

^① 意大利语：“该死！”

——Non guardare^①,拜托了。别看。

他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几天前她站过的地方。他打开自己的灯,让灯光照着她,然后开始脱衬衫,接着犹豫了一下,但是她一直在看着他。他看见墙上自己的影子。她微笑着走上前来,在他用那只好脚单脚站着时扶住他。

——来,我教你怎么穿裙子。先把这个解开。

她抓住在他赤裸的身体上堆成一团的布。

——啊卡拉瓦乔,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我们是如何相遇的吗?

这次他没有划独木舟。黄昏之前,他已经沿着湖岸线走了一圈,边走边记住沼泽地的位置。现在,他身穿黑衣,顺着自己走过的小路朝那个有独木舟的女人的大院走去——大院包括主楼,周围的几座小楼,一间停船棚屋和一间冰窖。他不知道这座湖叫什么名字。他跑来的时候经过一块路牌,上面写着这个地方叫做“费瑟斯通岬角”。那是在他看见电话线的时候,他知道那些电话线一定是从她那片房子里牵出来的。

他穿过最后一些树,走进空旷地带,一切都在黑暗之中,仿佛主人已经收拾好东西离开了。他本来以为会看见长方形的灯光。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观察力,不知道自己应该转多少度才能对准别

① 意大利语:“别看”。

墅的方向。他需要一些人类的环境。一只拴在链条上的狗，一扇窗户，一个声音。他再次转过身去，看见了湖上的月光。但是天上没有月亮。他意识到那一定是从停船棚屋里透出来的灯光。周围的景色，和大院的蓝图，都跳回到他大脑里。他朝湖水走去，心里知道哪里有低矮的灌木，石头围墙，他看不见的修剪过的树木。他悄悄走进棚屋，留神听着动静。什么也没有。他抓住一根用来吊起船上引擎的滑轮链条，荡上像条裙子一样围在上层棚屋周围的第一座屋顶。他走上屋顶斜面。那个叫安妮的女人正坐在里面的一张桌边。

一盏油灯照射出的灯光。她面对着湖水，她夜晚的窗户，正弓着背趴在桌上写着什么，对房间里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察觉。一条夏天穿的短裙，一件她丈夫的旧衬衫，袖子卷着。她从纸上抬起眼睛，凝视着灯里的煤油。目光后面的心思不知道在哪里。以前卡拉瓦乔从没有见过别人写东西。他看见她放下自来水笔，后来又拿了起来，试着写了几笔，意识到笔尖干了，于是拿起衬衫下摆擦掉笔尖上干了的墨水，一边整理着笔尖上的凹槽，好像停顿不是她思想的犹豫，而是钢笔的萎缩造成的。现在她急切地弯下身子，半笑着，舌头在嘴里动着。

如果她把头转向右边，就能看见他的头贴在一小块窗玻璃上，油灯的光刚好照到那里。他想到了那可能的一瞥，于是更向后移了一些。他想起自己在多伦多走进的那些人家的书房，一直通到天花板的书架形成的气派远景，他爬上书架寻找自己想象在那儿的贵重物品时掉进他怀里的猪皮或其他皮革封面的书，他的靴子把书往里推，好有一个踩脚的地方。然后，在那上面，他的头紧贴着天花板，向下看着长方形的房间，听着自己的狗发出警告的清楚的叫声，一动也不动。门在他下面打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拿起电话，拨着号码，同时卡拉瓦乔却高高地在书架上，心里知道现

在一旦那个人看见他身穿黑色裤子和背心，像只怪兽一样一动不动地紧贴着特罗洛普和 H. G. 威尔斯的书，他就应该有所动作。他可以在那个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对着话筒说出一个字之前落到皮沙发上或跳到他身上。然后不打开落地窗就穿过去，身体撞开窗玻璃和薄木板，接着不假思索地从阳台跳进花园里，他会在那儿骂狗报警太迟，然后匆匆离开。

但是这间停船的棚屋并不豪华。女人光着的双脚交叠着放在染色木地板上。桌上有一盏灯，地板上有一张床垫。在这样的灯光下，周围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窗玻璃，她就像在一颗钻石里，像燃烧的煤油旁边的一只飞蛾，被困在钻石所有琢面的中心。他知道，他正在看的景象中有一种亲密，甚至做丈夫的也不能比他离得更近，他一个小偷看见了这个富有的女人在试图发现自己是什么或者能够创造什么。

他把手举到脸面前闻了闻。油和锈。手闻上去有链条的气味。他们闻上去有他们碰过的东西的气味，这对小偷来说永远是对的。油漆，蘑菇，印刷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有钱人的气味。他喜欢闻上去有自己这一行的气味的人——砍雪松的木匠，身上有汗湿的挣扎的猎狗气味的捕狗员。这个女人有什么气味？午夜过后，在这间黄色松木搭成的小屋里，她凝视着一碗煤油，目光仿佛在穿透情人的头颅。

他无名无姓，生活中从未有过这个女人所拥有的平静。他站在外面的屋顶上，在她的潜意识里是一只熊的轮廓，而她越过了他去挖掘另一个秘密，一个她自己的秘密，用湿润的黑色的字在纸上表达出来。他在多伦多曾经帮助建造、油漆或曾经闯入的房子没有标记。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他曾经施展技艺的地方。有些人对自己只被别人描述感到气愤或悲哀，他就是这样的人。马路沥青铺设工，房屋建筑工人，油漆匠，小偷——然而他在周围所

有人眼里都是个隐形人。

他穿过黑暗跳到夏天的草坪上，然后朝主楼走去。他没有开灯就找到了厨房里的电话，于是给他在多伦多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

——好了我出来了。

——Lo so.^①

——你怎么知道？

——警察来过。Scomparso.^②不是说你逃走了，而是说你失踪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上星期。你逃走几天以后。

——“八月”怎么样？

——他和我在一起。他很怀念夜晚的散步。

她开始谈起她姐夫的家，她已经搬进去住了。这次是越过一片黑暗，黑暗就是距离。

——我能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的，詹内塔。

——小心。

他从电话旁边走开时，她正站在黑暗之中的起居室的中央。他的耳朵一直在注意听詹内塔的声音，别的什么也没听见。他的大脑在想象着她——光洁雪白的脸，一头乌亮的黑发。

① 意大利语：“我知道。”

② 意大利语：“消失。”

——Non riuscivo a trovarti. ①

——说英语。

——我想请求你的同意,但是找不到你。

——你找到了别墅,你找到了电话,你本来可以找到我的。

——我可以。这是一个习惯……通常我并不请求同意。

——我去点灯。

——好,那总是更安全些。

她揭开玻璃灯罩,把火柴靠向灯芯。火光照亮了短裙、衬衫和她的红头发。她从灯旁边走开,靠在沙发背上。

——你刚才在往哪里打电话?

——多伦多。我妻子。

——是这样。

——我会付电话费的。

她挥挥手,拒绝了他的提议。

——那是你丈夫的衬衫吗?

——不是。但我丈夫的衬衫在这儿。你想要吗?

他摇摇头,一边环顾着房间。一只壁炉,一道直楼梯,卧室在楼上。

① 意大利语:“我没能找到你。”

——你想要什么？你是个小偷，对吗？

——在别墅里你能偷到的只有空间和人。我需要用你的电话。

——我要吃点儿东西。你要吃点儿吗？

——谢谢。

他跟着她走进厨房，感到和她在一起很放松——仿佛这是他与詹内塔的谈话的继续。

——告诉我……

——戴维。

——戴维，为什么我不怕你？

——因为你刚从一个地方回来……你在那儿得到了什么。或者你还在那儿。

——你在说什么？

——刚才我在停船棚屋的屋顶上。我的确找到了你。

——我以为今天晚上有只熊在附近活动。

她坐在他对面，笑他越狱逃跑的故事，但并不完全相信这件事。一个童话。她用手挡在玻璃灯罩上，把灯吹灭了。凌晨两点。当他们进入黑暗之中时，他的大脑仍在想着她的样子，她纤巧的身材，细腻的皮肤，披散在灯光下的被照亮的头发。她奇异的美的令人惊奇的色彩。

——我再也不能忍受灯光了，她说。

——是的，现在是黑夜。让黑暗进来吧。

——有一次我不得不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我得了麻

疹。

她的声音很精确，水晶一般清脆。他闭上眼睛，听她说话。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叔叔——他是个有名的医生——来看我。在我的房间里，所有的窗帘都放了下来，一点儿光线都进不来。因此我什么都不能做。他们不让我读书。他说我给你带来耳环。那是特别的耳环。他拿出几只樱桃。两只樱桃被果茎连在一起，他把它们挂在我的一只耳朵上，又拿出一对，挂在另一只耳朵上。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晚上，我不小心地把耳环拿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就不能躺下睡觉。

——你有孩子吗？

——我有一个儿子。过一两天他就和我丈夫一起来。我有一个不说话的兄弟。这是他的衬衫。他已经有好几年不说话了。

卡拉瓦乔躺在地毯上。刚才有灯光的时候，他一直在仔细察看地板的舌榫，一边在推测怎么把这样的地板搬走。她还在继续说着。

——几天后所有的丈夫们都要到湖上来。一个奇怪的习俗。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一直非常快活。听……没有声音。在停船棚屋里，总能听到湖水的声音。当湖面风平浪静、湖水寂静无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孤寂。

现在房间里一片寂静。他站了起来。

——我该走了。

——你可以睡在沙发上。
——不。我该走了。
——你可以睡在这儿。我到楼上去睡觉。
——我是个小偷，安妮，un ladro^①。
——对。你越狱逃跑了。

他清楚地看见她在没有点亮的灯的另一边，下巴靠在握紧的拳头上。

——我真的爱上这湖了。我害怕不得不离开它的那一天。今天晚上我在写很多年来我所写的第一首爱情诗，诗里的爱人就是湖水的声音。

——我一直害怕水里的动物。
——但水是善良仁慈的……
——是的，我知道。再见，安妮。

和詹内塔结婚之后，在偷窃事业成功之前，卡拉瓦乔陷入了一个意外的困难——他突然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他闯进别人家里，确信有人策划了一场阴谋，要将他诱人圈套。詹内塔无法忍受这个。她不愿意和一个训练有素却害怕出门的小偷生活在一起。

——去找个搭档！

^① 意大利语：“一个小偷”。

——我从来都不能和别人一起干，这你是知道的！

——那就去找只狗！

他偷了一只深红色毛的小猎犬，给他取名叫“八月”。夏天的一次盗窃。那只狗是他的救星。他叫得很快，像一声惊叹——一项宣告，要拿快拿，不拿快走——就狗而言，这足够警告主人了。

干活的时候，他们好像陌生人——卡拉瓦乔在大街的一边溜达，“八月”在另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走进一座房子之后，狗就坐在草坪上。如果主人回来得早了，狗就会站起来，发出一声清脆的吠叫。过一会儿，一个人影就会抱着一块地毯或一只箱子从窗户跳出来。

现在他把牛奶倒进高玻璃杯里，在姐夫家的房子里边走边喝，在这个炎热的多伦多的夜晚，冰凉的牛奶渐渐充满了他的身体。他坐在楼梯上，面对着门。他听见狗的一声清脆的叫声和她走近前门时的笑声。

在黑暗的门厅里，牛奶的白色消失在他的体内。他的手搂着她的肩膀。别人的家。他抚摸着她，她唇上湿润的东西传给了他，他的手伸进她乌黑的头发里。她在他肩膀的阴影里移动着。

她走进半明半暗的厨房，灯光照在她裸露的手臂上。他看到了她耳环的闪光。摘下一只耳环的时候，她把它弄丢在地上了。她的手伸向另一只耳朵——旋下另一根金耳针。她大笑，乳房在他嘴里。

他扯断项链，珍珠洒落在他们周围。他能闻到她头发上的肥皂味。她的手腕沿着他的胳膊向上移动，在汗水上滑过。她的脸

颊贴着温暖的瓷砖。她的另一只手向外挥时碰到了散开的珠子。

詹内塔抚摸着他喉咙上的那道伤疤。她在伤疤上轻柔的一吻。他抱着她，抬起大腿，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随着她推一下角落的橱柜，她身后的陶器哗啦啦地从架子上摔下来。蓝色的盘子弹跳起来，像水一样穿过下层橱柜门的玻璃落下来，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每走一步，她光着的脚都会踩上一颗珍珠或一片盘子的碎片。她打开冰箱门。在冰箱的灯光里，她把脚抬到腹部，仔细检查，掸掉了什么东西。他躺下，她坐在他旁边，吞着冰冷的酒。他以自己想象的液体流动的速度追寻着酒在她身体里流过的路线。

她的下巴靠在膝盖上。她把一只脚放在他肩膀上，移动脚时留下了血迹。当她睁大眼睛时，他看见玻璃、陶器和薄瓷盘子跌落下来，磕磕碰碰地撞上了一层又一层架子，失去了秩序，它们深浅不一的蓝色和红色融合在一起，她的手指在他的伤疤上，她的手指在他额头跳动的血管上。她是个爱笑的人，她会在他们做爱的时候笑，不像走钢丝的人那样认真。

他们筋疲力尽地停下来时，她发出一声低低的笑声。

现在他的呼吸几乎是耳语，几乎是语言。她转过身，一颗珍珠嵌进了她的皮肤里。一把有星星的小提琴在这座房子里行走。冰箱的灯光水池的灯光街上的灯光。在水池边，她把水泼在脸上和肩膀上。她在他身边躺下。另一个人的味道。肌肉和味道的集市。她把他的精液揉进他潮湿的头发里。她的肩膀撞在染上了蓝色的橱柜上。正被人睡的厨房。性的搬运。她的身体品味着他。

她闻着他，那只从沙漠出来，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回到绿洲的动物。她的黑发像一池水泼洒在瓷砖上。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扯下耳环，刺进他手臂的肌肉，开始用血文身。

在她新卧室的假抽屉里，有他以前为她偷来的各种颜色的珠

宝,移开梳妆台的后背,他就能找到这些珠宝。她亲戚的照片镶在旧的银相框里。玻璃罩里的钟会把肚子对着房间相对的角落左右转动。他可以用牙齿从她手指上退下来的结婚戒指。

他什么也没有移走。只有那件女式无袖内衣,她脱下它,仿佛脱下一层皮。他什么也没有带,只有钉进他手臂里的珠宝,他肩膀上的一只血脚印。吻在他嘴上的她的嘴唇像一片羽毛。

最后一只盘子倒在下一层架子上。他等着她睁开眼睛。这是第一个吻。

当她走进黑暗的门厅时,惟一能看见的是牛奶的白色,他双手捧着一粒神圣的石子,牛奶正消失在他身体里。

他把妻子举到肩膀上,这样她的手臂就能伸进枝形吊灯里了。

滨海剧院

1938年，帕特里克·刘易斯获释时，整个北美洲的人正挤在宽敞黑暗的楼房里看嘉宝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每个人都试图演奏哈蒙德牌电子琴。“红色小队”截留邮件，在政治集会上施放催泪弹。到目前为止，一万多名在外国出生的工人已经被驱逐出境。每个人都唱“就是这一类的事”。世界最长的桥梁正在赞比西河下游建造，多伦多东区那座了不起的水厂已经接近完工了。

在凯依公园，每小时都有一匹白马从很高的地方跳进安大略湖里。T.S.艾略特的作品《教堂里的谋杀》在英国上演了，几星期之后，卡尔·韦斯博士——他一直很推崇那位移居国外的美国人的诗作——在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大厦里枪杀了休伊·朗。就是这一类的事。

一月份出狱之后，他从金斯顿乘火车到多伦多联合车站去。出售杂志的小亭子里有《十故事集》、《怪诞故事》、《咔哒》、《希尔德法官的最佳笑话》和《看》。帕特里克在面对通向大门的坡道上的光滑水泥长凳上坐了下来。这个教堂般的地方是他生活的中心。当他来到这座城市时，才二十一岁。就是在这儿，他看着克拉拉离开自己，走过坡道左边写着“地平线”的指示牌。往上看，克拉拉离开他去找安布罗斯的时候说，你知道那是什么石头吗？他已经在他们的情形中迷失，对此并不关心。那是密苏里朱布罗石。记住。

地板是田纳西大理石。他抬起头来。现在，坐在这张长凳上，帕特里克突然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了。

他把克拉拉的脸径直带回了记忆之中——仿佛那是海报上一张带着嘲弄的微笑的脸，在向陌生人做着帽子广告。但是艾丽丝那张带着易变的表情的脸，他却无法想起。一队搬运工正站在三只大笼子边，笼子里挤满了狗，所有的狗都在大声吠叫着，就像一群贵族在声称自己被囚禁是冤枉的。他走到笼子跟前。它们吵吵闹闹，显得焦急不安。他来自一个地方，在那里，用铁皮杯子敲敲囚室的墙就是惟一的反抗方式。他走得靠笼子更近一些，凝视着那些什么也没看见的眼睛，在监狱里，金属镜子里他自己的脸就是这副模样。

搬运工用车把笼子运下车道时，他仍然蹲在那儿。跪在联合车站。他感到自己就像高大的圆形大厅正中央悬挂着的铅锤，是这座大楼的正中心。他眼前的景象开始慢慢摇晃起来。他把头转向左边再转向右边再转向左边，寻找着地平线。

他迟疑不决地走进城市，站在陌生人面前，仔细研究新的流行时尚。他感到自己是个隐身人。联合车站外面，被风吹成的厚厚的雪堆把街道埋在了下面。他沿着东大道朝东区走去，一直走到天竺葵面包房，走进温暖宽敞的空间里，在那里，冬天的阳光穿过空气中飘扬的面粉照射下来。他走过纤尘不染的机器，寻找着尼古拉斯。几只滚筒把小圆面包向前传送，直到这些面包突然翻进一小池滋滋作响的起酥油里。他终于看见了他，他在面包房的尽头，身穿沾满了面粉的工作服，正在设计食品的传送。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走上前来，拥抱住他。一只熊的紧紧拥抱。世界的紧紧拥抱。

——欢迎回来,我的朋友。

——她在这儿吗?

尼古拉斯点点头。

——她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

帕特里克爬进送货电梯,拉一下身边的绳子,电梯把他送到了上一层尼古拉斯的住处。他走进去,敲了敲小房间的门。

汉娜正坐在床边,穿着一件连衣裙,双手放在腿上。她先低下头,再慢慢抬起头来,和过去艾丽丝抬头看的姿势一模一样,眼珠快速转动着。她太像艾丽丝了,这对他真可怕。他转过身去,看着女孩整洁的房间,整理好的箱子,她床边白天亮着的灯。

她看着他,心里明白他盯着她的眼神后面是一种怎样的爱。他的脸颊紧贴在门框上,新上衣的领子硬挺挺的,磨着他的脖子。五年前,在他乘火车去马斯科卡之前,他们来到了这家天竺葵面包房。尼古拉斯主动提出要照顾她。他们欢迎她住在他家里。他坐在办公室里汉娜喜欢的钟下面,那只钟面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种不同样子的面包圈,随意却又毫不犹豫地提出这个建议。“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得自己生活一段时间了。”帕特里克说。“我知道。”那时她十一岁。

她从床边站起来。“嗨,帕特里克,看看我有多高了!”她走上前去,默默拥抱着他,她的胳膊一直环绕着他,她的头顶刚刚到他的下巴。

在巴尔干咖啡店里,他们坐下来,点了 sujuk,一种用韭菜、猪肉和大蒜做的香肠,他已经很久没吃了。

——你身体好吗？

——噢是的。健壮如牛。

——太好了。

——但是，我得适应一些事情。

——那没关系，帕特里克……蹲监狱也没关系。但是，别让这件事冲昏了头脑。

——不会的。

他和她开玩笑，猜想她的看法，感到很舒服。在狱中，当他想象自由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携带，没有怀抱可以投入。这就是他尽情享受的图像，他整夜醒着，看着其他囚犯在囚室里像灰色大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在狱中，他用沉默保护自己——仿佛任何一个句子都会是不安全的疆域，仿佛甚至说出一个单词都会开始把艾丽丝从他体内释放出来。秘密使他强壮有力。通过拒绝与他人交流，他可以把她藏在心中，拥在怀里。但是在卡拉瓦乔遇袭的那天晚上，父亲不带感情的歌不知不觉滑了出来，成为警告。帕特里克对自己感到厌恶。

——你在监狱里交朋友了吗？汉娜问。

——我交了一个朋友。他逃跑了。

——太糟了。他干了什么？

——他是个小偷。有人企图在监狱里割断他的喉管。

——那他能逃跑真是太幸运了。

——他非常聪明。

身为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总是把自己世界中的景象和其他人的世界分隔开来，在两个世界之间筑起高墙。情人们、伙伴们、商人们，互相都不知道名字，或者他们以为其他人住在遥远的国家里。

当克拉拉·狄更斯在安布罗斯·斯莫尔从拥有金融权势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之后去找他时，她以为自己会看清他的禀性。但是在她和安布罗斯一起生活的这些年里，她只会了解到他想要她了解的他。没有通向他的其他道路。现在她和他的距离太近了——距他日常生活中新的迷恋、他暂时的迷人之处太近了。她想要爬到他的身体上方，即使只有一次，从那里向下凝视，去看使他成为一体的地平线。

最终她发现的——当他坐在马尔马拉那间腾空了的房间的地板上，身边除了克拉拉、墙壁、木地板和为了让他夜晚可以完全睡在月光灵柩中而没有挂窗帘的窗户的时候——要比这糟得多。

在他临终前几天，斯莫尔的大脑滑出了包容它的部分，仿佛把他各不相同的世界分隔开来的东西像一根脊柱一样被抽出了体外。因此当他对克拉拉说话或低声咕哝时，不同的事件相互堆叠起来——和一位情人度过的一夜，在大剧院进行的一次谈判。陌生人和他过去生活中已废弃的东西来到这间人迹稀少的房间里，房间在白天点着一盏台灯，因此台灯周围的影子就像月亮潮汐。

一句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他对如此众多的女人和金融之海的如此深入精细的了解，令她吃惊。她听他描绘很多年都没有说过的她的各种模样，他的爱情、激情、愤怒和逆转，他对她对某几种花的颜色的鉴赏力的甜蜜的敬畏，他对她多年以前站在过道里、在她以为没人的时候闻自己两个腋窝的记忆。

克拉拉蹲在安布罗斯面前，而现在他看不见她。他在打莲花坐，光着前胸，双手充满快感地从脸上移过，摩挲着脑袋前部，显露自己的镜中幻象，他的手指找到了右耳，声音渐渐变得缓慢。然后，他坐在那儿，身体前倾，这样他的头就能以试图体现优雅的长长的一躬碰到地板，仿佛苦行者。一只苍鹭把头更深地伸进水下，眼睛在冰冷的水流中睁开，为了寻找鱼儿，然后把鱼举到空中，让它掉落下来，在苍鹭蓝色的咽喉隧道里移动。

她坐在地板上，离开安布罗斯十英尺，身边是台灯，被他过去的有不连贯的瞬间所袭击。这些女人是谁？那些被毁掉的敌人去了哪里？安布罗斯慢慢说着，漠然的单词从他黑暗的、半赤裸的外形说出来，仿佛所有这些只是倒空桶里的压载物。那些剧院、他的妻子、姐妹们、女人、敌人、布里法，甚至帕特里克，都倒了出来。

现在对他来说，惟一清晰的东西就是这间克拉拉给他送来食物的没有陈设的房间。他已经发生了内爆，已经变成了一个哥特孩子，突然间充满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以任何地方为目标，只是从他体内涌了出来。咬过的肉、修指甲、猎狗、性、安全组合和关于自杀的知识。她看见他的世界，仿佛她被绑在一匹奔马身上，瞥见了几张脸和争论，没有地平线。在所有这些年之后，她不会感到满足，不会了解他。她退却了。

现在他的脸严肃起来。现在他的躯体上部向前弯去，长长的，运动员一般，苍鹭的嘴碰到了蓝色的木地板，头没入了水中，旋转起来，在渐渐淡下去的人类灯光之中看见一盏灯，那是月亮。

他睡在奥尔巴尼街公寓厨房里的椅子上,女孩来回摇晃着他。
桌上到处是龙虾碎壳。

——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 你得醒醒。

——什么……

——这事儿很紧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给弄忘了但是我给弄忘了。醒醒吧,帕特里克,求你了。她要等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给弄忘了。

——什么事?

——一个叫克拉拉·狄更斯的人。她打来了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哪儿?

——这事很重要,帕特里克。

——我敢肯定是的。

——你能去接电话吗?

——当然。你去睡觉。

他把脸放在厨房水龙头下面。克拉拉·狄更斯。已经过了一百年了。

他站在那儿做着深呼吸。他走进黑暗的房间,脸仍然是湿的,

然后跪了下来。他的一只胳膊上了石膏，于是伸出另一只手去摸电话机。“别挂。别挂，”他在大叫，希望她能听见他，直到他找到电话在哪儿。

——我是帕特里克。

——我知道你是谁。

他听见电话那头她的没有完全发出来的一声笑。

——接电话的人是谁？

——一个朋友。你没有见过她。

——很好。

——她十六岁，克拉拉，我在照顾她。

——我在马尔马拉。你能来接我吗？安布罗斯死了。

他不说话，仰面躺在黑暗中的房间里。他在黑暗中也对这间房间了如指掌。他经常到这儿来。

——你从7号高速公路……你在那儿吗？我需要帮助，帕特里克。

他可以看见天花板上的旋涡。

——我去过马尔马拉吗？

——它距离多伦多有四小时的车程。据说它是安大略省的拉雪橇狗之都。我正在一家饭店打电话。我已经在这儿待了四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今年是哪一年？

——别挖苦我，帕特里克。现在不要，行吗？

——描述一下你在哪儿，你所站的地方。我需要听见你的声音。

——我一直在外面，坐在一个假的黑人渔夫旁边，现在你在这儿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渔夫。这儿冷得要命。我在大约十点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你应该回电话的。

——她忘记了。她太兴奋了，因为我带回来一只龙虾。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该死的机械降神。你打来了电话。安布罗斯被一颗银子弹打死了吗？

——他是死于自然原因。

——是被一只拉雪橇的狗撞死的，对吧？

说到这儿，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从话筒旁扭过脸去。他能听见她的声音，在远远的那一端显得十分细小。

——对不起，他说。

——不，也许那很可笑。想听更多些吗？

——是的。

——我已经把《马尔马拉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了。

——你没带本书吗？

——没有。我忘了你是教我随时带本书的人……你正在做什么？

——我正躺在黑暗之中。我会来接你的，克拉拉。

——你行吗？那个姑娘说你的一只胳膊断了。

——我会把她带上。她会让我保持清醒的。她对那样的事情非常热心。

——你一直想要的那种女人。

——对。她救了我的命。

——你是她父亲吗，帕特里克？

——饭店叫什么名字？

——“马尔马拉之心”。

——给我们大约五小时的时间。我需要休息一小会儿……等一下。你还在吗？

——在。

——我是她父亲。

他站起来，走进汉娜的房间。他感到筋疲力尽。

——她是谁，帕特里克？

——汉娜，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开车到马尔马拉去。

——安大略省拉雪橇狗之都？

——什么？……什么！

她笑容满面。

——她告诉过我，帕特里克，在我问她她是在哪儿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要到那儿去接她吗？

——对。

她站在门边，看着他，想要他多说些话。

——她最后究竟是怎么到那儿去的呢……

——她是从你身边逃跑的吗？

——我想是的……和另一个男人。我得先睡一会儿。大约四十分钟以后叫醒我。

——可以。路上你会告诉我关于她的事吗？

——会的。

——太好了！

当帕特里克提前六个月出狱时,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已经在城市里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西班牙发生的事件,政府对工会的镇压,都使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捐弃嫌隙、团结起来。到处都能看到军队。当最后一班工人离开滤水厂时,警察和军队就开进去实施保卫。露营用的军用帐篷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支了起来。屋顶上有士兵,探照灯不时掠过湖中的波浪,保护水厂不受来自湖岸方向的任何可能的袭击。大多数公共建筑都有人守卫,而水厂受到的监护则到了过分的程度——这部分是由于哈里斯局长的警告,他提醒官员们说,哥特人本来可以通过摧毁通向罗马城的沟渠占领这座城市。切断水源供应或者在水里投毒都可以让城市屈膝投降。

哈里斯把这座新建筑看做一个人的身体。对他来说,有六处地方可以让它严重伤残——原水泵,文氏计量仪,倾倒氯化铁的水箱入口,二十四英尺深的沉淀池,和二十座滤水池中的任何一座,那里的爆炸会导致洪水,并使所有机器和电设备永远腐蚀生锈。还有通向湖中的差不多一英里半长的进水管隧道。任何船只都不许驶入离湖岸线半英里的范围内,任何人,甚至军事人员,都不允许在夜间进入这座建筑。只有哈里斯可以进去,他现在坚持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床边放着一把枪。

凌晨两点，哈里斯局长身穿晨衣，在机器嗡嗡声的包围之中感到高兴而满意。他会从床上起来，在他所梦想、渴望和建造的水的宫殿里漫游。每一处电出水口都闪耀着灯光，照亮正在消失的走廊，仿佛它们成了维也纳的街道，并把地下的滤水池变成云雾笼罩的舞池。在城市东区的安大略湖边，这座建筑的灯光整夜都在有节奏地闪耀着。有谣传说，在湖南岸纽约州的人都能看见它的光环。

1938年夏天的这个星期六的夜晚，构成三角形的灯光似乎绘制出了一幅城市的地图，滤水厂是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一个角。另一个角是从湖边沿着央街向北流动的灯河。第三个角是从多伦多岛上游艇俱乐部照射出的令人目眩的灯光——俱乐部正在举行夏季化装舞会，水上出租车载着身穿奇装异服的社交界的人们，在风急浪大的湖面上行驶一英里的路程，到湖湾对面去。

有钱人消磨傍晚的这些舞池！像小马驹一般在温暖的马厩里、在远离风雨的地方昂首阔步。第二天早晨，在床上，他们会再现将他们从拥挤的大厅边缘带到三十英尺高的椰子树下有弹性的舞池里的种种诱惑的设计——一丛丛的椰子树装饰着似乎没有天花板、只有人造星星和人造月光的舞池。每一丛树上都有一只活猴子，因为被一根并不牢固的链条拴着，它们永远都够不到用晚餐的人。这些动物得避开瞄准它们的香槟酒瓶盖——如果你击中一只猴子，就有人为你端来一瓶免费香槟。香槟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但只是偶尔才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阵喝彩。

乐队上方有一个丝绸顶篷。墙上布置着微型立体布景。有时候，有人来分发棉花做的雪球，于是一场战斗迅速爆发，客人们把雪球浸在香槟里，或者裹上黄油，然后再扔到房间各处。舞厅用间接光源照明；似乎他们都处在类似于太阳在绿洲上升起之前半小

时那一瞬间里。

有一个卡拉瓦乔在富人中间的形象，帕特里克永远都不会忘记：小心谨慎、粗野无礼、充满自信。黑发中分，中间那道缝就像午夜的央街。他打扮得像个海盗，在那个仲夏之夜和他的狗、詹内塔、帕特里克一起从摩托艇上跳下去，向完全陌生的人大声问好，大步流星地走进游艇俱乐部舞会的人造月亮的亮光之下，自称是鲁道夫·弗罗格。社交场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地接受了他的名字——那些富人什么都可以改变，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姓名和长相，因此他们会小心保护这些特征。在这个圈子里，一个长着一副斗牛狗的脸的男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没有受到邀请。卡拉瓦乔在用左手吃开胃薄饼，用右手拍女人的屁股。当管弦乐队的演奏使那对夫妇出现的时候，卡拉瓦乔把狗抱在怀里，在他们中间跳着华尔兹，一边对着“八月”一阵狂吻，惊叫着他的痣是多么美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和注意到他脖子上的猎犬气味的女人跳舞。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和詹内塔逗留在舞池的边缘，他们拒绝离开那里，好像一离开就会掉进蛇窝里。但是卡拉瓦乔是个有在富人的花园和室内陈设之间闲荡多年的经验的人。他用胳膊肘轻轻推他们，说笑话，与太太们和鉴赏家们谈论瓷器和水晶，抱怨请人清洗路易十四时代的椅子有多麻烦，在喝醉了酒的掩饰之下，牢牢地记住了一些情况和地址。

最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夫妇。他们四十刚出头，喝酒喝得很凶，妻子轻浮，丈夫霸道。他边跳舞边盯着她的眼睛，唱着“夜晚与白昼”。

“Vicina o lontana da me

non importa mia cara, dove sei. . .”^①

她对他的意大利语印象极深，他自称这是他去年夏天在托斯卡纳学会的。他的手指在她肩胛上画着圈。她向后仰着身体。

——你看见我丈夫了吗，他在那边，在吊灯旁边，正在向那个姑娘提要求？也许他在建议一起乘游艇。

——这儿有一艘游艇？

——是的，我们是乘游艇来的，从湖湾那边。你呢？

——不。我从不开船。

——我们带上你。

他大笑起来，把只吸了一半的香烟扔到地板上。

——那边是我害羞的妹妹。

她的目光越过房间，瞥一眼詹内塔茫然注视的眼神，詹内塔正挽着帕特里克的胳膊。

——也许她也可以加入我们。

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乘车到码头去的时候，卡拉瓦乔说：“让我来告诉你富人是什么样的吧——他们有一种大笑的方式。”帕特里克想，艾丽丝也那样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把富人留在地球上的

^① 意大利语，大意是“无论你离我是近还是远，无论你在哪里，亲爱的，这都没关系”。

惟一的東西是財富，”卡拉瓦喬接著說道，“他們的衣櫃、大理石桌子、珠寶……”帕特里克一直沉默不語，甚至懶得笑一下。

他記得卡拉瓦喬的一個模樣，他吊在監獄屋頂上，揮着一隻藍色的手和他們道別。帕特里克出獄後，通過他那些“藍色囚室”的同伴們找到了這個小偷。“故意損害財產先生救了我的命。”卡拉瓦喬曾對詹內塔解釋。他們帶他參觀城市——那里的一切又老了五歲——成了他的朋友。在那些春天的夜晚，他們曾經談論各自的生活，直至夜深。

在遊艇俱樂部舞會開辦前一周，他們進行偵察時，詹內塔曾經看着帕特里克喝醉酒，在乘輪渡回去的時候，她摟着他，他的頭枕在她膝上。她在黑暗中向他俯下身去，手插在他頭髮里。他抬起頭。在她溫暖的臉形成的天空上有一種他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溫柔。接著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詹內塔和卡拉瓦喬把他從輪渡上抬起來，帶回家去，讓他睡在客廳的地板上。

現在他們在化裝舞會進行到最後階段時走出來，走到甲板上：卡拉瓦喬，他那兩位富有的朋友，他的狗，“妹妹”和帕特里克，據稱他是那天晚上陪伴她的人。

“... notte e giorno
Questo... mmm...
mi segue ovunque io vada”^①

卡拉瓦喬對着夜色歌唱，手指之間拿着的酒瓶像一隻鐘擺，脛

^① 意大利語，大意是“這些黑夜與白天，啊……無論我去到哪裡，請你和我在一起”。

膊懒懒地搭在女人的肩上。就在她丈夫解开船缆的时候，他口若悬河，用大段的独白谈论着刻花玻璃和磨出斜面的镜子，随着自己歌唱的节奏揉搓着她的乳头。帕特里克走在后面，打扮得像个身穿黑衣的小偷，身后飘着一块红三角巾，手里拎着一只工具包，上面写着“行囊”两个字。

登上那对夫妻的游艇“安娜莉萨号”，卡拉瓦乔大笑着猛冲下舷梯，寻找着烈酒。他兴奋得仿佛发了狂。他和丈夫打开几瓶酒，爬回到甲板上。妻子打开留声机，丝绸长裙上有一千片小金属片在跳动。詹内塔倚在扶手上，迎着夜晚的空气，同时丈夫松开船帆，他们离岸驶进了湖湾——从小岛向城市驶去。邦尼·贝里根的小号声不断地盘旋而上，穿透了空气，把游艇俱乐部管弦乐队的声音留在了身后。他们出发了。富有的人。

卡拉瓦乔声称自己对绳子毫无办法，然后请妻子跳舞。他被她的轻浮性感迷住了。他们随着波浪的起伏笨拙地跳着，詹内塔和帕特里克在船头的什么地方。船忽前忽后地朝着一英里外的城市抢风溯流而上。卡拉瓦乔与丈夫和妻子以很快的速度喝着酒。妻子把唱片倒回去，“我无法开始”又在唱针的咝咝声下面传了出来。

卡拉瓦乔吸引住帕特里克的眼神，举了举酒杯。“为急躁干杯。”他祝道，“为 H. G. 威尔斯干杯。”然后把酒杯扔到了船外。那夜非常炎热，他脱掉了大氅。女人用手指碰了碰他服装上的耳环。叮。“叮，”她对他做出口型，“你饿吗？”

在下面，她打开冰箱门。他坐在椅子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转过她的长裙的模糊的三文鱼色，酒从杯子里洒了出来。他停了下来，她正在冰箱旁边，因为热而用冰贴着脸，一边拿掉别在肩膀上的胸针，这样长裙的一边就滑落下来，露出体侧的一长条皮肤。他身边的煤气灯的气味充满了他的脑袋。他把所有力气都集中在肩

膀上,身体向前弯,这样他就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现在他必须站稳了。四周是一片音乐声。他开始大笑。男人会因为勃起而失去平衡吗?深奥的思想。他转身面对着她。亲爱的三文鱼。她走上前去拥抱他。他的脸颊在她胳膊下面湿润的皮肤上,在肋骨上,大约就在他们钉耶稣的地方他想。他喝醉酒一般跪了下去。他抓住她大腿处的裙子,她向下滑,从裙子里向下滑,这样他手里有了一个把小金属亮片束成一串的套子。音乐停止了。严肃的停顿。他们随着波浪的起伏扭动着,他抓着她脑后的头发。他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就在灯光下蒙上她的脸,用氯仿让她昏迷了过去。

帕特里克的手在夜色中从那张大脸盘后面绕过来,用氯仿麻醉了那位丈夫。

卡拉瓦乔躺在货舱地板上,失去了知觉的女人躺在他怀里,长裙绕在她腰部。她梦见了什么?他很想知道。他舒服地靠着她躺着,躺在詹内塔的手把唱针从唱片上拿开后形成的寂静之中。他从她身体下面滑过去,朝四周看了看,给她盖上毯子,然后走到甲板上。

那位丈夫舒舒服服地躺在绳子中间。他身穿晚礼服,看上去像一件道具,一个偷来的人体模型。在他头顶上方,帕特里克稳稳地站在小船扶手上,对着浪花小便。卡拉瓦乔操纵船只,詹内塔关掉了甲板上的灯。“这是船头吗?”帕特里克叫道。“我是在船头小便吗?还是船尾?”詹内塔大笑起来。“我最好为你做好准备。”“对。”他说。他走到船的尾部,抱起留声机,扔到了船外。

卡拉瓦乔调整游艇方向,朝着城市东区,朝着凯依公园和水厂的灯光开去。帕特里克和詹内塔走到甲板下面。他从电冰箱里拿出些吃的,从昏迷的女人身上跨过去,在桌边坐下。他就像一颗一

直在沉睡的子弹。在卡拉瓦乔身后,就好像在飞机滑流之中,他一整夜都有这样的感觉,他感到完全放松,在两位朋友中间感觉非常平静。他们不让他往前想。他想要这个地方的中心。他想要跨进去,小心翼翼地、富有效率地摧毁它。这将不会是把鸡蛋扔向火车车窗的手势。

整个夜里,巨大的进水管以比在白天更快的速度把水吸进滤水厂。帕特里克知道这一点。从卡拉瓦乔为他偷来的平面图上,他知道了水管的精确长度,两英里差一点儿,知道它的角度和坡度,知道水管的直径、里面金属的粗糙程度和不同部分铆接处的较窄的几段。他知道自己一旦进入建筑物所应该攻击的所有地方。

在甲板上,詹内塔看着帕特里克,他们身边放着一盏小提灯,那是船上惟一的灯光。他脱下衬衫,她开始把油涂在他胸部和肩膀上。就在她把这种黑色东西涂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看着她的黑头发。她锁骨上的汗。她严肃的脸。她突然将身体前倾,他感到她的嘴迅速在他脸上碰了一下。然后她把头向后退,重新隐入神秘的黑暗之中,对他微微一笑,用厚厚的油涂满他的脸。当卡拉瓦乔拿着重重的行囊包来加入他们时,帕特里克已经准备好了。詹内塔拥抱了一下卡拉瓦乔。她用手指从他的黑头发里捡出一片小金属片。然后两个男人爬进划艇里,一片漆黑包围了他们。只有滤水厂在岸边半英里之外亮着光。他们将小艇划离游艇,同时詹内塔掉转船头,将游艇开回小岛。

现在两个男人面对面促膝而坐。他们在离那座浮在水上的建筑,也就是进水管开始处二十或三十码的地方。“这是一个护身符。”卡拉瓦乔说,一边把用一根皮带拴着的一只金属小插管挂在

面上升的时候用来把一些小物体和鱼挡在外面的。他有几把钢丝钳,可以靠它们穿过这道网。然后他就会置身于水厂的灰色机器之间了。

卡拉瓦乔把电池灯绑在帕特里克头上,然后拥抱住他。“Auguri, amico mio.”^①

帕特里克点点头,把呼吸装置的管口放在唇间,从船上翻身出去。他抓住船沿,踩着水。卡拉瓦乔倾过身去,把灯拧亮。他们做过精心设计,因为他们知道进水管入口附近会有人。灯光亮起来时,帕特里克把头没入水中,身体紧跟着画一道弧线,潜进水里。

这是1938年7月7日。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城市里酷热异常。从水厂照射出的柠檬黄色的灯光勾勒出了东区的轮廓。卡拉瓦乔可以将身体前倾,摘下一朵灯光,就像从一位黑妇人的颈项上摘下一颗珠宝。他沿直线朝水厂划过去,心里知道帕特里克就在船下直径五英尺的水管里的水流中飞快地游着,他在水下的动作就像一只握紧的拳头,蜷曲起来,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再蜷曲起来,动作由于负重而显得笨拙。

在他所有的想象中,卡拉瓦乔都看见帕特里克随着灯光在水管壁上纷乱地闪耀游动。而事实上,从铁栅栏之间爬过去——因为带着氧气瓶他差点儿没能爬过去——并开始游起来之后,帕特里克已经发现灯大大减慢了他的速度,因此几秒钟之后他便把灯丢了,灯沉到了水管底部,灯光还亮着,一小时以后才熄灭。帕特里克在黑暗中游着,给他指引方向的只有水的拉力,他就像卡拉瓦乔想象中的那只拳头一样蜷曲、伸展,但是腿和手不停地碰到水管

^① 意大利语:“祝你好运,我的朋友。”

壁上,碰的次数太多了,撞伤和擦伤处已经开始流血了。油从头发上流到脸颊上再流进嘴里。他的身体最害怕的是如果氧气瓶里的氧耗尽,他就会没有空气,他还怕一英里外的水泵会安静下来,这很危险,他就会突然只能以人的速度游动。这些恐惧比对没有光亮的恐惧和他记得的拥抱迷失的死尸的噩梦的恐惧都更为强烈。因此他的身体一边不假思索地游着,一边凝神静听,辨别着寂静。如果水泵停下来,卡拉瓦乔告诉过他要炸开水管,爬出去,从水里跳出来,大声喊叫。他会在那儿的。但是他们俩都知道,当整个湖涌进来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从被割开的金属里爬出来的机会。

滤水厂探照灯的灯光从水面上扫过。现在卡拉瓦乔得离开帕特里克了。他改变方向,朝偏西半英里的凯依沙滩划过去。游乐场的灯光正慢慢熄灭,已经过了午夜。费里斯转轮的轮廓消失了。

帕特里克忍住了氧气即将耗尽的氧气瓶的第一次颤动。

随着水流的波动,他在水中起伏的速度更快,更大口地从氧气瓶里吸气。在第三次呼吸进行到一半时,他撞上了栅栏。差不多到了。他气喘吁吁,管口又干又空,从他嘴里被扯了出去。他带着一只空氧气瓶快要到了。现在他需要灯光。他迅速解下氧气瓶,一只胳膊因为刚才撞上栅栏而疼起来,然后他穿过栏杆,向上一跃,体内没有空气,没有灯光,跃进楼梯井的过道里,同时注意避开造在墙里的侧滤网抽气机。如果这些滤网完全挡住了他的身体,抽气机就会抓住他,再也不松开。他凭感觉向上游,一直游到滤网处。他在想应该往哪儿去,再下去吗?怎么才能再向上游得远一些呢?在宝贵的几秒钟里,他的胸部被抽成了真空,差点儿要爆炸,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空气中了。他的肩膀、头和前臂都在芬芳的空气之中。这就是他应该穿过的滤网。如果张开嘴,他

就能呼吸了。他是在水厂的自然空气里。

他吊在滤网上,手指钩住上面的电线,腰部以下都在水里。钢丝钳一定在他撞上栅栏或是解开氧气瓶束带的时候掉出来了。有一会儿他并不在乎。现在他有空气了。他知道自己绝不可能再逆流往回游,回到井下去。他被困住了。

他用一只胳膊吊着。一次非常小的爆炸,炸开用铆钉牢牢固定的滤网,他就能出去了。他有五根雷管。牺牲一处位置。能进行一次多小的爆炸呢?他用夹形导火线把一只雷管安在滤网上,点上火,然后尽量朝水深处潜去。他根本没有听见爆炸声,只是被拎了起来,重重地扔在砖墙上,然后蜷成一团,和水一起被向上吸,撞上了塌下来的滤网,背部和脸部都被撕裂了。然后他又摔了下来。对他来说没有声音,只有动作,先向一边,然后向上,脸颊和背上的皮掉了下来。他记得有瞬间的亮光。如果他伸出舌头,就能舔到血。他也能辨出从鼻子里流下来、流到上颚上的血。

帕特里克从井里爬出来,站在滤网室地板上灰色的机器之间,他摸摸这些机器,看它们是否发烫,主泵站的微弱灯光从高处一扇窗户照了进来。他开始把绑在身上的条状炸药解下来,在地板上放成一排。他找到几块布,把炸药擦干。他从口袋里拿出包在油布里的导火线、弯折机、定时器和雷管。他绕开电线,开始装配爆破箱和活塞。

他脱光衣服,把水拧干,把衬衫和裤子放在发烫的机器上。现在,他躺下来,试图休息。他在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尽管他渴望大口呼吸,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吸空气了。所罗门王的宝矿。他在黑暗中笑了。

躺在办公室的临时床上半睡半醒的哈里斯听见了砰的那一声

响,和那排水泵发出的响声不合拍的一声砰响。他走到泵站的夹楼上。夹楼灯火通明,空空荡荡。他穿着晨衣,走下楼梯,来到下层泵站,走到二十五码外的文氏管隧道去,然后慢慢走回来,再次留神听着那种不合拍的砰响。除了漆成灰色的机器,他什么也没看见。在上层,他从窗户看出去,看见了巡逻的军人。他放松下来,回到房间里。

帕特里克在休息,却没有闭上眼睛,他紧盯着高高的窗户,光线就从那儿照进这间黑暗的滤网室。很快他就要走过那条走廊,他就是在那儿寻找她并找到了她,她在所有那些木偶中间、在一枝蜡烛旁边梳洗……多年以前。因为疼痛,他不能碰自己的脸。他不知道弄断了什么。

二十分钟后他起来了,穿上衣服,开始把雷管装在炸药上。他走进泵站潮湿的空气之中。当他静下心来埋置炸药时,他能看到将会发生什么事。七十英尺高的水柱将会冲进空中,冲破屋顶上的玻璃窗。地板因受压而坍塌,其他水泵超负荷运转,几秒钟之内就烧光了。当沉淀池爆炸时,他们头顶上方草坪上的军队帐篷就会陷进二十四英尺深的纯净水里。他拿起那卷电线,把电导火线布在文氏管隧道里。

“高尔夫球场上我的水平还浅
米高梅公司请我去主演……”

机器的轰鸣声淹没了他半是咕哝半是吟唱的声音,他并没有意识到从船上听来的歌已经像刺果一样粘上他了。他伸着手拿着电线卷,从滤水池里的原水中趟过,一边挑选着放置炸药的主要柱

子。这儿的水将会冲出布了电线的玻璃，冲进玫瑰色大理石的走廊里。

“我有一座房子——装饰得很美丽
但我仍然一无所有——如果没有你……”

他把一份炸药连同导电雷管放在写着“自治领离心泵厂”字样的薄金属板上。最后几只雷管他安放在氯化铁罐子下面和塔楼上亮着密码灯的玫瑰色大理石钟旁边。他把电线引进爆破箱里。

他光着脚，拖着通了电的电线，走上楼梯，绕过夹楼画廊，走进哈里斯的办公室。

哈里斯正坐在桌边，鹅颈形台灯亮着，门开时他碰巧正看着门。即使他以前认识这个人，现在他也认不出他来了。黑色薄棉布裤子和衬衫，满是油污的黑色的脸——擦伤和刮伤处有血迹。这个人的指关节在流血，一只胳膊松松地耷拉在体侧。这个入侵者转身关门时，他注意到他的衬衫背后撕开了。

他朝哈里斯走过去，右胳膊下面夹着爆破箱，就像夹着一只小鸡。

——你认识我？

——我曾经为你工作，哈里斯先生。我帮助建造了我刚才游进来的隧道。

——你是谁？你竟敢试图到这里面来！

——不是试图，我已经这么做了。所有东西都布上了电线。我只要按下这只爆破箱上的活塞。

——你想要什么？你是谁？

——我是帕特里克·刘易斯。

沉默。帕特里克身体前倾，用割破了的手指抚摸着哈里斯办公桌的光滑的表面。

——长石，他低声说。

哈里斯看着那个人的一双眼睛在他黑色的脸上闪动着。他走到餐具柜边，拿了盛白兰地的玻璃瓶和几只玻璃酒杯，然后走回来。他在思考。然后他开始说话了。他说自己如何痛恨这座城市的官员但是又如何喜欢市政厅。

——我几乎是在市政厅出生的。我母亲是那儿的管理员。我是白手起家。

——你忘了我们。

——我雇用了你。

——你在卫生间里贴的那些该死的人字形瓷砖比我们一半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还要贵。

——是的，的确如此。

——难道你不感到羞愧吗？

——你看着吧，五十年后，他们会到这儿来，对人字形瓷砖和铜屋顶感到目瞪口呆。我们需要一些过度的东西，一些我们努力与之相配的东西。为了那些人字形瓷砖，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你奋斗。你奋斗。想想那些建造了进水隧道的人。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了吗？

——没有记录。

——把灯关了。

——什么？

——把你的灯关了。

哈里斯拉了一下鹅颈形台灯的穿了珠子的灯绳。这样房间里就一片黑暗了。

现在帕特里克是在黑暗中移动，右胳膊下面仍然夹着爆破箱。他需要伸个懒腰，需要走一走。他一直淹没在哈里斯的眼神和令人昏昏欲睡的手势里，感到被他那平静的声音和台灯只照着一处的灯光施了催眠术。没有了灯光，他感到更清醒，辨别着各种形状，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张床的气味。哈里斯在黑暗中说话了。

——你不了解权力。你不喜欢权力,你不尊重它,你不想要它存在,但是你无时无刻不围着它转。你就像一位信使。想想吧,帕特里克……没有答案。我会不停地说话。但是在决定按那个东西之前,请把灯开开。请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会的。不要停止说话,哈里斯。

——你在寻找的是个坏人。

哈里斯知道他得挺到清晨。那时,一束阳光就会直接照射在他宽大的办公桌、那沓格子纸和他的自来水笔上。他的枪就放在床边。他得坚持住,直到第一抹微弱的早晨的色彩透过他头顶上方直径八英尺、由八块半月形玻璃组成的眼洞窗照射进来。他向前倾过身子。

——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在书院街下了车——那时我们正在改变书院街的位置,好让它和卡尔顿街连接起来——来到了这个我从未来过的地方。我在曾经是十字路口的地方看见了喷泉。奇怪的是我能认识路。我知道很快我就应该拐弯,看到一座花园和更多的喷泉。我从梦中醒来后,那种熟悉的感觉一整天都牵动着我的心。在第二天夜里的梦里,我走在士巴丹拿大道边的一座神秘的公园里。第二天,我和建筑师约翰·莱尔一起吃午饭。我对他说了这些街景,他开始大笑起来。“这些都是真的。”他说。“在哪儿?”我问。“在多伦多。”原来,我梦见的是这些年来一直被拒绝的城市规划。美好的事情被说成太庸俗或太昂贵,太这个,太那个。而我在这些地方走过,在央街和布洛尔大街交界处环行广场旁边,沿着提议中的联邦大道朝联合车站走去。莱尔是对的。这些的确是真实的地方。它们本来可以存在的。我是说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和这座建筑,这还只是暗示了我们本来可以在这儿

建成什么。

你一定要认识到你就像这些地方，帕特里克。你与市议员和百万富翁一样，也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但你和那些从不被接受或承认的企业矮人在一起。杂种公司。你是失散的继承人。因此你待在树林里。你拒绝权力。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傻瓜——那些政治家、新闻机构、市长和他们的顾问——就是这样成为时代的发言人的。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把戏在你年老的时候会和你年轻的时候一样严肃。

——你以前认识一个叫艾丽丝·格尔的女人吗？

——不……我应该认识她吗？

——是的。

——她死了吗？

——你为什么那么说？

——你刚才说以前。

——是的。

帕特里克开亮灯，看见哈里斯的眼睛直盯着自己的眼睛。

——你决定了吗？

——还没有。

他关了灯。他们又一次从对方眼中消失了。

——艾丽丝·格尔，哈里斯非常慢地说道，是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杀害的。

——不对。

——她就是那个演员。对吗？

在黑暗中，帕特里克听见哈里斯在呷白兰地，然后把酒杯放回桌上。帕特里克坐在地板上，那只好胳膊放在爆破箱上。

——我想我见过她一次，哈里斯说。

——她曾经在这儿表演。你的没有完工的供水工程里曾经举行过集会。我就是在那儿遇见她的，在很多年以后。

——什么集会？你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失去了她……。有人给错了她一只包。一个简单的错误。拿错了包。因此她正拿着装有定时装置的炸药，一只定时炸弹。她正拿着它在靠近布罗德韦的丹佛士大街上走着，朝市中心走去。谁知道她以为自己拿的是什麼？他们一发现弄错了，就知道她处境危险。

帕特里克在轻声低语，声音几乎听不见。如果他正在把这些话写下来，哈里斯想，他的字会越来越小。

——我不想再谈这个。

——那么这将永远是个噩梦。

——这将永远是个噩梦，哈里斯。她有句台词，一个古老的说法。“在富人家里没有地方吐痰，只能吐在他脸上。”

——第欧根尼。

——我不知道。

一阵沉默。

——帕特里克，对我说话。

——他们在制革厂找到了我，大喊大叫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跑了起来。我沿着河谷边向北跑，没有街车，那天的所有游行造成了一片混乱。我经过天竺葵面包房，一把抓住她的朋友特梅尔科夫，让他帮我去找她。我们俩一直跑到丹佛士人群聚集的地方，她应该在那儿。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叫不出来了。艾丽丝！我甚至不能轻声说出这个名字。我们不断地跳起来，目光越过人群的头顶，寻找着她。她正拿着一颗定时炸弹，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很快她拿着的所有东西就会炸开来，炸进她的身体。特梅尔科夫和我跳上跳下，周围是人群，我们不时看见对方急得发狂的脸……接着我听见了爆炸声。声音不远，我们本来完全可以找到她，拿起那只包，扔到大街上随便什么别的地方……

帕特里克记得，当时没有人动，整个人群都一动不动。弯着腰捂住肋部的艾丽丝和二十码外震惊的人群之间已经有了距离。当他朝她走来时，她认出了他，她的眼睛让他难以忘记，伤口在她的体侧。

他轻轻把她抱在臂弯里，几乎每碰她一下都让她感到疼痛。最重要的是，他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双眼，因为这双眼睛会闭上、会把他关在外面而感到恐惧。一只眼睛在闪动着，接着是另一只眼睛，仿佛在结结巴巴地说话。然后，十码之外的包又一次爆炸了。

没有伤害了。当他回过头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她已死去的手紧紧抓着他上衣的边。

他站起身，跑了起来，身上带着她的血，沿着人群中那条恐怖的走廊奔跑。呻吟声是下意识的，从他嘴里匆匆发了出来。他撞上了一个很硬的东西，这让他的眼睛又能看得清了。

他看着特梅尔科夫的脸，特梅尔科夫抱着他不肯松手。不是

要抓住他,而是为了安慰他。帕特里克来回挣扎着。因为出于礼节而忍住两滴清亮的眼泪,这位前造桥工人的脸才没有变形。两个银色小教练。

然后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松开他,朝艾丽丝的遗体走过去。

——帕特里克……

房间里永远一片黑暗。永远一片沉寂。哈里斯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什么也看不见。现在他惟一知道的是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高高的天花板上是那扇镶着八块半月形玻璃的窗户,映出八轮半月。如果他过一会儿抬起头来,就会看见隐约的蓝色。上帝啊,他是游到这儿来的,哈里斯突然意识到。他就是那样进来的,从隧道里。那是怎样的想象,怎样的梦想?他按了一下打簧钟,钟敲了五下。声音清晰地房间里响起。

哈里斯知道天很快就要破晓,这使他保持清醒。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待在原地,那时,第一缕阳光已经照进了房间里。光线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半隐半现,隐约照出了橱柜,和似乎激怒了所有人的该死的人字形瓷砖,然后照亮了放床的壁橱,帕特里克躺在床上,姿势奇怪——下半身蜷曲着,双膝耸起,上半身伸展开来,头向后仰。他的脖子和衬衫上有血。他在黑暗中割破了自己的咽喉。上帝啊。哈里斯站了起来。接着又坐了下去。不,他睡着了。他睡着了!那都是旧伤。在来这儿的途中受的伤。哈里斯意识到自己松了一口气。爆破箱就在地板上。刚才哈里斯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人选择了他,他知道他是极少数拥有权力而又有一些切实的东西的人之一。但是那些真正有权的人没有什么可给人看的。他们有的是文件。他们身上不带一分钱。哈里斯是他们之

中的业余者。每次他都得出卖自己。

他注视着帕特里克。“他躺下去睡觉,直到从梦中醒来。他看见他周围的狮子因为生命而自豪;然后他手拿斧子,从皮带下面拔出剑来,像离弦之箭一般扑向它们。”

有人敲了一下门。六点钟。他没有说话。又是一记敲门声。哈里斯担心帕特里克会突然醒来。“进来。”他轻声说。一位军官应声走进来,敬了一个礼。他还没来得及大声报告,哈里斯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别出声。他指了指躺在床上的人。

——把爆破箱拿走,拿掉雷管。让他睡吧。别说话。把爆破箱拿走就行了。叫一个护士来,带上医疗器械和药品,他把自己弄伤了。

——帕特里克？

他慢慢醒来，汉娜的手放在他肩膀上。

——帕特里克？我们得到马尔马拉去。

——再睡五分钟，再睡十分钟。

——不，我们必须得走了。我煮了一水瓶咖啡。

——谢谢。

他感到衣服被睡觉时出的汗弄湿了。

——我醒了。马尔马拉。好。

在夜色中的阳台上，他凝视着楼下房东的长长的绿色花园。空气中前一天的最后一丝热气仍未消退。汉娜锁上门，他们走下两段铁楼梯，然后沿着奥尔巴尼街朝车子走去。这个时候的房子显得漂亮而高大，里面偶尔亮着灯，他能看见房子里面模糊的景象，那些房间的隐私和个性展露了出来，每一间房间都是一个亚情节。他用那只好胳膊搂着汉娜的肩膀，她则紧紧抱着热水瓶。

——告诉我关于她的事。

——她曾是你母亲最好的朋友。我会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你的。

二楼阳台弯曲成弧形，向着街道伸展出去。各种气味从每座树篱后面飘散出来。里韦拉先生刚刚下夜班回来，凌晨三点在给花园浇水，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正独自一人。一根拴狗的链子挂在一座台阶的栏杆上。他们是去把克拉拉带回这条街上来。在这个时候，他们经常看见浣熊在台阶上略作停顿，好像已被驯顺，仿佛他们拥有门廊这块领地，他发现这是最美的时候，也是他感到最舒服的时候。

他们在福特车旁边停下来，打开后门。他正要爬到驾驶座上去。

——你想开车吗？他问。

——我？我不会换挡。

——来吧。换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直到我们开出城去。

——我来试试。

汉娜坐直了身体，把后视镜调整到自己的高度。他爬进车里，假装非常高兴地坐在乘客座位上，发出动物般的满足的声音。

——开灯，他说。